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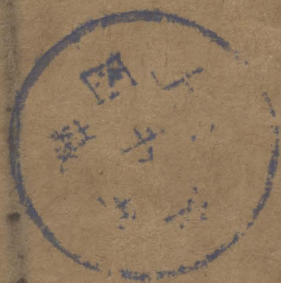
第三册

滿

江

紅

995



完

逢文第一站

委屈得要命。他狠狠地拉緊韁繩。『走呀，小馬兒，亂叫什麼呀？你跟我——最好不要活在人世，也不要開口；命該如此。囉——囉，壞蛋！』

馬兒快步疾駛着。提莫非拿胳膊肘支在乾草袋上，斜倚着身子。他的臉色是懷喪的、狼惡的。

他們渡過伏爾加時差不多是午夜了。森林外緣有一條大道。天空飄浮着乳白兼灰暗的雲團，像一般灰暗的小島嶼。當它們蓋住月光時，森林放慢了脚步，摸索前進。大路和它的左側，忽閃閃泛光。

牛欄與牛圈無上



父親的沉默使斯焦普卡感到苦惱。德國人對他說了些什麼呢？德國人究竟用什麼使他激怒得到現在還不能消這一口氣呢？打了馬一鞭，他掉頭望望提莫非，然後悄悄地掏出煙荷包，歎了一口氣。

父親冒起火來是非常可怕的，他的手重得很。但願不要在這種時候落在他手裏——他曾把你打成殘廢。你瞧，小時候，有一回他抓起劈柴，劈腿子幾傢伙，就把兒子打成了終生蹣跚。他好像沒看見，兒子的臉上和鼻子底下已經生出了濃密的鬍鬚。在父親眼裏他仍然跟從前一樣，是斯焦普卡。在老婆面前真羞人呵。她有時說：『斯傑潘呀，你也是二十過五的人，眼看要做爸爸了，可是爹還把你當奶娃看待。』這是真的……按照他和老婆的計算，在復活節前一週他就該做爸爸了。母親正在給奶娃準備小衣服。只有他——爹一個人，什麼也沒察覺，還在把他當小孩子。從他口裏，從隔壁鄰舍的口裏，你休想聽到喊『斯傑潘』，更不用談『斯傑潘』。

倒說是當然，我倒猜想不到。第二那就好辦了。就是我要什麼時候回來，你就送我回來，你不送也可以。但是給我的川資，要給足了。萬有光道：這尤其是不成問題，我豈有把你帶出去，用不給川資挾制你不走之理？桃枝笑道：你的話太好說了。這第三個條件，那就不成問題了。就是這次所有旅行的用費，彼此各攤一半。當然，我現時拿不出來，暫時由你墊出，只當是借款，將來我有了錢的時候，我完全還你。萬有光不覺呵喲了一聲道：這如何使得，我請你出去玩，要你拿出一半錢，我這人未免太不够朋友了。桃枝道：你若不同意，那就等於租個臨時太太陪你，我有什麼面子？萬有光想了一想，笑道：李老板的脾氣，我是知道的。要成功還不如答應你爲妙，我完全容納你的條件就是了。還有什麼話嗎？桃枝道：我沒有可說的了。就是我嬌娘要多少錢，我不敢斷定。但是無論要多少，暫時由你出，將來必得讓我歸還你。萬有光笑道：是一定一定。桃枝笑道：好！我就陪你遊一趟西湖，你打算那一天動身呢？萬有光道：我本來這兩天就要回上海去的，只要有工夫，今天走也可以，明天走也可以，我是無不樂從。桃枝笑道：你倒無不樂從了，這真是一件奇聞哩。如此一說，連萬有光也笑起來了。桃枝道：不必玩了，趕快坐車回城，我好和我嬌娘去說，結束一切，我們明日就走。萬有光笑着看了她，說不出所以然來。桃枝道：怎麼樣？你倒有些不願意嗎？萬有光連着哦哦了兩聲道：我怎麼會不願意？我是喜出望外，說不出所以然來了。桃枝斜着眼向他望了一下道：沒出息的東西。桃枝這一句話，分明是罵他的。可是萬有光聽了，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愉快。桃枝笑道：呆站在這裏作什麼？走哇！萬有光被她提醒了，這纔跟着她同上汽車，一路回南京城來。到了城裏，桃枝要萬有光一同送回家去。到了家裏，桃枝一頭高興，走進屋去，抓着孫氏的手，笑道：嬌娘，我要到杭州去遊西湖了。你說快活不快活？說着，連跳了兩跳。孫氏見她高興到這種樣子，倒莫明其妙，望了她作聲不得。還是萬有光站在一邊，將經過的情形都告訴了她。孫氏且不答覆她的話，拿了一根香煙，在一邊坐了抽着。桃枝道：嬌娘，你不要想什麼心事，我是去定了的，你若是不答應，我也不會再上臺唱戲。大概我總不會爲了這事。

犯什麼死罪。孫氏噴了她口煙道：你同萬行長去，我還有什麼不放心的，只是你叔叔若不同意，和我人起來，我怎樣去答覆呢？桃枝道：這很容易答覆呀！他要留着我，並不是要我這人，乃是要我和他掙錢。我雖不唱戲，照樣和他掙錢，他也就無可說了。他若是不答應的話，留着我的人，不和他掙錢，也是無用，何況我去玩一趟，爲時不多，不久就要回來的呢。萬有光道：李奶奶，若是爲錢的話你放心，我和李老板到杭州去至多也不過兩三個禮拜。就算是一個月罷，充其量也不過是三百塊錢的包銀罷了。這一筆錢，我可以先墊出來。孫氏道：倒不是爲包銀這點問題。萬有光笑道：我在上海，還小小有點產業，我決不能爲着拐了李老板跑，這些家產都不要。孫氏笑道：只要萬行長肯拐她跑，我們的事就好了。桃枝道：唉！不要轉灣抹角的說，這話我替你說了罷。你是怕我糊裏糊塗就這樣嫁了姓萬的，一去永不回來。其實我不能這樣隨便嫁人，用不着你擔憂。我若是真嫁了萬行長，你們算檢着飯票子了，以後要錢的機會太多了，何必在這個時候計較呢？萬有光笑着搖了一搖頭道：這簡直句句開門見山。孫氏道：要去也行，我得跟了去。桃枝聽說，打了一個哈哈，笑道：嬌娘，你也不照鏡子，現在不是你們的世界了。孫氏紅了臉道：這孩子越說越瘋，我有什麼去不得多少也可以和你們照應一點。桃枝笑道：我有什麼關係，帶你去玩一回也可以。但是花錢的老爺們，他是要帶一個美人兒在一處，開心作樂，弄一個老婆子跟着，礙手礙腳，那就討厭萬分了。萬有光搖搖手道：這事不必討論了。請你二位自己商量罷，我晚上再來一趟。說畢，自坐汽車回旅館去。到了晚上，取了五百元鈔票，用一個手巾包着，又送到桃枝這裏來。她正和嬌娘爭吵着，一個要趕快上茶樓去，一個是表示決計不再唱戲。二人爭論未已，見萬有光進房來，孫氏道：萬行長，這都是你引起來的，桃枝已經不肯唱了。萬有光且不作聲，將手巾包先放在棹上，然後從從容容的，將手巾包解開來，露出一大疊五元一張的鈔票。孫氏見他將一個手巾包放在棹上，本來已是很注意。這時見是一大疊鈔票，目光更釘住了。萬有光指着鈔票笑道：我要跟李老板學個爽快，這是五百塊錢。只要你答應一聲，這五百塊錢你

就先收過去，以後的事，我們再說。你若是不肯，我也不在南京耽擱了，明天搭早車回上海。說着，手上將空手絹抖了一抖，作個要收起鈔票來的樣子。這一下子，在孫氏面前，總算是千鈞一髮的緊要關頭了。

第二十七回

突逢學子來翩翩可喜

善爲美人役脈脈鍾情



孫氏見萬有光將手絹一抖，大有將錢包了就走之勢。連忙站起身來道：萬行長，並不是我有什麼不肯，我的事，全是桃枝她叔叔作主。他那個脾氣，又不大好，設若我糊裏糊塗

……萬有光笑道：既是李奶奶有爲難之處，我們就不必望下談了，算了罷。說時，將手絹鋪到棹上去。孫氏連搖着手道：我的話還沒有說完呢，你又何必找急？她叔叔不好說話，哎，抽雅片的人，還有什麼大不了的志氣嗎？只要萬行長能多給他幾個錢，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什麼大事都帶過去了。萬行長，你就添幾個錢，也不在乎。桃枝道：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人家一不是討我，二不是買我，你憑着什麼和人家爭多爭少。我說明在先的，這回出去用的錢，將來我發了財的時候，我全數奉還人家的。你現在要那末多，就是和我添上一重累。孫氏望着她皺了一皺眉毛。有一句什麼話要說出來，終於是忍回去了，只是望着她而已。萬有光笑道：你二人不用擡槓，若是光爲了要添幾個錢的話，這沒有多大的問題，我添上二百塊錢就是了。孫氏向着萬有光滿臉放下笑容來，因道：你拿出一萬來也不在乎。你既是很喜歡桃枝的，你就再添上五百罷。我這姑娘是無話不說的，我也就無話不說了，你想呀！她和你朋友交情總算不錯，有一天她高興了，她說是要嫁萬行長，她馬上就嫁的，你想，到了那個時候，我叫天不應，叫地也不應，以後我有什麼法子找她養我？我何不趁個現成，就在這時候找上一筆呢？桃枝笑着和萬有光點點頭道：這倒是實話，一個人能說實話，心眼總算不錯，你就湊成她所希望的這個數目。這樣一來，你固然可以玩個痛快，也像對我下了一筆定錢，以後我要嫁你的話，你就不必再花錢了，多麼好呢？萬

有光心裏，自然是巴不得如此，既是她們說明了，這也好辦。因笑道：要是像二位這樣痛快，我沒有什麼不答應的好罷，我就拿出一千塊錢來。那末，你們剛纔討論上茶樓不上茶樓這一件事，那是不成問題了。桃枝道：上茶樓去唱戲，無非是爲了錢，坐在家裏，有錢飛了來，這是最稱心不過的事，爲什麼還要去上茶樓呢？你要想我姑娘不疑心，最好今晚煩你的駕，再跑一趟，將那五百塊錢，馬上送了過來，讓我姑娘安心睡覺。那末，我明天就可以陪你走了。孫氏指着桃枝道：你這孩子說話，簡直不替作嬸娘的留一點地步。據你這樣說，我還成個人，簡直是財迷了。桃枝笑道：光是作財迷，不算好人，只要不爲了錢黑心，都是好人。孫氏道：你越說我越說出不好的來，依着我的脾氣，我大耳括子打你。說着，將手一揚。桃枝笑着兩手扶了萬有光，向他身後一藏，哈哈大笑起來。萬有光是老想接觸桃枝而不可能，只要她一扶，萬有光身上，就是一陣奇癢。所以她也笑了，他也笑了。桃枝站定了，拍着萬有光的肩膀道：不要鬧了，你回去拿錢罷，我們明天好搭早車走哇。萬有光道：真的嗎？桃枝道：我幾時拿話騙過你。萬有光道：好好好，我馬上回去預備。說着，趕快坐了汽車回旅館去，一面打電話向朋友湊現款，檢點行李，款子由人送來了，又親自送到桃枝家來，到了晚上一點鐘，纔回旅館安歇。這天下午，洪省民和柏正修都不在旅館，這時回來，聽到茶房說，萬行長要走，都驚訝起來。趕忙跑到萬有光屋子裏來，見果然將收拾的行李，作了幾網，放在屋子一邊。柏正修笑問道：老萬，也受了什麼激刺了嗎？怎麼突然宣告離京？萬有光笑道：不錯，我受了很大的激刺，我明天一早就走，已經把在此地的事情，都已經辦妥當了。洪柏二人聽了他這話，見他的東西，固然是收拾好了，但是臉上也並沒有什麼憂憤不平之色，似乎不是受氣，似乎又是真要走。都望了他發呆。洪省民道：你明天就要走，李桃枝老板，知道不知道呢？萬有光笑道：她大概也知道，那沒有多大的關係。洪省民笑道：在外面玩笑的人，就是如此，無論男女雙方，說的多好，一天男女雙方要離別了，就各走各的，誰不管誰。萬有光道：事實上誰也不能管誰呀。譬如我不能爲了一個歌女，老住在南京。她在此地有職業，也不能爲了和

一個茶客不錯，就丟了正事不幹。洪省民道：然而你總未免是個薄情的人兒，因為你是說過愛她，什麼犧牲在所不惜的，現在怎麼一下子就把人家丟了呢？萬有光只是笑，並不說什麼。洪省民道：怎麼着？你這樣子，倒是很歡喜，不要是不回上海吧？萬有光笑道：什麼話都不用問，好在我明天早上就要走到明早，自然也明白了。二位請各回房間，我明天既是要早走，今晚我總得早休息一點，不必問了。一覺睡醒過來，自然就水落石出了。柏正修和洪省民又胡猜了一陣子，總也是摸不着頭腦，只得回房去了。到了第二日早上，柏正修披了睡衣起牀，一看手表，已是七點鐘，萬有光若搭早車，那就快走了。趕忙到萬有光屋子裏去一看，洪省民也是剛來，最奇怪的，桃枝和她嬸娘也在這裏。柏正修笑道：究竟是李老板和萬行長的感情不錯，還能够起這樣的早來送行。桃枝望了一望萬有光，見他並不更正這話，心中明白，只是微笑。洪柏二人忽忽漱洗已畢，送了萬有光到下關車站，見他買的是到杭州的兩張聯票，這纔明白過來，這一分羨慕的意思，也就不能再用語語來形容了。萬有光和桃枝同坐在一間頭等包房裏，由玻璃窗子伸出頭來，向人微笑，只看他鼻子邊，兩腮下那兩道笑紋是深深的印下去，也就得意極了。火車開了他還看見洪柏二人站在月臺上笑呢。萬有光和桃枝對面坐了，桃枝笑道：我看你今天不斷的發笑，大概心中是很快樂。萬有光笑道：自然是很快樂，不過我這種快樂，還只有一半的程度，其餘一半，還等着你的命令呢。桃枝笑道：男子們都是這樣，得一步進一步的。剛剛到了第一層，又想第二層了。萬有光笑道：人的慾念，本來是沒有止境的，但是牽涉到男女問題上面的時候，卻有一個最高點，到了那個最高點，就不會再進了。桃枝道：這個最高點，是不能一跳就上去的，越慢越好。萬有光道：那爲什麼？桃枝道：因爲到了最高點，不能再進，鬧得不好，就要向後退了。萬有光聽說，也點了點頭。二人說說笑笑，都很快樂。萬有光固然是有點如願以償，就是桃枝現在不負什麼事業上的責任，放心遊歷，也是很痛快。這火車由南京到鎮江，人慢慢擁擠，萬有光這屋子裏，加進來了兩個客。他只得把自己的座位騰出，和桃枝坐在一張椅上。到了常州，

人更是多，屋子裏又加進了兩個人。這樣每站增加，到了蘇州，屋裏已經是十個人了。在椅子上無地位的，將小箱子放在房間門口，人坐在箱子上。桃枝靠了車窗坐着，既不便和萬有光當了人談什麼心事，久看風景，身子轉過去，也是不舒服，久而久之，坐着有些倦意，便靠了車壁沉沉睡去。但是火車震動着，她不能支持原來的狀態，慢慢將身子斜過來，她的頭，就枕到萬有光肩上來。她雖是不自知的行動，萬有光卻同得了一種美差一般，心裏得意之極，身子一動也不敢動，怕是會把桃枝驚醒了。只在這個時候，房間門口有個少年，走過來又走過去，不住的向屋子裏打量。萬有光正沉醉在甜蜜的幻想裏，只是構思，那裏有空顧慮到房間外去。那個少年走來，走去了幾趟，究竟是忍耐不住了，就在門外叫了一聲叔叔。這一聲叔叔的聲音，萬有光很是耳熟，擡頭向外一看，原來是他的姪子萬載青。他是蘇州一個大學裏的學生，家住在杭州，常是蘇杭滬三頭跑。叔叔二人，一年不容易見面兩回，今天不圖在火車上遇到了，萬有光因事出於意外，不覺哈了一聲，身子跟着起了一下，把桃枝也驚醒了。桃枝一看那少年，約莫二十歲上下，穿了一件淺藍色的軟面綢夾衫，在衣襟上插了一枝自來水筆。臉子雪白的，雖然略瘦一點，然而清秀眉毛，配着炯炯有光的一雙眼睛，足可以代表英氣勃發的青春之美。他帶了一頂米色的細呢帽，略歪着，露出漆黑溜光的頭髮。他對着萬有光半鞠躬，那樣恭敬有禮的樣子，在門外站着。萬有光便介紹道：這是我舍姪。又指着桃枝道：這是李老板。萬載青聽說，隨手就取下帽子，很客氣的，向桃枝點了一個頭。萬有光道：你那裏去回上海嗎？萬載青道：不回杭州去。叔叔是回上海了。萬有光指着桃枝道：我陪這位李老板去遊西湖，倒可以同車了。萬載青笑道：好極了，趕着我回家，我可以照應一二。萬有光道：不吧？我一個人來，那裏也可以住，有李老板在一處，還是旅館裏好。萬載青只說得一聲是，並沒有再說什麼。萬有光皺了眉道：頭等車都是這樣擠得要命，你有地方嗎？萬載青笑道：不要緊，過了上海人就鬆動了。說畢，他便和桃枝點了一個頭道：李老板，再會。然後走開了。桃枝笑道：這是你的親姪兒嗎？倒是文質彬彬的。萬有光道：不很親，

我和他父親，已經是很疏的堂兄弟了。看他倒是個好孩子，只是他常在各處跑，究竟書念到什麼樣子，我可不知道。桃枝道：看那樣子倒也斯文一脈，大概喝有一點墨水。說着，她倒笑起來了。火車到了上海，坐客紛紛下去。果然這屋子裏，就剩萬有光和桃枝兩個人。等火車上的秩序稍微安定一些了，萬載青然後手提一隻小皮箱走了進來，取下帽子，先點了點頭，在萬有光對面坐下。萬有光先道：這位李老板在南京很有名的，學問很好，從前在中學念過書，因為羨慕西湖的風景，約我同去玩一玩。她很客氣，一路上的旅費，事先就約好了，不許我會一個錢的東。桃枝笑道：這也不算什麼，何必還要逢人說明呢？萬載青僅僅微笑着，沒有下什麼批評。一會子工夫，火車上茶房，從新泡來三杯茶，送到棹上。萬載青先拿了一杯，兩手捧着，送到桃枝面前，桃枝只好起身相接。在這二人迎送之間，桃枝卻聞到一陣很濃厚的香氣襲人。心想，這位少爺，很有些女性化。一個作大學生的人，多少要有些丈夫氣纔好，怎弄成這娘娘腔？心裏如此想着，不免向他微笑。萬載青倒像是不覺得，依然很恭敬的在對面坐下。萬有光因為有個晚輩在當面，不便和桃枝說什麼，一路之上，只是和萬載青談些家事。桃枝坐在一邊，也不插嘴，只是默然聽着。但是這位少爺雖然是和叔父說話，對於旁邊的人，也不敢十分冷淡，遇到有批評性質的話語，必定將臉掉過來，朝着桃枝，以便她也可插言。桃枝偶然拿出一根香煙來抽，他馬上在衣袋裏掏出那個白鋼自來火匣，按着機子，擦了火送將過來。偶然要喝茶，看看玻璃杯子裏大半杯子涼茶，正在躊躇着，他馬上跑了出去，叫茶房送開水來。桃枝雖然覺得這人有點浮華，然而在他這樣體貼人情的所在看來，覺得也有些地方可取。倒不像初見面的時候，那樣菲薄他。火車到了杭州城站，已是十一點鐘了。萬載青自告奮勇，說杭州地方，他是熟識的，馬上跑下月臺，找好了腳夫，找好了棧房接客的。並代叫了汽車，一直把萬有光送到湖光旅館，又陪着喝茶吃飯。這湖光旅館，開設在湖邊岸上，一字通廊的樓房，面湖而開，桃枝和萬有光各開了一間面湖的房子，隔壁住着。桃枝這一天半晚，在火車上震動着，身體也是十分的疲倦，到了旅館裏以後，

身子已是支撐不住，這時吃過飯，見走廊下設有搖椅，她將椅子拖過來靠了欄杆，身子向下一倒，便躺下去，向欄杆外看去，只見北岸一帶，燈光照耀，水上下兩道白光，隱隱之中，有些樓臺山林的影子。面前卻有一片混沌的湖光，映帶着一些山影，在月色朦朧中，雖然看不清楚，預料着這風景，一定不壞。看了一陣，昏昏欲睡，因為窗戶洞開，湖面的風，吹到人身上來，涼襲襲的，有點受不了，正待進房添衣服，卻有一樣東西，輕輕覆在身上。睜眼一看，原來是萬載青把自己一件夾斗篷提了來，替着蓋上。他也並不驚動，提着他的小皮箱，悄悄的走了。桃枝心想，男子體貼女子的，我也看到不少，像這位少爺如此體貼的，實在是不多。而且他在女子面前作了事，並不希望那個女子知道，這更是旁的男子所辦不到的。這樣想着，睡不住了，披了斗篷坐起來，見萬有光正在屋裏收拾行李，便走進屋來笑道：你的令姪走了嗎？萬有光笑道：大小事伺候一週，他也可以走了。桃枝道：這人倒沒有什麼少爺脾氣。學問大概不錯。萬有光道：學問如何，我倒是不知，念書十九年了，應該不怎麼壞纔好。哎呀！你身上披着斗篷，身上涼嗎？不如先去休息罷。今天你很累，明天也不必遠遊，坐着船在湖上遊遊就行了。桃枝道：你姪少爺明天還來嗎？萬有光道：他倒是說來和我們作引導，其實他不來作引導也不要緊。西湖上到處交通便利，到處可以打聽去路。桃枝道：有人引導，可以省了去打聽，那不是更好嗎？萬有光到了這時，可不好說什麼，只微笑着。桃枝也是感覺到身體困乏，別了萬有光回房睡覺去了。到了次日清晨，桃枝急於要看湖景，披了衣服，走出房來，就靠了欄杆，向外看。只見眼前的西湖，週圍有幾十里大的地面，水面上浮起一層白煙，籠罩着全部，在白煙裏隱隱約約，露出許多青翠的影子，似乎是飄在水面上的。有些小船，在近處划向遠處，慢慢的鑽入深煙裏面去，由模糊而至於不見。湖煙以外，南北兩面的山峯，或高或低，三方包圍着，真有些像中國畫家畫的遠山，乃是如有如無的一片青影子。忽然一線太陽光，由半空裏射到煙水中，那煙霧慢慢清淡起來，就露出一片水光，全湖也就清楚起來，看着那遠山環抱，湖裏浮起的湖心亭，三潭印月等處，很有趣。尤其是白堤這道

堤，直伸到水中間去，斜斜的一道樹木，猶如一條青龍浮在水面。正看得出神，萬載青今天換了一套青嗶嘰的西服，笑嘻嘻的走了來，遠遠便是一鞠躬，笑道：「李小姐起得很早，真是風雅極了，一起牀，就來看風景。」桃枝見他將帽子拿在手上，那極端恭敬的樣子，真不能說人家不客氣。因笑道：「這也談不上風雅二字，我是爲了遊西湖來的，昨天來晚了，沒有看到，今天起來，自然急於要看看，所以一披衣服就走出來了。」令叔還沒有起牀，到我房間裏去坐坐。萬載青點着頭說好，就跟着桃枝走進來，一摸棹上的茶壺，還是涼的，料着還未曾泡茶，就趕快跑出房去，叫茶房泡茶。桃枝笑道：「萬先生，你不要這樣客氣。」萬載青道：「不是我客氣，因爲李小姐從沒有到杭州來過，這裏各事的規矩，多少和南京上海有些不同，我在此地住家的人，遇事引導，也是義不容辭的呀！」桃枝笑道：「將來出去遊覽的時候，自然少不得要萬先生一路去的。」萬載青道：「一定一定，有什麼事，只管找我就是了。」桃枝說着話，扣好了衣服，正待洗臉，萬載青卻退了出去，而且順手給她反帶上房門。桃枝心想，他一定是猜我有避開人的事情，所以把門帶上去了。從來男子們只有見着女子就不捨得的，像他這樣能自己閃開的，真也是不可多得呢。心裏如此想着，一個人在屋子裏，倒笑起來了。只在這時，門一推，萬有光伸了一個頭進來，笑道：「你早起來了嗎？」桃枝笑道：「你這人有一點冒失，人家一個大姑娘在屋子裏，也不定作什麼，你怎好衝了進來呢？」萬有光向後一縮道：「這是我錯了，可是你事先沒有聲明啦。」說畢，一笑而去。然而在這一點上，桃枝可覺得乃叔不如乃姪了。

第二十八回 遊棹夕陽中湖光繪影 並肩白堤上夜色宜人



萬

有光總把桃枝當個昂頭天外的人，那裏知道萬載青這一點小殷勤，她竟認爲很可歡喜呢？而且自己料着桃枝是個爽直的人，遇事也就由爽直入手，不尙虛僞。但是這爽直

兩字，在女性面前，總也有不能使用的一天，他就不會知道了。這時，他讓桃枝笑說了一句，卻也不放在心上，很自在的回房來漱洗，萬載青也陪着 he 坐到房裏來。萬有光道：實在你也不必這樣客氣，昨天你剛回杭州，家裏少不得總也有些事情，你又何必今天就來陪我們？萬載青道：叔叔難得到杭州來的，陪着玩兩天，那也不算什麼。我母親本要到旅館裏來看你的，我說叔叔朋友很多，他會回家來的，不必去看他，我母親也就不來了。萬有光笑道：倒是你母親不來的好，你沒有說別的什麼嗎？萬載青微笑道：我怎能說別的什麼呢？我也不能那樣傻不是？萬有光聽他如此說，這話的內容，是彼此心照，也就不必多談了。漱洗完了，叫桃枝到一個屋子裏來，吃過了早點心，便商量着今日的遊程。桃枝道：別的都罷了，蘇小墳，岳王墳，靈隱寺，這是我要先瞻仰瞻仰的。萬有光道：這很容易，正是一條路。我想這三處地方，都是你在鼓兒詞上看得爛熟了，所以急於要看看。其實這樣子，我也同意的。一天一條路，有一個禮拜，從從容容，也就把西湖遊週了。桃枝笑道：這一條路是坐車呢？還是坐船呢？萬有光道：本有公共汽車可坐。但爲着便利一點，我還是自己叫一輛車子來坐的好。說到這裏，笑起來道：我這幾天非大大的用錢不可，和你拚上一拚。載青這句話，你大概不懂吧？李老板爲人，太君子了。她和我約好了，遊湖的錢，她要攤一半，我先墊出來，將來再還我。現在我多多的用，看她還客氣不客氣？萬載青笑道：叔叔這話，自然是好意，以爲多花了錢，李老板現時還在賣藝，當然攤不出來，也就不說還錢的話了。可是我們在李老板的一方面說來，好像是叔叔故意拚着花錢，拚得她還不出錢，讓她永遠得着叔叔一種恩惠，讓她忘不了。桃枝聽了這話，臉上不免紅起一陣。萬有光打了一個哈哈，笑着站起來道：那是什麼話？我這人未免存心可誅了。李老板可不要信他的話。若是照他的話說，以後遊覽上花錢，我就不作主，聽憑於你就是了。桃枝笑道：說來說去，全是你一個人的話，我又沒作聲。萬有光笑道：不過我說的話，經載青這樣一研究，好像有點不合適。桃枝笑道：好像有些不合適，那末，是你自己心虛了。說了這話，就向載青微笑。萬有光覺得她如此一再的見逼，當了姪兒

的面，有點不好意思。無別的話可說了，只是笑。還是萬載青看到大家都無聊似的，不便再說笑話了，因道：既要出去遊覽，自是宜早不宜遲，我們現在可以出發了吧？萬有光也正是想借事收回話鋒，也就趁此忙着吩咐茶房打電話找汽車。汽車來了，自然是三個人一同坐了汽車出去。他們沿着白堤，逛了孤山，公園，靈隱各處，由裏湖的沿山馬路回來。桃枝是沒有到過西湖這些名勝地方的，自然是看着樣樣都好。而且萬載青對於杭州的故事，是非常熟悉，到了什麼地方，都要把一段勝蹟表揚一番。桃枝聽到更是有趣。萬有光究竟是中年以上的人了，回家之後，不免有些疲倦，就躺在牀上。桃枝因為不會逛過水路，就在欄杆邊搬了椅子坐着，閒眺湖上的風景。萬載青先在萬有光屋子裏坐了一會子，然後慢慢的踱到長廊下欄杆邊來，笑道：李老板遊興甚濃呀！遊了回來，還不覺得疲倦呢。桃枝笑道：我們這樣年輕輕的人，何至於像你叔叔那樣不中用？萬載青連忙和她搖着手，又向屋子裏連指了兩下。桃枝看到，抿了嘴微笑。萬載青說着話也就拖了一把椅子，在她對面坐下。見桃枝向湖外的一些山峯望着，就用手指點着，告訴她，什麼地方，是什麼名勝。直談到夕陽西下，方纔回去。到了次日，依着桃枝的計劃，只在湖上玩玩，三個人包了一隻船，將湖心亭，三潭印月，月老祠，都瞻仰了一番，其次，穿過蘇堤，到各莊子上去遊覽。也不過遊覽了三四個莊子，桃枝便動議道：今天遊的地方不算少了，回旅館去休息罷。萬有光因昨天遊覽回去，有點疲倦，惹了桃枝見笑，今天就始終支持一遊到晚的精神，決不肯中途停止。現在桃枝先說要回去，便笑道：今天這是你回去的，可不要說我不中用了。桃枝道：原來我們昨天說的話，你都聽見了。幸而，我們所說的話，總不能算是罵你。要不然，在人家姪兒面前，罵人家叔叔，說破了，叔叔兩方面，都有些不好意思了。萬載青聽了，不敢說什麼話。萬有光卻說道：這也無所謂不好意思，作姪兒的，自己不罵叔叔就是了，難道還能管着別人不罵叔叔嗎？他說笑着，就毫不爲意的坐船回了旅館。因為時間還早，便和萬載青一路，去看看自己的堂嫂。然後別了萬載青母子，去拜訪杭州幾位友人，萬載青見叔叔走了，一人卻到旅館

裏來看桃枝。桃枝因一人在旅館裏，實在感到無聊，拿了一本西湖指南，躺在睡椅上翻閱。萬載青走着離她還有二三尺路，便停止了。桃枝眼光在書上，彷彿身邊有人，以爲是茶房，也沒有理會。過了約莫有五分鐘，那個人影子，依然還在那裏，桃枝倒以爲奇怪，偏過頭來一看，纔知道是萬載青。連忙站起身來笑道：萬先生來了，怎麼也不作聲？萬載青笑道：不是我不作聲，因爲李老板正在這裏看書，我怕胡亂說話打斷了你的文興。桃枝笑道：果然是這樣，你這人未免太傻了。你想，我手上這一本書，有多麼厚？設若我只管向下看，看兩三個鐘頭，難道你還能在一邊等上兩三個鐘頭，不作一聲嗎？萬載青笑道：我也不能那樣不知趣，若是李老板看一個不擡頭的話，我就悄悄回身轉去了。桃枝點點頭笑道：這話若是在別人口裏說出來，我是不相信的，現在由你口裏說出來，你這洋書呆子，大概可以作到的。萬載青道：書呆子就是書呆子罷了，怎麼還要加上一個洋字呢？桃枝笑道：這自然有原因的。若是個中國老書呆子，他見了女人，非躲着遠遠不可！洋書呆子，正在這種人反面，見了女人，總是小心謹慎，好好的恭維人家，就是自己吃一點虧，以爲那是尊重女權。這種尊重女權的習慣，都是從西洋來的，你想，這不是洋書呆子嗎？萬載青笑道：不愧李老板是個藝術家，轉了這樣一個大灣子，歸到了本題，原來是我尊重女權呢。一面說笑着，一面坐下，就對着桃枝坐了下來，笑道：像李老板這種人，真是不可多得，就是遊湖，還有工夫看書。桃枝笑道：我又會用什麼功？這無非是我一個人坐得太無聊，找上一本書看。有人陪着我談話，我就犯不上看書了。萬載青道：可惜李老板疲倦得很，要不然，我沒有什麼事，倒可以陪你坐一隻船到湖上去遊一遊。湖上的夕陽晚景，是比中午的景緻更好看的。桃枝道：我是爲了遊西湖纔到杭州來的，豈能有好風景不看？而且坐在船上，和坐在旅館裏，也沒有什麼分別。又怕什麼疲倦？萬載青站起身來道：既是如此，事不宜遲，我們就去。桃枝見他起身，也就到屋子裏去，擦了一把臉，撲了一點粉，然後和他一路走出旅館門口。這門外就是遊船的碼頭，划船的船夫，三三五五，都站在碼頭上閒談，見有男女兩位向前，這正是絕好的買賣，趕忙圍

上一羣人來拉生意。萬載青也不管多少船價，看一隻船貼近碼頭，一腳跨了上去。見桃枝走近前，一伸手便攙着她上了船。船夫見有不講價的主顧，自然歡喜，一篙子點開了船身，扶起槳來，便向湖心划去。這個時候，太陽斜向西方山頭，陽光斜射着水面，靠了保叔山一帶的山谷樓臺，以及那座玲瓏的保叔塔，一齊背着陽光，將蔚藍色的天和那半黃半白的雲彩，很清楚的，倒照着蒼下湖底去。這湖底也就成了無限深的樣子。那些山呀，樹木呀，人家呀，也倒着影子在水裏。最妙的是天上一羣烏鴉飛過，水裏也有一羣影子過去。風吹水面上，皺起一層一層的浪紋，水動了，水裏的天，水裏的樓臺樹木，也一齊搖動了。桃枝看了，不由得拍起手來道：「這水裏的影子，實在是好，先前我們遊湖，怎麼沒有看到？」萬載青道：「正午太陽正照着水裏，陽光逼眼，本來沒有現在清楚。而且那個時候，你全副精神，都別有所在，自然不會注意到別的上面去。」桃枝笑道：「這話我有點不懂，我是遊湖來的，不注意風景，還會注意到什麼上面去？」萬載青道：「我叔叔……只說了這三個字，便猛然一頓。原是將臉望着桃枝的。這時卻昂起頭來，看前面的南高峯。」桃枝笑道：「你有點不明白吧？你叔叔和我，是金錢上的朋友，一切是無所謂的。她說着回頭看了划船的船夫，也停止不說了。彼此默然了一會，萬載青纔笑問道：「這次你打算在杭州耽擱多少時候？」桃枝道：「我這回出來，把自己的職業，拋到一邊去了，玩三天兩天，可以回去，週年半載也可以回去。」萬載青道：「週年半載回去，還能尋到事嗎？」桃枝道：「根本上，我就不想幹我那一行了。我還尋什麼職業？」萬載青道：「不找職業，那要……說着嘿嘿一笑道：「有對手方嗎？」桃枝點頭笑道：「你猜呢？」眼睛向他一溜。萬載青道：「當然是有。」桃枝笑道：「當然兩個字，有點不妥！你以為是你叔叔嗎？我就是爲了在這一方面失敗，我一生氣，就跑開了南京，現在不成問題了。」萬載青道：「哦！不成問題了。說着話，船划近了三潭印月，桃枝和萬載青一路上岸來。這裏本是上午遊過的，現在也不必再遊，經過幾道曲折的板橋，到了亭亭亭。桃枝笑道：「這個亭子的名字太好，我看在這裏賞月，那是妙不過。」說着，靠了亭子依水的欄杆，向水裏看去。因道：「月亮落在水裏，照出這水亭落下去的

亭亭影子，真個是亭亭妙影。萬載青道：「這幾句話，就不是平常賣藝人所說得出來的。不過我在這裏面，還可以加上兩句，要帶一個亭亭絕世的美人在這亭子上談心，就不虛度這西湖夜月了。」桃枝笑道：「那裏找這種美人去？」萬載青笑道：「遠在天邊，近在眼前。」桃枝笑着搖了一搖頭道：「你也學着灌起米湯來了。」萬載青道：「並不是我灌米湯，別人眼裏看你是不是絕世的美人，我不得而知。若由我的眼光裏看去，你的確是個絕世美人。你能不能和我在這兒等着看月亮呢？」桃枝向他瞟了一眼道：「你難道不怕你叔叔吃醋？」萬載青好像有很難爲情的樣子，因笑道：「李老板說話，就是這樣爽直不過，其實這也無所謂，大家不都是朋友嗎？」桃枝沉思了一會，笑道：「晚上在湖面上遊來遊去，我有點怕。現在天色晚了，我們回去罷。」萬載青道：「既是你怕，我們就回去罷。而且你穿的衣服也太單薄，不要吹水風着了涼。」桃枝聽如此說，沒有說什麼，向之媚眼一笑。二人離開亭子，到岸邊找得了原船，萬載青招呼船夫，划到孤山公園門口。船划到時，夜色已是十分的朦朧，回頭看杭州城湖濱馬路，已是燈光照耀了。萬載青掏出錢來，打發了船夫，讓他自去。桃枝呀了一聲道：「你把船夫打發走了，怎辦？」萬載青笑道：「不要緊，湖濱馬路，杭州人叫做旗下，這是到旗下一條平坦大路，時時有公共汽車來往，十幾分鐘，坐汽車就到旅館了。不比坐船強嗎？」這兩天遊覽，都是叔叔花錢，我還沒有正式請過你。這裏有兩家面湖開門的酒館子，我請你到那裏去吃晚飯。」桃枝道：「你爲什麼一定要請我呢？」萬載青道：「並不是我一定要請你，因爲我家住在杭州，你來了，我當盡一盡地主之誼。譬如我將來到南京去的時候，李老板有工夫的話，少不得也請我，那又能說爲着什麼呢？」桃枝道：「這人真會說話，無論說出什麼話來，總叫我不好駁倒你。我就老實些，讓你請罷。但是你不要花多了錢。」萬載青道：「當然不能花錢過多，我是主張請客以能飽爲上。辦上那些菜，只讓客看看，不能下筷子有什麼意思呢？」若說借此表現請客恭敬，那就跡近虛僞了。」桃枝點頭笑道：「你這種辦法，倒是很合我的脾胃。」萬載青大喜，就把她引到一家酒樓上去，憑窗漫飲。吃着說着，二人的感情，彷彿又親密許多了。吃過了飯，二人一同下

樓，就在樓下汽車站旁等公共汽車。約莫等了兩三分鐘，汽車未曾到。萬載青道：西湖的白堤蘇堤，李老板大概也是聞名久矣的了。由這裏到旗下去，正是穿白堤而過。從前白堤是土路，只中間一條石板，春天草長滿了堤，在柳陰下走着很有些畫意，現在改成一條柏油馬路了。在藝術上的確是差一點，不過晚上在堤上踏月，十分平坦，也有一種好處。在這堤上走，一點不受累的，我們緩步而歸，好不好？桃枝道：看看湖上的夜景本來是好的，只是路不能多，多了怕我走不動。萬載青道：不要緊，好在公共汽車也是走這條路，走累了，隨時隨地，都可以搭汽車坐的。桃枝經了他這一番解釋，也不稍爲執拗，就沿着湖邊的柏油大道，向前走去。過了平湖秋月，踏上了白堤，望着堤裏邊的小湖，隔着山麓下的一處燈火樓臺，水上下照得通亮。雖是熱鬧，在這幽靜的風景中，卻是點綴得不合宜。向堤外邊看，正好天上一鉤月亮，斜斜的在疏星寥落中，照着一片湖光裏，浮出湖心亭，三潭印月，謝公墩那三叢樹影，如一幅畫圖。湖那邊是南屏山，和雷峯塔的遺址，隱約中可以看出在星光下的一帶高下影子。那南屏山麓，忽然有一星火光一閃，正是慈淨寺的佛火，接着又嚙嚙的兩三下鐘聲，隔水聽着，在半空裏囓囓地飛着餘響，許久未斷，這更覺夜色的深沉。這一帶白堤，兩邊是樹木，這時季樹葉子正密密的堆着，兩方向中間推擁着，在頭上僅僅是可以露出一線星光來。這堤上雖有電燈，所幸都讓葉子遮蔽着，光也是綠的，倒也不障礙清幽。湖上有點晚風來，吹着水冷冷作響。桃枝欣賞之下，不覺說出了一個好字。萬載青道：你是覺得好嗎？我想這白堤的夜景，除了步行，是觀察不出來的。所以我特意請你吃飯，慢慢的走向這裏來。桃枝道：既有這個意思，爲什麼事先不對我說明呢？萬載青道：你要知道，若是事先對你說明了，你心中早存了一個風景不錯的觀念，果然是好的話，也不過合了你的預想。若是風景不好，你大失所望倒罷了，還要疑心我說謊話呢。桃枝笑道：你這話倒是對了。無論一種什麼事，到了你心裏，總有一番很仔細的考量的。萬載青一笑。二人帶走帶說，爲了談話便利起見，差不多是並肩比步行走。將白堤約莫走了二分之一，後邊一陣轟隆轟隆的聲音，

是公共汽車到了。萬載青回頭一看，汽車已經快開到身後，趕快將桃枝的手胳膊一挽，拉到一邊來，桃枝也因爲汽車突然而來，有點心慌，既是有人拉她，她也就趁着這個勢子，向萬載青這邊一閃，停在那裏，等汽車過去。萬載青挽住她手臂的那隻手，伸了出來，就不會縮回去。汽車走過去了，他那一隻手臂，依然在桃枝脅下夾着。桃枝彷彿不知道有人挽着她一般，就讓他挽了胳膊，不去理會，二人再並着肩走。這一道白堤，若是在白天遊覽，走起未免很吃力，至少也要坐一截路的人力車纔對。但是二人說着話走路，就忘路之遠近，也不知是何原故，已經走過了斷橋。斷橋這裏，倒停有幾輛人力車，見有人來，都爭着問要車不要。萬載青只管走，並不去搭話。他不說話，桃枝也不說話，於是二人就這樣手挽着手，又在湖濱路上走，一直走到了旅館門口，萬載青纔停住了腳，撇了手，笑道：恕我不送你進去了。桃枝笑道：就是你送我進去也沒關係。萬載青笑道：固然是沒關係，究竟我不好怎樣對他說得。他見了你，你含糊答覆他，是一個人出去玩的，或者是同我上街吃東西去了，都好，不要說……他這一句話還不會說完，那旅館的樓欄杆邊，正有人叫了一聲載青，擡頭一看，不是萬有光還有誰呢？

第二十九回

無可奈何留書權作別

似曾有意置酒卽催眠



載青一見他叔叔伏在樓口，自然是很不好意思，便問道：叔叔幾時回來的？我在樓上等了好久，不見叔叔回來。萬有光道：其實我也回來得不晚啦。坐一坐再回去罷，忙什麼呢？萬載青聽他的口音，很是平和，不像生什麼氣的樣子，也就硬着頭皮，和桃枝一路走上樓來。桃枝一直走到萬有光屋子裏來，笑道：我在家悶得要死，幸虧令姪來了，陪我出去玩了一趟。萬有光哦了一聲，也沒有說什麼。桃枝自回房去，萬載青卻陪着萬有光坐談了一陣子。看他那情形，倒並不留意，也就很放心的回去了。桃枝在自己屋子裏洗罷了手臉，手上捧了一杯茶，很清閒的樣子，踏着一雙拖鞋，慢慢踱了進來。未曾說話，先向萬有光

微微一笑。萬有光道：你今天很歡喜呀！桃枝道：不錯！我今天很歡喜，你又何所見面云然呢？萬有光笑道：一個人歡喜或者是發愁，這也用不着說，在表面上自然可以看得出來的。就以現時而論，你還沒有說什麼，臉上已經發愁不成？桃枝在旁邊一張椅子上坐下，斜了身子望着他，只管端起杯子，一口一口的呷着茶，臉上似乎有點微笑。萬有光卻背了兩隻手，在屋子裏踱來踱去。因道：你笑什麼，我這話說的不對嗎？桃枝笑道：你的話怎麼不對？對極了。但是我笑的另是一句話，不是笑這個。萬有光道：不是笑這幾句話，又是笑那幾句話呢？桃枝道：我會和令姪說了，他有點怕你吃醋，我說不會的，而今看起來，我的話是對了。萬有光突然笑着打了一個哈哈，不過這哈哈，不是笑出來的，乃是像說話一般，由嗓子眼裏說出來的。桃枝看他這種樣子，他雖然不好說什麼，已是很憤激的了。便笑道：這又算得一件什麼大事，何必這樣生氣？你以為我很看中了他嗎？萬有光依然在屋子裏踱來踱去。踱了幾個來回，伸出頭到房門外去看了一看，然後回轉身軀來，沉着臉色向桃枝道：李老板，我有自知之明，是不配談戀愛的。但是傾慕你這種爽直性格的人，除了我，恐怕很不容易找着第二個。因為現在的人，無論男女，沒有那個不願人家附和，也沒有那個不願人家恭維的。惟有我這個人不同，是喜歡人家說實話的。雖然有時候說得很不願聽，但是事後……桃枝放下茶杯，兩手抱了右腿的膝蓋，皺了眉道：你說這些話作什麼？不用提了，我全知道。萬有光道：你不要忙呀！我慢慢總要談上正題的。我不是很愛你嗎？所以有什麼犧牲，我都是願意的。花錢更不算什麼。至於你是爲了我肯花錢，敷衍敷衍我呢？還是真覺我這人不錯呢？我都說不定。不過你不愛我，我雖然失望，我是不恨你的。因為我年紀大了，而且又有了家眷。只是我眼睜睜看你去上人家的當，並不提醒你，我是良心上說不過去的。桃枝依然兩手抱了她的膝蓋，笑嘻嘻的聽着萬有光說話，好像很不在乎似的。萬有光道：你以爲我這話是張大其詞嗎？桃枝笑道：這可是你自己說的，我何嘗說了呢？不過你要

說萬載青的話，我想他年輕人，見了好看的女人，就愛，這或者有之。至於我上他的當，漫說他不會把當我上，就是要對我用什麼手段的話，哼！說着她的鼻子一聳，又道：我這個人也是不容易上人的當的呢？這個你可以放心。萬有光道：我也知道你不会相信我的話，我只管貢獻你一句話，對於他，你遇事要慎重點，已經有人家姑娘在他手上翻過筋斗了。桃枝笑道：哦！有人在他手上翻過斛斗了。那末，你爲什麼先前不告訴我哩？你一早告訴我，我就不和他作朋友了。萬有光道：不是我先不告訴你。他好歹總是我一個姪子，我豈能無緣無故，見了人就說他的短處哩？要是那樣，我這個叔叔，成爲什麼人呢？桃枝道：原來如此，那末，多謝你的美意，以後我遇事留心就是了。萬有光道：好！我言盡於此，你自己去斟酌罷。他說着，依然在屋子裏踱來踱去的不歇。桃枝見他臉上兀自紅紅的不會安定，笑了一笑，也就走開。這天晚上，萬有光由屋子裏踱到廊子外，由廊子外又踱到屋子裏，始終是徘徊不定。一直到十二點鐘以後，桃枝已經上牀安歇了，還聽到萬有光的腳步聲呢。到了次日清晨，桃枝起牀，就看到萬有光伏在欄杆上看湖景。桃枝笑道：我的萬行長，你還生氣啦。說着，也就走出來，同伏在欄杆上。萬有光道：並不是我生氣，因爲找我和你同一路出來，我眼睜睜看到你去上人家的當，我心裏可有些說不過去。但是我想說什麼，又怕你不相信。桃枝一伸手，拍着他的肩膀道：你不要繞着這個大灣子說話，我相信你的話，以後不和他一路出去就是了。萬有光笑道：我也沒有那種權力，可以禁止你不交朋友，但是像他這種人，哎……說了一個哎字，他又頓住了。桃枝笑道：你不用歎氣了。我已經明白，你爲我是好意，要不然，你何至於整夜的眠不安枕哩？萬有光笑道：其實這也與我無多大損害，但是你不轉過心來，我心裏總是不安，我也有些莫明其妙哩。桃枝含着微笑，也不再問。這一天萬載青來了，桃枝果然對他冷淡一些，不像前那樣親熱。下午萬有光帶她去遊棲霞洞一帶，萬載青就沒有去。第二日，二人去遊虎跑雲棲，萬載青也沒有跟着。萬有光見桃枝能聽他的話，心裏也是十分歡喜。到了第三天，萬有光因爲有朋友請吃晚飯，赴約會去了，只剩桃枝一個人在

旅館裏。當他在路上走的時候，卻看到萬載青坐了一輛人力車，飛也似的向湖濱而去。萬有光心想，難道他就知道我要出來，趁着這個空子到旅館去。但是他有一整天沒見面，我這個約會，他如何能知道？他也許是路過，向別處去。就是到湖濱去，也不見得是我的旅館去。那末，是我多心了。自己如此想着，就放心去赴約會。不過在宴會場上，自己總不能安心吃喝，好像有一件什麼事，不會解決。吃到甜菜上來，上過一道點心，無論如何，也坐不住了，就起身告辭回來。他原坐的是汽車，他爲謹慎起見，離着旅館還有好幾家店面，就把汽車停了，然後下車走回旅館。見了茶房，搖搖手叫他不要驚動，然後緩步走到桃枝窗戶外，且聽聽裏面有什麼響動。一聽屋子裏面的說話，正是一男一女，萬載青果然來了。只聽得桃枝笑道：你雖然會說話，說得很週到，不過我總要打個八折。萬載青道：這是你聽了我叔叔的話，受了先入爲主的毛病。我想他除了說我靠不住而外，沒有別的法子，可以和我競爭了。像你這種有心胸有志氣的人，前途正未可限量，何必嫁了他去作姨太太呢？就是爲戀愛而犧牲，你也應該研究一下，值是不值？像他這種人，除非對了錢說話，要不然，你是不值得得很吧？桃枝聽了這話，默然不作聲了。萬有光聽到，不覺倒退兩步。在這一移動腳步之間，不免有點響動，索性放大聲音，叫了一聲茶房開門！到了屋子裏，桃枝和萬載青都過來了。萬有光問道：載青，幾時來的，整天不見你的面了？萬載青道：我也是剛到一會子，到了旅館我纔知道，叔叔吃酒去了。何以回來這樣快呢？萬有光笑道：你是剛來的，又不知道我是多早出去的，你怎麼知道我回來的很快呢？萬載青被他如此一駁，倒無話可說了。萬有光道：我怎麼不回來得快？我明天一早就要回上海去，我要回來收拾行李了。桃枝道：什麼？你要走？萬有光半鞠着躬道：對不住！我接到上海一封電報，趕快要走。你是我帶來的，我不能不送你回去。請你跟我到上海，我打電報給你，你到上海來接你。桃枝笑道：你那是接到什麼電報？分明是調虎離山計，但是我到杭州來一趟也不容易，我非玩够了，是不走的。你若要在我嬸娘面前當面交人，你打個電報叫她到杭州來，也未嘗不可以。萬有光道：但是

我急於要走開杭州，那怎麼辦呢？桃枝道：你先走也沒關係，我又不欠債逃跑，你是不會擔什麼責任的。萬一你不放心，你把保護的責任，交給你令姪就是了。有什麼差錯，讓你令姪負責任。萬有光聽說，嘴唇皮都有些抖顫。望了萬載青許久，然後問出一句話來道：你都聽見了嗎？萬載青低了頭，只管沉思着，然後用低的聲音，答應了四個字，乃是我聽見了。萬有光道：你聽見了就好。這一重責任，願負不願負？萬載青今天改穿西裝了，兩手插在西服褲子兜裏，斜靠了棹子站着，眼睛望了腳尖，將腳尖點着，身子聳了兩聳，笑道：這也無所謂責任。萬有光道：好！我交給你，沒別的話說。說畢，燃着了一根雪茄，就走到回廊上，伏了欄杆向外看。萬載青和桃枝對望着，各無言語，最後，桃枝微笑了一笑道：事到於今，跳到黃河裏也是洗不清的了。你就陪我玩兩天罷。萬載青望了她，也只是微微一笑。二人坐在屋子裏許久，萬有光始終也不進來，桃枝向萬載青丟了一個眼色，一路到她房間裏去。萬載青輕輕的笑道：我們說的話恐怕是讓他聽見了。桃枝道：聽見也不要緊呀。我身子是我自由的，我願和那個談戀愛，就和那個談戀愛。現在還沒有那種人，可以干涉我的。她說這話時，聲音很大，萬有光在外面聽到，不覺冷笑了一聲。萬載青向桃枝笑了一笑，又伸了一伸舌頭，低聲道：我暫且告別，明早準來。說畢，戴了帽子，就走了。這一天晚上，桃枝且不到萬有光屋子裏去，看他究竟持着什麼態度。不料在萬有光一方面，也持着很堅決的態度，桃枝在窗子裏偷眼看他，見他始終伏在欄杆上，有時進房去，重擦着火柴，來吸上雪茄，有時又進房去，倒一杯茶喝，有時又進房去，整理整理東西，然而他在屋子裏始終坐不了好久，回頭又站到欄杆邊來。桃枝心想，這個人用情，卻也誠摯，索性和他開個玩笑，並不理會他，看他怎麼樣。等他明天早上要走，纔用幾句話來安慰他罷。如此想着，也就展被安眠，不再去理會。次日一早醒來，也不過八點鐘，茶房卻送上一封信來。上寫着有光留，不覺心裏一跳，問茶房道：萬先生走了嗎？茶房道：昨天夜車走的。桃枝說着話，拆開信看時，上寫的是：桃枝女士芳鑒：僕去矣。一切一切，彼此心照，無待多述。旅館中用費，已結算清楚，除僕完全代爲付畢外，

存櫃現洋百元，爲作回京川資，尊嫡處已電告之，明日可來也。

有光白

桃枝拿着這封信，坐了只是發呆，半晌作聲不得。回頭一見茶房還站在一邊，將信一揮，淡淡的道：「你去罷。沒有你的什麼事。」茶房退出去，桃枝依然呆呆的坐在那裏。門一推，萬載青進來了。見她一隻腳盤在牀沿上，一隻腳垂下地，就那樣坐着。臉盆架上放了一盆水，卻是不會洗動的樣子。用手試試那水，已經是冰冷的了。因笑道：「什麼事，你坐着發呆呢？」桃枝這纔踏着拖鞋，將信交給了他，然後自己去洗臉。萬載青將信看完了一遍，笑道：「我叔叔不愧是一個善作投機生意的銀行家。這一封信雖是簡單幾句，可以說字字能打入人的心坎裏面去。這叫兵法攻心爲上了。」桃枝笑道：「你說到你的叔叔，你總是不用好意去推測他的。」萬載青笑道：「並不是我不好意去推測他，你看他無論作什麼，總要賣弄一下他有錢，這不是很明白的一個證據嗎？你和他交朋友的日子，不能算短，他是不是處處賣弄有錢，你當然比我明白，還用得着我說嗎？」桃枝經萬載青說破了，仔細一想，萬有光可不是處處賣弄有錢嗎？和他交朋友之初，就是因爲他第一次點了一百個戲，便笑着點點頭道：「這或者有的。但是我這個人也不是金錢可以買到的。」萬載青笑道：「你這個人嗎？豈但是金錢不能買到，我看世上可以收買人的東西，都收買不到，你願意把那個作愛人，睡到他懷裏去，除非是你自己願意的時候，要不然沒有希望的。」桃枝已是漱洗完了，正對着鏡子梳頭髮，便側着眼珠向他一笑道：「我看你也是很顛倒於我的，假使這些東西都收買不到我的話，你又用什麼法子來收買我呢？」萬載青笑着聳了一聳肩道：「我那敢說這收買兩個字。我只有小心謹慎的伺候着你的左右，靜等你那一天高興來喜歡我罷了。」桃枝已是梳完了髮，在鏡子裏看看自己的頭髮，自喜是黑油油的。再看萬載青的頭髮，梳得一絲不亂，可以說比自己的頭還光還滑，配着那雪白的臉，極合身材的淡青灰衫，丰姿瀟灑，真個是一個美少年。因笑道：「你生得這一表之人才，豈能沒有人愛慕你，倒要來小小心心伺候一個歌女嗎？」萬載青道：「我怎是一表人才，你有點挖苦我吧？至於女子愛慕我的，也許有。」

不過我對於女子有個標準，非合了我的標準，我是不愛的。桃枝笑道：這下面兩句，我代你說了罷。合乎你標準的，大概就只有我李桃枝一個，你說對不對？萬載青笑道：固然有這一點，但是你說出來，我也只好承認了。說着，肩膀微聳了兩聳，又笑起來。桃枝道：說不得了，今天要請你陪着我玩玩的了。萬載青笑道：這何消說，那是義不容辭的。於是他也就不客氣，陪着桃枝吃過了點心，盡興玩了一天，回來之後，已是燈火萬家了。桃枝回到房裏將鞋一脫，盤腿坐在牀上笑道：今天由一清早玩到這個時候，實在有些疲倦，你請回府，我要睡覺了。萬載青道：難道你晚飯也不吃，就這樣睡下去嗎？桃枝道：我想睡得安適的話，比吃飽了還要快活呢。萬載青道：雖然如此，你總得吃一點東西。現在圖着休息，急急忙忙的睡了，到了半夜裏，肚子餓起來，我看你怎麼辦？他說着，就跑出房去，吩咐了茶房一遍，進來笑道：我陪你吃過了飯再回去，你嘗過杭州火腿沒有？桃枝隨口答道：沒有吃過。萬載青笑道：我去買一點你來嘗嘗。說着，忽忽的出去了。他去了約有一個鐘頭，纔買了一包零切的火腿回來，同時，茶房也就開着飯進來了。菜碗放在棹上之後，卻比平常多兩個酒杯，和一壺酒。桃枝坐到棹邊來，拿起酒壺搖了一搖，笑道：酒倒罷了。萬載青道：酒是活筋骨的，你不是渾身疲倦嗎？喝一點，讓渾身筋骨活動活動也好。說着，便向兩個酒杯裏倒了兩杯，先端起杯子呷了一口，笑道：酒味很好。桃枝本來也能喝兩杯，端起酒來開了開，有些兒藥味，乃是五加皮酒，於是和萬載青對飲了一杯。萬載青自己斟滿了一杯，且斟桃枝的酒，搖了一搖酒壺，笑道：這一壺酒，也只好有三兩，兩人喝，那裏够？我叫茶房再來一壺罷。說着，拿了酒壺，就向房外走。桃枝連忙叫住道：不必，不必了。然而說這話時，他已走出房去了。他在身上掏出了一個小紙包，解開來，將紙包裏東西，很快的向酒壺裏一倒，然後又用力將壺搖動了一陣，這纔笑着走進房來道：我看你的量也很好，何至於這樣怕酒呢？既是不添酒，這壺裏酒不多，你一個人喝下得了。說着，拿過桃枝的杯子，又把酒壺搖了一搖，然後向她杯子裏倒將下去，倒完了，也不過一杯的九成。便笑道：這一點兒酒，你是無可說的了，我們各人一口，同

乾了罷。說時，便將酒杯遞到桃枝手裏。接着，自己端起杯子來，就一口喝乾了，而且向她照了一照杯。桃枝一看，是大半杯酒，也沒有什麼關係，也就舉了杯子向口裏一倒，骨都一聲喝下，也照了一照杯。笑道：「五加皮這酒，究竟是藥浸的，有點辣舌頭。」萬載青也就微微一笑。桃枝端了飯碗，只扒了半碗飯，便覺頭昏沉沉的。於是放下筷子，一手擱在棹上，撐了頭，皺着眉道：「我喝醉了。」萬載青道：「笑話，喝一杯半酒，怎麼就會醉了。」桃枝把飯碗也放下了，兩手捧着頭道：「我是真醉了。」萬載青道：「我不知道你的量，這樣小，要不然……萬載青這一句話不會說完，桃枝已是兩隻手臂橫伏在棹上，頭枕着手臂暈過去了。」

第三十回

牀下負荆時見機而作

湖邊聚首處有約不來



桃枝這一頓大醉，直醉得人事不知，酒醒過來，已是萬籟俱寂，西湖之夜色很深了。自己睡佛身邊有一個人。她一翻身，那人立刻下牀，桃枝摸着掛在牀上的電燈門子，只一按，便見萬載青只穿了小衣，站在牀前。他在燈光下，臉上表示出很慚愧的樣子，伸手握住她的手，俯着身子，低聲道：「請你原諒我，我實在愛你太深了。」桃枝將他的手使勁一摔，突然坐了起來，睜了眼睛，望着他，兩隻手卻不住的向後撫摸着頭髮，板着脸，一聲不言語，胸中怒火如焚，只見他胸脯子一起一落，口中不住的喘着氣。萬載青一看事情不妙，不覺雙膝一屈，就跪在牀面前，垂了頭道：「我這事對你不起，但是你可以原諒我。我是出於至誠的愛你，纔這樣的來親近你。我以為你也是很愛我的，所以我就魯莽一點。」桃枝喘着氣，低聲的道：「我以為你是這樣人面獸心的騙子嗎？不錯，我也不是處女，但是誰要用不正當的手段來侮辱我，我是把他恨入骨髓的。」萬載青道：「求你不要恨我，我決計娶你就是了。」桃枝道：「哼！你娶我？萬載青見她不快的情形，似乎減少了一點，索性跪在地下，不站起來。桃枝

呆坐了許久，纔道：我本要喊叫起來，大家都沒有面子。而且我又是個歌女，無論怎麼說，人家也不肯相信，我是一個規矩人，你也不必這樣假惺惺，到那張睡椅上去睡，有什麼交涉，我們到了明天清早再辦，免得這夜半更深，驚動了旅客。萬載青道：只要你不追究，你無論說什麼話，我都肯聽。說畢，站起身來，垂頭喪氣的，自向睡椅上去睡。桃枝坐在牀上，發了許久的呆，然後又踏着拖鞋下牀，坐在椅上，抽了一根香煙，萬載青閉了眼睡着，卻不敢作聲。桃枝見他只穿一身小褂褲，赤着一雙腳，側了身子睡在那裏，於是在牀上抽了一條毯子，向他身上一擲，歎了一口氣，也就睡覺了。萬載青原不會睡着，有人擲了毯子到他身上，他豈有不知之理？聽到桃枝上牀睡了，便睜開眼來看了一看，見她倒着身體睡下去，似乎睡得很安穩，這決不可以說是還在生氣的。因之從從容容坐起來，牽着毯子，將身子蓋了。在這樣一睡下去，桃枝也就把電燈給擰息了。萬載青輕輕的喊了兩聲李老板，又喊了幾聲李女士，她都不曾理會，然而也不像以前那樣惡狠狠的罵了出來，這可以知道她心平氣和多了。當時萬載青就連道歉帶許願，說了許多話，在黑暗之中，直說到窗戶上發白，還不會停止。桃枝起牀以後，他倒睡在牀上睡着了。萬載青起來的時候，已經是上午十點鐘了。桃枝斜躺在一張沙發上，拿了幾分上海報看，卻沒有說什麼，望了他一望，依然去看報。萬載青道：我們昨天晚上，不是已經講和了嗎？怎麼這時候，你又像是要生我的氣的樣子？桃枝鼻子裏哼了一聲道：我跟你講和你完全說的是一些鬼話，不過騙騙人罷了。萬載青道：我決計不能騙你的。我現在又想好了，我們可分三步進行，第一步，等你嫡母來了，我們一路到上海去結婚。第二步，我們一路回蘇州去，組織小家庭，先給你在學校裏弄一個旁聽生做。第三步，是一切都辦妥當了，然後寫信通知家裏，木已成舟，不怕我母親不答應。桃枝道：據你說，自然是很有道理，但是我總不相信，你是有財有勢的人家，未必肯討一個歌女作元配的老婆。萬載青道：我父親也不過作過幾任財政廳長罷了，也不算有財有勢，而況我父親又死了呢？我母親只生我弟兄兩個，我兄弟還小呢。你在我學校裏，做了旁聽生，我母親怎會

知道你是歌女。我叔叔若告訴我母親，他自己先不正經起來，我想他未必有那種膽量吧？桃枝道：據你這樣說，就一點沒有問題了。萬載青道：自然是一點沒有問題，若是有什麼問題，我也不敢太魯莽。說時，又向了桃枝笑。本來經他陪了一晚的罪，桃枝已是不怎麼生氣了。現在他又說出一個很有辦法的步調來，桃枝更覺心平氣和。因點點頭道：大概我孀娘今天不到明天到，我就看你怎樣向下作去就是了。萬載青笑道：你就看着罷。說到這裏，他二人的事，總算告了一個段落，萬載青穿着那緊合身材的衣服，漆黑溜光的頭髮，梳得像烏緞子一般，齒白唇紅的，又現出那藹然可親的樣子來。他漱洗完了，什麼事也不忙着辦，先倒了一杯茶，雙手遞到桃枝手上，然後又遞了一枝香煙到她手上，擦了火柴，彎腰送將過來。桃枝本來有點喜歡他，昨晚上的衝突，也是脾氣發了，不可遏止。現在一想，自己本來是願意嫁他的，在這一個嫁字上看去，無論他有多大的罪，也是不必計較。因之經他小小心心伺候一遍而後，心裏又坦然些了。萬載青陪着她吃過了午飯，依然還是出去遊歷。這一天遊歷的情形，較之前幾天，當然又是不同，回旅館之後，萬載青不必再勸桃枝喝酒了，桃枝在燈光下見他那種楚楚少年，也少不得有兩分醉意。萬載青更是善於察言觀色的人，見桃枝的臉上，微微泛出兩片紅暈，並不下逐客令，更是低聲下氣的陪着她。她默了一會子，歎了一口氣道：總算你的魔力大，把我都制服了。我向來的脾氣，那個要欺騙了我，我是至死也不饒他的。但是對於你，我總不能夠十分固執，這是我什麼原因？我真說不上。萬載青笑道：你如此用情，我又何嘗不是用情很純潔，不肯亂來的。對於女子，不但我看不起人，而且人家要找我的，也不止一個兩個，我總是淡淡的對付她。人心都是肉做的，有幾次，自然也不免陷於情網，但是那對方，久而久之，總會露出她的弱點來，於是乎，我的信仰心，也就打破了。只有我對你，不知道是何緣故？一見就着了迷，無論你如何的對付我，我總是愛你的。你說不知道，我有什麼魔力，把你制服住了，但是我也不明白你有什麼大魔力，把我制服住了。桃枝微笑道：你實在會說話，把我灌你的米湯，又加倍的作得濃濃的送還了我了。

萬載青笑道：怎麼着？你也肯灌我的米湯嗎？說時，便擠到桃枝一張椅子上來坐着，握住了她一隻手，在自己臉上靠靠，又吻了兩下。桃枝雖然是不慣此調，然而看到那風流文雅的樣子，實在也不忍拒絕過深，只好由他。萬載青見她手指上空空的，就把自己手上帶的一隻白金戒指，取了下來，輕輕的向她手上一套。她笑道：你送我的這樣的重禮嗎？萬載青笑道：這就算重禮嗎？比較點一百個戲的大禮，又是那一樣重呢？桃枝道：我不是說禮物在金錢價值上分厚薄，我是說來路上分厚薄。我看你這白金戒指，怕是由女朋友那裏傳過來的吧？萬載青笑道：那也好，就是照你這樣說吧？你想女朋友送我的東西，我都轉送給了你，那末，我待你如何呢？說畢，又吻了一吻她的手。桃枝道：你既送了我的東西，我也不能不送點東西給你，免得說我自收下你的東西。說着，她就伸着手在懷裏掏摸了一陣，摸出一根藍色絲條來。這絲條下，繫着一塊秋葉的玉牌子。於是由頸子上取了下來，交到萬載青手上，笑道：這樣東西，雖不值什麼錢，是我祖傳的老古董，母親留給我作紀念的，我有一點私願，非到那種程度，是不送給第二個人的，你看我待你怎樣呢？萬載青聽說，大為歡喜，見窗簾是敞的，把它就牽着掩蓋起了。茶房在這時候，本提着開水壺來沖茶，在門外聽到屋子裏一陣嘻笑之聲，依舊提了那把開水壺回去了。這天桃枝和萬載青只隨便遊玩了兩處，依然回旅館來商量終身大事。到了晚上，孫氏果然由南京趕來了。桃枝一介紹之下，讓孫氏住在隔壁屋子裏。孫氏看桃枝那種情形，也就明白了十之八九。將桃枝拉到一邊，問了一問萬載青的家世和爲人，桃枝說道：大體都可以滿意。孫氏本已掙了萬有光一筆錢了。桃枝現在能找這樣一個年少貌美的丈夫，而且又是作元配夫人，豈不是好？當時只提出請萬載青隨便拿出幾個錢聘禮，也就算了。萬載青一點也不吝嗇，開口便應給一千塊錢的聘禮。孫氏聽了此話，更是無話可說的了。萬載青又不像萬有光那樣託大，見了孫氏，左一聲伯母，右一聲伯母，親熱異常。次日，和桃枝陪着孫氏遊了一天湖，又買了一些杭州綢緞送她，她更是歡喜，無甚可說的了。當萬載青去買東西的時候，她陪着孫氏在湖濱馬路散步。見一個

西裝少年，身上掛了一個小照相匣子，手上又提了一個小的照相匣子，笑嘻嘻的，沿着水邊上走。桃枝正有點奇怪，一個人爲什麼帶兩個照相匣子？孫氏一指道：「唉！那不是李太湖李先生那人的眼光，本來都完全射在湖上。這時猛然一回頭，打個照面，他驚訝的叫了一聲道：『李老板，你怎麼到杭州來了？』桃枝道：『哎呀！果然是李先生，你怎麼到杭州來了？』說着，跨過公園和馬路分界的鐵鍊，就迎上湖邊來。李太湖見身邊有張露椅，請她坐下，笑道：『這真是想不到的事，我們會在杭州會面。你怎麼來了？』桃枝笑道：『一言難盡，你住在那裏？我們慢慢的談罷。』李太湖將照相匣子放在露椅上，兩手向褲裏一插，比齊了腳尖，擡起腳後跟，身子向上顛了兩顛，笑道：『人的窮通，那是難說的。我在南京照相的時候，那種蹩腳的樣子，人家看我未必有什麼發展的機會。我因爲人家瞧不起，連自己也有些疑心，不會有什麼成功的。不料我的作品，送到東方攝影會去比賽，倒得了頭獎，憑空掙得一萬塊錢了。』他二人說話的時候，孫氏遠遠站着，這時突然向前一追，笑着向太湖道：『恭喜恭喜，原來李先生發了財，現在好了，可以……太湖笑道：『可以什麼？』孫氏頓了一頓，笑道：『你心裏明白的呀！現在可以去討小香了。』太湖笑着搖了一搖頭道：『我恐怕她更不會嫁我的了。』孫氏桃枝不約而同的，問是什麼緣故？太湖道：『這很容易明白的。以前我窮的時候不嫁我，我認爲不是嫌我窮，是根本不愛我。現在我有了錢，就嫁我，那倒可以證明她是看了錢說話了。我想她要證明她……桃枝笑道：『李先生，你這話不能向下說呀！你是極愛她，什麼犧牲都不在乎的，豈能用這種俏皮話來報復她嗎？你有了錢，你應當更愛她，纔是你有情人應持的態度呀！你不是爲了失戀出來奮鬪的嗎？你已經發了財，你必把她討過來，纔算是掙回這口氣，纔算是大成功呀！太湖笑道：『這話有道理，我不如你這樣大量了。』你到杭州來，是不是爲了失戀出來奮鬪呢？有成功的希望沒有？桃枝向孫氏一望，臉又一紅，微笑道：『我的事……哎！久後你自知。』太湖道：『你住在那個旅館？我去看看，我們長談一下子。』桃枝眼珠一轉，笑道：『你不發了財了，我要看看你住的旅館怎麼樣？』太湖笑道：『怎麼樣？你怕我說的不信實嗎？好！我就帶你去看看。』於

是在前引導把她引到一家三層樓面湖的大旅館來。這裏正是湖濱第一家大旅館，引進了一間面湖的大屋子，首先便看到屋子靠牆，兩口紅皮大手提箱。桃枝微微一笑道：李先生，你的朋友，現在不能笑你買不起膠片了。這回到西湖來照的成績怎麼樣？太湖笑道：自然是拚命的照呀！桃枝接着又閒談些湖上的風景，始終不提水村的事。太湖本來想問兩句，又因她有嬌娘在當面，有些話怕不好說，只得忍耐着。桃枝和孫氏坐在靠牆的兩把沙發上，太湖隔了屋子中間一張方棹子，坐在她二人對面。手伏在棹上，身子搖撼着，很悠閒的樣子，不時的向桃枝渾身上下打量。桃枝先是故意避過臉去和她嬌娘說話。這時見他老望着，便笑道：你這個老實人，現在怎麼也調皮起來，只管看我作什麼？太湖道：我看你越發長得漂亮了。我想在杭州和你照個相作爲紀念。桃枝搖搖頭，鼻子裏哼了一聲道：你不是爲這個，好像你要偵探偵探我的行動呢。太湖連連搖着手道：不敢不敢！不過我看你李老板的神情，有點和在南京不同。桃枝笑道：是更過得浪漫一點了。太湖道：正是在浪漫的反面，斯文多了。桃枝聽說，望了她嬌娘微笑。因道：李先生，你大概有好些話問我，我也有好多話告訴你，你什麼時候離開杭州呢？太湖道：我在杭州，本想多耽擱幾天，但一想到南京那幾位窮朋友，一定也是不得了，我想趕了去，送幾個錢大家用，我明天就走。桃枝道：那末，晚上六七點鐘，我來看你，我一肚子委屈，要在你面前吐一吐。太湖道：那我是很愛聽的。若是有用我幫助的時候，我盡力幫忙。桃枝聽說，又是一笑。沒有什麼話說，便告辭走了。太湖伏在樓欄杆邊，望着桃枝孫氏在馬路上步行西去。似乎到她的旅館，並不很遠。心裏一想，這很奇怪，她爲什麼對於住址保守秘密，不讓我知道？這裏面決不能毫無原故吧？屢次看了她嬌娘，又屢次帶着含羞的態度，莫非她已和水村言歸於好了？不能不能！她果然和水村言歸於好，她一見面，就當告訴我，何至於藏頭露尾。大概是和那個銀行的行長，同到西湖幽會來了，所以見了我，總有些不好意思。然而那個行長，對她自是鞠躬盡瘁的，她跟了他來，受着金錢的壓迫，也是難怪，不見她嬌娘跟着，寸步不離嗎？自己如此納着悶，卻是猜解不

透好在桃枝約了晚上六七點鐘來的，且等她來了，看她說些什麼？因之自己也不出去，閒着無事，拿了一張白紙，用一枝鉛筆，列一個萬元用途支配表消遣。自己計畫着，送朋友一千元，置房產三千元，買書兩千元，存銀行流動金兩千元，除了自己耗費的而外，還有一千多元，不知道如何去用好？然而沒有家室，要房產何用？沒有房產，要書到那裏擺？難道把現在這九千多元，就如此存在銀行裏，東飄西蕩的，把它用完算事嗎？這一個表，擬得又完全不合用了。若是真照桃枝孀娘的話，到南京和小香結婚，那末，要派兩個人的用途，不能買兩千元的書了。閒着無事，心裏想着，手下列表，直待有點倦了，一看手表，已是八點鐘了。到八點鐘的時候，桃枝還不見來，她已是失了約，她不像以前一樣，說什麼時候相會，就是什麼時候相會了。不過她說有一肚子委屈要吐一吐，我且看看她要吐些什麼？又靜靜的在旅館裏等候了一小時。然而飛鴻渺渺，卻是毫無蹤影。太湖料得是不會來的了。也就展被安息。原來預定次日，坐火車上南京的，只好再等一日。次日上午，又等了半日，依然不見桃枝到來。太湖煩悶不過，心想，她總也不過是在沿湖一帶旅館住着，我就一家一家的訪問着去，總也會把她訪問出來。如此一想，就一家旅館也不間開，逐一的訪問去。也不過訪了五家旅館，最後訪到湖光旅館，只見那旅客姓名牌上，三十六號房間，記着住客萬有光，三十七號房間，記着住客李女士，下面注着由南京來，是遊歷性質。這情形毫無疑問，是那位萬行長帶着桃枝住在這裏了。不過兩個人住兩間房，多少還可原諒，便向櫃上打聽，萬行長在家沒有賬房說：早三天就走了，這房子是他姪子住着。但是他和那姓李的歌女，今天早上也走了，聽說他是到上海去結婚呢。太湖問賬房怎麼知道？他說是那個歌女孀娘說出來，她笑嘻嘻的，很得意呢。太湖這纔如夢初醒，桃枝說昨天下午六七點鐘相訪，不過是句遁詞罷了。這樣看來，這女子完全變了態度，以欺詐爲能事了。自己倒被她騙着在杭州呆等一天，人心真難說。太息一番，回旅館收拾行李，即日就搭通車回南京去，關於桃枝的行蹤，也不願再研究了。

第三十一回 賣畫受飢驅忽成上客 解囊壯醉色更遇高人



太湖要到南京來救濟水村和新野的時候，果然水村和新野窮困得不得了。秋山的病，剛剛有了一些轉機，究竟也不願因自己這兩餐不相干的火食，再讓秋華分心，因之索性畫出夜歸，各到外面去混飯吃。新野究竟還有幾個朋友在南京，東擾一餐，西擾一餐，倒也不發生大問題。水村於韓求是走了以後，卻是一個在京朋友都沒有的人，這可不能再另尋生路。於是把自己畫着剩下的一些稿紙，連着筆顏料，收一隻藤籃子完全裝了，隨身帶着，提了在大街上走。到了夫子廟，和茶館商量着，借了一副棹子板凳，就挨着人家粉壁牆，陳設下來。伏在棹子上，隨便畫了幾張花卉翎毛，用幾個圖畫釘子，釘在磚牆縫裏。另外寫了幾張紙條，貼在牆上，寫着每小張畫稿五角，大張八角，指定畫山水人物者，價格另議。自己坐在這裏無事，臨時也就畫上兩張。無如夫子廟這地方，雖是很熱鬧，但是來往遊覽的人，卻不見得有幾個美術賞鑒家。所以他接連擺了三天的畫攤子，一共只賣了一塊五毛錢，僅僅的只能敷衍兩餐火食。他心裏一想，如此作生意，已經沒有什麼意思。假如遇到刮風下雨，不能擺案子的時候，這更陷於絕境了。這樣看來，在夫子廟擺棹子賣畫，完全不是辦法，只有將畫稿拿在手上，滿街滿巷去遊覽，或者可以撞上一兩個知己，也未可知。因之到了第四天，就不在夫子廟擺設畫案了，自己將一疊畫稿，用兩根木棍子夾住，用一隻手提着，在巷子裏走着。無論賣什麼東西的，都可以叫出一個名堂來，但是無論那個都市上，沒有滿街賣畫的出現，既沒有賣畫的滿街吆喚過，自己又如何吆喚得出來？因之也只好手提着畫夾，垂了頭，挨了人家的牆走路。似乎在路中間擡了頭走，就有些不好意思似的。這樣靜悄悄的在街上走，自然不能驚動人家屋子裏的人。就是在街上遇到了人，人家見他手上

拿着畫，那裏又知道是賣畫的呢？所以水村以爲改了一條道路，必然可以作些買賣，不料事實適得其反，卻是跑了一天的路，一個主顧也沒有找着。身上只剩下一角多錢了，中上肚皮餓了，只買了幾個燒餅吃。到了下午，不過剩有幾個銅板了，一餐晚飯，看看要沒有着落，心中未免有些找慌，仔細想起來，還只有回夕照寺去吃一頓煮北瓜，比較是靠得住的。如此想着，那腳步，就走一步頓一步，臉上的顏色一陣比一陣沉鬱，自己心想，偌大一個南京城，就沒有我的混飯之所，未免太不容人了。唉！這也不怪南京社會，誰又要教我不學一點應付社會的技能，倒幹這些毫無價值的藝術呢？心裏一層一層的向下推想着，想到了最後，腳步緩緩的有些提不起來，簡直就靠着人家的門框站住了。一人站了許久，昂着頭看看人家牆上的太陽，正斜照着最高的一小截，已快到日下西山了。望了一望太陽，一隻手伸在袋裏，摸了一摸袋裏的幾個銅板，一人擺着頭歎了一口氣，自言自語的道：這是活該餓死。假使我不學這一門子鬼畫，挑水也可以混飯吃吧？正在他說到挑水這句話，恰好有一個挑江水的，挑了兩個木桶子，挨身走過去。一回頭笑道：你先生倒願意挑水嗎？水村笑道：挑水怎麼樣？這也不是什麼下等職業啊！但是他肩上挑着有水，走起來很快，在水村說完這一句話的時候，他已經將水挑進人家屋子裏面去了。水村並不會留意這人的行動，依然在門框邊靠着。不多一會的工夫，卻走出來一個六十上下年紀的人，穿了藍綢長衫，蓬亂着蒼白的頭髮，像是一個老年念書的。他似乎有件很重要的事情要找尋，在大門裏衝了出來，昂頭就向遠遠的地方看去。後來猛然回頭，看到水村原來站在身邊，首先所注意的，就是他手上所拿的一疊畫稿，看看畫然後又向他渾身上下打量。水村不料這位老先生如此注意，倒是一個賣畫的好機會，因之將畫稿用手擡了一擡，笑着點頭道：老先生，你買一張畫嗎？很便宜的。那老先生將畫拿起來，看了看，第一張便是蘆雁圖，七八片長蘆葉當中，藏着一隻孤雁，全幅只有一點石青赭石配着水墨畫的，很是清雅。因問道：很便宜的，要賣多少錢一張呢？水村道：只賣五角錢一張。倘若老先生能多買幾張的話，我還可以便

宜一點，只要能够比紙錢貴點，我也就賣了。那老先生索性把畫稿一齊拿過去，逐張看了看，便向水村點點頭道：「大門口也不是說話之所，請到裏面來說話。」說着，他伸了伸手，就謙遜着讓水村先走。水村見老先生如此客氣，料着是買賣作成了，心裏一喜，就跟他一路走進去。這老先生一直把他讓到一所很古雅的小客廳裏來。拱了拱手，讓他坐着，笑道：「你閣下的畫，確是不錯，何以賣得這樣的便宜呢？」水村笑道：「本來畫的就不好，怎麼敢向人家要大價錢呢？」說話時，已經有僕人送上茶煙來。水村看這樣子，總是一個貴族式的人家，南京地方，有了這樣的人，當然是個官，因拱拱手笑道：「請問老先生貴姓？」那老人點頭笑道：「我叫余菊人，平常也會塗兩筆，剛纔聽到挑才夫說，大門外有個穿西服賣畫的，我心想，這不應當是走江湖打秋風的角色，所以我急於跑出來看看。算是我猜的不錯，閣下的作品很好，我卻要問一聲冒昧的話，但不知閣下何以這樣埋沒了？」水村笑道：「這也無所謂，藝術這樣東西，是人生拿來調養性情的，有人說值錢，就值錢，沒有人說值錢，就不值錢，那個又能在這裏面懸上一個一定的目標呢？」余菊人和他對面坐了，又向他渾身上下打量了一番，點頭笑道：「一定是的。」因一抱拳道：「兄弟再說一句冒昧的話，閣下可認識一個頗懂文學的歌女？」水村被他這話一問，臉上一紅，心裏也有些奇怪，心想：「這一件事，他何以也知道？」猶豫着笑了一笑道：「這也無所謂的事，能聽過幾回清唱的人，大概都認識一兩個歌女。」余菊人道：「不是如此說，我聽到一個老朋友告訴我，有一個歌女，拿了五六十張無名氏的畫稿，託人到處求賣，我這老朋友一看之下，贊不絕口。這原是在朋友手邊看到的。及至和那歌女相逢，當面論價的時候，歌女說是賣畫的人有了錢，現在不賣了。我那朋友問畫畫的人姓甚名誰？她又不肯說。我聽了這話，心裏自然是很奇怪。所以挑水的說是大門外有個賣畫的，立刻就引動了我的好奇心，非趕出來一見真假不可。現在我和閣下見面了，我想所說的那個人，一定就是閣下。」水村想了一想道：「這話雖有點相像，但是我並不會託人去賣畫，不過我自畫了一些東西，送到書紙店裏去賣，倒事誠有之。」余菊人道：「這裏頭也許有其他的原由，不

去管他。閣下看我總不是一個一竅不通的人，能不能够把尊姓大名告訴我們？水村原是坐着，於是起了一起身子，表示一點歉意，然後笑道：「一個人落到沿門托鉢了，似乎也可以不必去到處留名了。」余菊人笑道：「這樣看起來，你一定是嚴老先生說的那位畫家了。」說句不知高低的話，我們總也算是斯文同骨肉，又何必那樣見外？難道我們這種人，就不配問問高姓大名嗎？說着，就用手摸了一摸領下那清疏的鬚鬚。水村一想，這位老先生，總算是一番好意，人家再三的相問，簡直不理，也未免拒絕過深了。這樣轉念一想，就對余菊人笑道：「不瞞老先生說，那個歌女，果然是我的好朋友，只因她中途變心，所以我恨極了。因之將自己的姓名職業，以及和桃枝認識的經過，略微說了一說。」余菊人摸着鬚子笑道：「這就難怪了。大概她拒絕人家來買你的畫的時候，就是她和你傷了感情的時候。本來多少站在知識階級裏面的人，還不知道藝術是什麼東西，而況不過顛倒在衣食金錢中的一個歌女呢？于先生，你不要看我這一把鬚子，是個腐朽的人物，但是我多少還懂得一點風趣。我想和那位嚴老先生商量一下，幫你一個忙，開一個展覽會，不知道你先生家中，還有什麼作品沒有？」水村道：「以前在書紙店裏寄售的畫稿，有三四十幅，不會賣掉，現時還存在夕照寺朋友家裏。這種東西，要拿出來開展覽會，未免太不夠了。」余菊人一手按着膝蓋，一手緩緩摸着鬚子，臉上微微泛出笑容來道：「有了。請閣下把所有的畫品都交到舍下來，兄弟可以和嚴老先生一同出面，請二三十位客，然後把閣下的畫品，拿出來一介紹，我相信至少可以賣掉一半，但不知道閣下討厭不討厭我多事呢？」水村道：「那是笑話了。有了老先生這樣栽培，無論成功不成功，我死也不能忘了。但是不知道這位嚴老先生是誰？」余菊人打了一個哈哈道：「我真大意的了。這位老先生，台甫正心，是嚴部長的封翁，他爲人正派，尤其難得是瀟灑脫俗。你們這一件事，就是他告訴我的了。他說桃枝拿有你的畫好幾十幅，他都看見了，實在是張張絕妙。」水村道：「這事就有些怪了，她那裏，怎麼會有我許多畫稿呢？」余菊人道：「嚴老先生是個循規蹈矩的人，決不能够撒謊。你說的畫都放在各書紙店裏寄售，你就不許她

運動她的朋友，到各店裏去收羅嗎？水村想了一想，這話也有理，不覺長歎了一聲。余菊人對他這一聲歎，倒不免手摸鬍子，點頭微笑。因道：我看閣下，雖然爲了一個窮字，非常潦倒，但是眉宇之間，英氣勃發，前途是依然未可限量，我想請閣下在舍下便飯，共喝三杯，不知道可能賞光？水村有點情不自禁了，那破皮鞋不覺在地上一頓道：什麼？喝酒說時，眼光射在余菊人的臉上，余菊人手指頭箝了兩根鬍子，微微點着頭道：不錯，舍下倒收藏了一點好花雕。我們喝兩杯酒，談些山水人物，這比什麼娛樂都有價值，都有興趣。你閣下就不必推辭，若推辭，就不是吾道中人了。水村見人家如此的慷慨，若要謙遜，也就對不住人，便點着頭道：既是如此說，我就不客氣了。余菊人大喜，馬上叫了聽差進來，預備酒菜。水村在街上轉了大半天，自己心裏，只管發愁，不知道如何會度過今天，更不知道明天怎樣的過去，不料遇到了這位余先生，倒是如此的招待，不但目前的生活問題解決了，就是將來出路，多少也有些指望，這真是可引爲愉快的一件事。心裏一痛快，說話也就更覺得有精神，和余菊人披肝瀝膽的，談了兩三個鐘頭。余菊人一高興，索性打了一個電話給嚴正心，把他也請來。電話只打過二十分鐘以後，嚴正心便坐着汽車來了。人還站在客廳外面，就昂着頭向裏面叫道：那位于先生在這裏還沒走嗎？一面說着話，一面走進門來。走進來之後，一雙目光，早注射着水村，在他身上，由上向下，打量了一番，搶上一步，和他握了一握手，笑道：老弟，我理想中，不料你是這樣一個嶄新的人物，以爲至少有四十歲了。看起來，你真是青年有爲啊！水村見這位老先生，比余菊人年紀要大些，顏色倒是豐潤些，兩頰生出兩塊薄薄的紅暈，一笑現出兩腮上幾道斜列的皺紋，很有些壽者相。水村忘其所以，只好穿了西裝，奉揖。嚴正心道：文以窮而後工，丹青又何嘗不然，老弟，你不要埋怨窮愁潦倒，要知道這窮愁潦倒，正是你的好機會啊！水村不料這位老先生一見面之後，開門見山，就是這幾句話，這倒不由人心裏不一動。余菊人也看出來了，就和水村拱拱手道：于兄你看，我所說的話怎麼樣，嚴老先生，真是一位君子人也吧？水村又笑了。坐談了一會，余家僕人，就陳說

出酒菜來。余菊人讓二位客坐了，將兩把酒壺，一齊擺到面前，向僕人一揮手道：「這裏用不着你們了，我叫你們再來。」僕人退去，三人開懷暢飲，也就無話不談。水村說到他前兩天吃北瓜羹的事，嚴正心用手將自己面前的酒杯子一按，兩目英光閃閃的向着水村問道：「老弟，我有一句很冒昧的話，不知道你願聽不願聽？」水村道：「二位老先生這樣看得起我，我自然是要更多的受些指教，無論說什麼話，我都是願意接受的。」嚴正心道：「古人說臨財毋苟得，這意思不過是說錢不可亂拿，並非錢絕對不能拿。我想老弟臺身上這樣困難，朋友又病在醫院裏，怎能不要錢用？我現在想送二百塊錢給你，也不要你白收下，算是定畫的定錢，什麼時候你有了工夫，你再把畫給我，畫價不夠，我照價格補上。並不是我矯情，我要提拔你一下子，非我自己先幫你的忙不可。你若認我們爲志同道合的人，你就不能拒絕我這點意思。他口裏一連串的說下來，手按了酒杯不動，眼光一直注射着水村的面孔。他這樣說，本來就不應該拒絕，而且嚴老先生的意思，又非常誠懇，更是要收下的了。便站起來笑道：「恭敬不如從命，我就愧領了。」嚴正心聽說，連忙就伸手到衣袋裏去，掏出一大搭子鈔票，一直送到水村面前來，笑道：「我這分心誠懇到什麼樣子，你可以知道了，在家裏我就預備下這一分錢了。」水村見了錢，不由得心裏一動，萍水相逢，這位老先生如此的優待，實在是容易，這樣看起來，說南京並沒有藝術的知音，這不見得是真情了。自己這樣想着，將兩月來飽受社會冷眼的經過，互相參酌，真個是酸甜苦辣，一齊兜上心來，手拿着酒杯，怔怔的停住，幾乎不能夠端了起來。嚴正心似乎也看透了他的心事，舉起酒杯子來，向他微笑道：「喝罷。老弟，這算不了什麼，那個有些作爲的漢子，不都從辛苦患難中掙扎出來的。人生一世，必定要嘗些艱難困苦，纔覺得有趣味。若是人生幾百日記，翻開來一看，天天是三餐一宿，無甚可記，未免太平淡了。俗言道得好，不遭人忌是庸才。風塵潦倒要什麼緊？要潦倒纔見得不是庸才呢。喝說時，舉起杯子，平了鼻尖，等着水村舉起杯子來作伴。水村雖然不敢公然接受嚴正心這一句話，然而他這幾句話，很可以和潦倒不遇的寒士吐一口氣，不管

如何，先喝上一杯酒，足可以寬慰自己一番了。於是也端起酒杯，向嚴正心比了一比，乾了一大杯酒。余菊人手箝着鬍子抄，望了二人，頭點了二點，又搖了兩搖，微笑道：「好痛快之至！自己端起酒杯，向他們陪飲了半杯。彼此心裏，既然覺得痛快了，酒也就不停的向下喝。這一餐酒，賓主喝得痛快。酒喝完了，在天井裏設下竹几涼榻，大家就在星光下臨風品茗，娓娓清談，越談越高興，不覺就談到晚上兩點鐘。嚴老先生身體有些支持不住，便告辭先走了。水村和余菊人又繼續的談話，一直談到天色大亮，水村纔告辭回家。走到路上，想起了一件事，暫且先不回夕照寺，就在早茶館子裏先消磨了兩個鐘頭，然後在街上買了幾套小褂褲，兩件長衫，幾條毛巾，以及胰子梳子花露水之屬，都買了不少。然後又找了大菜籃子，買了一菜籃子鷄鴨魚肉和酒米，雇了兩輛人力車，自己坐一輛，另讓一輛，拉着東西，一塊兒回夕照寺來。車子拉到梁家菜園外，莫新野正背了兩手，在門外樹陰徘徊着。一見水村帶了這些東西回家，跑着迎上前來道：「呵呀！你發了小財了。水村跳下車，伸了一個大拇指道：「不但是發小財，以後說不定要發大財了。我實在支持不住，要睡覺了。東西你搬進去享受罷。說畢，什麼事情也不問，一直走回房去，倒在牀上，就放頭大睡。夏日的天氣，雖是很長，然而一覺醒來，已是日落西山了。」

第三十二回 舊好不忘午陰酣茗話 墜歡可拾陋室澀遊蹤



村醒來之後，一看那屋脊西頭的太陽，成了雞子黃色，屋子裏的光線，已是有些昏黃不明，壁上所懸掛自己的圖畫，那顏色也分辨不出了。自己揉了揉眼睛，坐了起來，卻聽到

屋子外有二人說笑之聲，連忙走出屋子來一看，只見一張藤椅擺在天井裏，梁秋山斜躺在椅子上，他面前放了一張矮棹子，上面放了玻璃杯子，茶壺藥瓶之屬。秋華側着身子，坐在一邊，一手拿了一柄小芭蕉扇，要扇不扇的，一手拿了一本書在看。水村忽然見他夫婦倆，真有些疑惑是作夢，呵呀了一聲，倒向後一退。秋華站起來

笑道：于先生，你算是交好運了，那裏會交了這筆大買賣呢？水村被她問得無頭無腦，不知如何答覆是好。再看秋山時，他雖然臉上清瘦了許多，然而顏色還好，望了人，臉上帶了一層笑容。莫新野換上了水村買的新布衣，跳進來道：你不要莫明其妙，讓我來告訴你罷。你睡覺之後，我很奇怪，你怎麼會有錢買了許多東西，你把褂子掛在衣架上，口袋是鼓鼓的，我伸手一掏，掏出了一大捲鈔票，起先我也疑惑的很，你怎麼會得有許多錢？後來有一個聽差追到家裏來，說是余菊人先生派來的，問問于水村先生回來沒有？我一問他，纔知道你在他家吃了一夜的酒，而且還有一位嚴部長的老太爺陪着。這兩個老頭子，我知道的，在南京藝術界裏，很有聲權威，他們既然肯幫你的忙，你一定有生意可作，以後就不必發愁了。我也不徵求你的同意，把你的錢揣了些在身上，其餘的給你收下，我就跑到醫院裏去，和秋山送信。秋山在這一星期之內，已經大有轉機了，聽了這個消息，喜歡的了不得，就和醫院裏商量，搬回家來休養。大嫂子原來的意思，也是覺得醫院裏住着花錢太多，因為家裏環境太壞，怕他在家裏看到，又受新刺激，現在有了辦法了，至少這一百多塊錢，可以維持三個月的局面，自然可以慢慢去想法子，比較以前大不相同。秋山回來之後，我就想叫醒你，秋山說，大概你半年以來，沒有睡過這樣安穩的覺，就讓你舒舒服服睡一場罷。水村笑道：這是作夢想不到的事，居然會有了這樣一天，那末，秋山病是有好的希望了，因為他是受了刺激逼成的病，自然是會因環境好，把病翻轉來的了。歡喜歡喜，說着，連連拍了幾下手。秋華問起水村這事的原由，水村從頭至尾，仔細一說，秋華也是高興，就替着水村把家裏所有的藏畫，一齊搜羅折疊起來，到了次日，水村已經清理出來了三十張畫，一齊送到余菊人家裏去。又一個次日，余菊人嚴正心共請了一次客，酒席筵前，把水村的畫品介紹出來，大家看了兩位名流的面子，把畫收買一空，就共出有六百塊錢。而且當場的人，和水村訂了一個潤格廣告，由報紙登出去。只不過三日之間，一個沿街化食的于水村，便成了名利雙收的大藝術家了。李太湖趕到清涼山的時候，水村將屋子裏佈置一新，和他理想

中的那一番窮相，完全不對了。大家朋友會面，又都在高興的時間，這一番歡喜，簡直無言語可以形容。秋華將棹子擡到大門柳樹陰下，陳設了瓜子松仁餅乾糖果，將景德鎮寶瓷藍花茶具，用過濾的揚子江水，泡好了杭州龍井茶，棹子四週，列着藤竹椅子，大家臨風品茗，說些過去的苦惱，以及意外收獲，都悲喜交集。太湖提到了在杭州遊覽的事情，卻有一句話說到口頭，三番兩次，又忍了回去。莫新野笑道：得意的時候，找兩樁小小失意的事，在其間點綴點綴，也是一種曲折，你有話在心裏，何不說出來大家聽聽。太湖坐在水村的對面，且不去答覆新野的話，卻向水村臉上看了一眼。水村道：難道還與我有什麼關係嗎？太湖道：不但有關係，而且關係很深，你生氣不生氣呢？水村笑着搖了搖頭道：你不必作驚人之筆了。杭州那地方，我就沒有到過，在杭州那裏會發生和我有關係的事呢？太湖端了一杯茶，遠望了清涼山的峯頭，待呷不呷的，只管出神，緩緩的道：其間有個女子……莫新野笑着搖手道：你又提到她作什麼？她不住在清涼山，她住在這邊呢。我們的事，差不多也是公開的祕密了，還有什麼可說的。水村笑道：是呀！老莫的心中，現在就是一個丁二姑娘，無論說什麼話，都可以疑心到了丁二姑娘的身上去。老李不過是在出神，何嘗說到了丁二姑娘家住那裏。新野笑道：你們局外人不用心罷了。他出神的時候，口裏不知不覺的，說了一句這其間有個女子。太湖笑着將茶杯放下，向他一擺手道：不必打什麼啞謎了。我直說了罷，我想水村也一定想得開的。於是將在西湖遇到桃枝的事，一點也不隱瞞，說了個透澈。在他說的時候，就不斷的注意水村的臉色，見水村坐在那裏聽着，很是坦然，料想不會有什麼變化，因之，就不會有什麼隱瞞，把話一齊說了。大家聽了這話，都說：想不出桃枝這種人，卻是這樣的朝三暮四，十分的歎息。水村斟了一杯茶，慢慢的喝着，喝完了一杯，又再斟上第二杯，一直喝完了三杯茶，還不會說一句話。大家看着他的行為可怪，也同注意在他身上，並沒有人說話。這時只覺風刮着柳條，瑟瑟作響，那樹最高處的蟬，卻十分的熱鬧，一片喳喳之音，送入耳鼓，這正可以形容這張茶棹上的空氣，非凡之寂寞的了。許久，水村放下茶杯，纔長

長的歎了一口氣。秋山道：我在醫院裏，聽到秋華說，知道你們發生了許多糾紛，不料她久而久之，卻變着走上了這麼一條路。水村沒有什麼，不過白認識了一個人，這位李老板，卻是大大的失算，將來一定有後悔的一天的。水村笑道：其實太湖多事，在西湖遇到了她，只當不認識，不必去理會她，這也就可以少了這一番的煩惱。太湖道：這話果然嗎？不在天理人情之中吧？譬方你在西湖會到了秦小香秦老板，你是理會她不理會她呢？也能因為她和我翻了臉，也就跟着一同翻臉嗎？水村笑道：如此說來，你對秦小香，還是很有意思的了。太湖微笑道：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吧？他很淡然的說出來，大家還沒有怎樣注意，及至回味一想，這裏頭的確大有意思，大家都笑了起來。水村道：老實一句話，我是不忘情於桃枝的，由我身上推測到太湖身上，當然太湖也是不忘情於小香，我這位已是琵琶別抱了，秦老板還是待字閨中的身分，太湖現在已經有了錢，這事大可進攻。新野笑道：何言之粗也？太湖道：你以為他提到了錢，便算是粗嗎？其實他這一句話，正說個正着。以前我爲了秦小香受盡了犧牲，小香始終不肯嫁我，不就爲着我沒有錢嗎？若是以前我也像現在一樣，手上早有個八九千塊錢，何必費那樣大的事，早就把小家庭組織成功了。現在我有了錢，娶不娶她，是另一個問題，我一定要把有錢的架子搭了出來，讓秦小香看看，知道念書的人雖窮，決不會窮上一輩子的。這又是那句老套子的話，爲窮措大吐氣。水村笑着點點頭道：這個辦法，我倒也贊成，但不知你用什麼手段在她面前搭架子呢？太湖笑道：我是一個笨人，平常要我想個法子，我還辦不到呢。要我想個法子去對付女人，那簡直是不可能的事。這還是請請各位和我出個主意。秋山笑道：太湖，你這個老實人，怎麼說出這樣尖刻的話？情之所鍾，端在我輩，只要你愛那個人，你就當愛到底，那個人愛你不愛你，是另一問題，就不必去管他。你怎麼樣會叫大家想主意去對付你的愛人？未免有傷忠厚了。太湖道：你難道不曉得她對我那一番情形，令人又氣又恨。秋山道：無論如何，秦小香總是個弱者，你現在發了財了，什麼也不辦，倒先要去侮辱一個弱者，那是什麼玩意？秋華手上拿了兩

塊裁了的布衣料，正用手縫着。低頭聽人家說話，她並不插嘴，秋山說完了，她只微微一笑。水村道：「嫂子笑什麼？大概是同情秋山這幾句話的。」秋華笑道：「我站在女子的一方面，我是要同情這幾句話的。」水村正要駁上兩句，卻見對面竹林子裏，一個人影一閃。太湖道：「是那一位請過來。」新驛笑着站起來道：「我把她引了來罷。」說着，起身前去相迎，大家聽到那裏面有人說話道：「今天怎麼這許多人，我不去了。」新野道：「人多要什麼緊？都是你認得的。」說着，只見丁二香在前，他緊隨在後，似乎有點帶推送的意思，把她推着走出來了。二香短褂子外，繫了一塊青布圍襟，她有些低頭走着，卻把兩手拿了圍襟角，走一步停一步的走了來。她走到了棹子面前，向大家一笑，又微微一聲道：「好多人。」秋山以前雖也看過二香，卻不大留意，這回知道她是新野的愛人了，不免注意的看看，就笑着向新野一點頭道：「這是一塊沒有洗琢的玉石呀！」新野笑道：「你們有點唐突吧？」二香一扭身就跑了。新野追到竹林邊，問道：「怎麼來了就跑？」二香道：「你們大家拿着我說笑話呢。我一條牛，拴在小楊樹樁上，仔細牠脫了繩子。一面說，一面就跑開了。在這裏坐談的人，大家都稱贊一番，說是李桃枝那樣豪爽，都是受了刺激，逼出來的。惟有這位丁二姑娘，纔是真正的天真爛漫呢。」水村聽了這話，心中卻有一種重大的感觸，好久沒有作聲。太湖對於這事，似乎也不能漠然，望望水村，又低着頭了。但是大家今天的茶敘，大家都是二十四分高興的。一直談到日下西山，還是太湖發起，趁着天氣還涼，可以步行到夫子廟去參觀參觀，看看這劫後滄桑，究竟是一番什麼景象？水村笑道：「在我們是劫後滄桑，在夫子廟，幾乎是天天有這種事，可以說無日不在滄桑之中了。太湖見他不贊成，也就不說了。到了日下西山，太湖的行李，放在旅館裏，要去取行李。大家信以為真，並不會苦留他。但是太湖離開了梁家，雇了車，一直就向夫子廟來。到了夫子廟，自己正徘徊着，卻見水村高高興興的在一道屋檐下走了過來。太湖還沒有說什麼，水村早笑着迎了上前，一握手道：「上那一家呢？」太湖一紅臉笑道：「其實……我因為到了這附近，所以順便看看。」水村道：「這個時候，小香還不會上場，我們不如直接到她家裏去罷。」太湖笑

道：我並不是來找她的，你是打算到那裏去的？我陪着你去罷。水村想了一想，笑道：那末，你就跟着我走罷。太湖一時未了解他的意思，只管跟了走着，不覺到了秦小香家的一條巷口。他連忙向後一縮道：原來你如此胡鬧。水村且不理會他，卻向前面點着頭道：秦老板，好久不見了。好哇！果然秦小香答應着走了出來，一見太湖也在一處，不站住腳，倒突然向後退了一步。然後纔向着他一鞠躬，笑道：那天回來的西湖很好玩嗎？太湖道：今天回來的，特意來拜訪你的。小香道：那就不敢當，請到家裏去坐罷。說着，她已搶到太湖的前面，遮着他們退回去的去路，太湖望了水村，都礙了面子，只好向小香家裏走去。小香到了自己家門口，跳着向裏面叫道：媽！李先生果然回來了。只這一句，她母親秦大娘由屋子裏向外一伸頭，早是哎呀了一聲，也迎出天井來。先叫了一聲李先生，接着又叫了一聲于先生，那滿臉的笑容，把面皮全皺着折疊起老紋來。小香自在前面引路，將他二人引到自己屋子裏去。太湖一看這屋子裏，一架半新舊的木牀，一張小條棹，一架沒玻璃的舊衣櫥，在牀頭上斜遮了一隻角，此外兩個高篾簍子，兩個黑木箱，上面各堆着衣服報紙，小藤簸箕之類，一路沿牆擺了。小條棹上，是煤油燈，茶葉瓶，煙捲筒，小時鐘，紛亂的擺着。兩個人見了，卻有些皺眉。小香走出去，雖然不是十分華麗，然而也很有美感的，不料她的家裏，卻是如此糟亂的。小香見他兩人在屋子中間，只管亂轉，心裏也很明白，就一把扯着太湖的袖子讓他在牀上坐下。然後點頭向水村笑道：房間是實在不像樣子，不過二位來了，是看着我的面子。還有我們這位仁兄，說着，眼睛向太湖一瞟，臉先紅了。又道：那是二十四分賞面子的了。說着，在小棹抽屜裏，亂翻了一頓，找出一盒抽殘了的香煙，向于李二人各敬一枝，而且自己擦了火柴，向二人點着煙。當他將火柴送到太湖面前的時候，太湖看了她那白手染着紅指甲，心裏不覺一動。前塵影事，兜上心來，不料依然還有和好的那一天，怨恨她的心事，早就完全取銷了。水村見一個含了笑抽煙，一個含了笑，靠住小棹子站定，臉上只管泛紅。水村若不說話，未免現得無聊，因道：秦老板，你怎麼知道太湖到杭州去了？小香被他這話一逼，似乎吃了一

驚，因之身子微微一震。笑道：我不知道呀。水村道：你不知道，何以剛纔見面問太湖在西湖好玩不好玩呢？小香道：是的，聽到人家傳說，李先生到杭州去了。說到這裏，顏色正了一正道：以前我們很對李先生不住的，後來接到李先生的信，我後悔極了。說到這裏，她的聲音低極了，幾乎低得令人聽不清楚。太湖微微一笑道：秦老板，我有一句話要告訴你……秦大娘不等他說完，搶進來笑道：李先生，你那裏知道，我們這傻丫頭還哭了兩次呢。太湖笑問道：你真哭了嗎？小香低了頭，看了腳尖在地上畫着。太湖一看她這難爲情的樣子，就不好說什麼了，也是低頭默然着。恰是秦大娘進來張羅茶水，打了一個岔，就把他們難爲情的這個關節，牽扯了開去了。水村坐在破舊的方枱上，那板縫裏似乎藏着寄生物，咬着兩條大腿，又辣又癢，房間裏空氣又不怎樣流通，坐着怪悶人的。而且天色慢慢昏黑了，常有一個兩個的長腳蚊子，拂面飛了過去，實在坐不住了。但是看看太湖只是出了神，並不理會到什麼。不知什麼時候，小香也坐在牀上了，雖然不是和太湖緊緊依傍着，然而已不十分生疏了。秦大娘在外邊笑道：大姑娘，爲什麼摸黑坐呢？點上燈罷。小香站起來擦了火柴點着燈。水村站起來道：我們走吧。太湖道：對了小香道：忙什麼呢，難得來的，多坐一會，也是給我們一個面子。太湖坐在牀上，原只起了一起身，又坐下道：你不快要上茶樓了嗎？小香道：早得很。我想請請你二位，不知道肯賞光不肯賞光？太湖道：我們都沒有吃飯，讓我來請罷。水村笑道：不管那一位請，我是可以白擾一頓的了。秦大娘在外面屋子裏插嘴道：二位先生讓我們姑娘請罷。我們這位姑娘，給了李先生氣受，應當謝謝的。小香向太湖笑道：聽見沒有？太湖道：秦老板，你不要客氣，我有一句話要告訴你，我已經發個小小的財了。小香道：那恭喜呀！太湖道：我不是說假話，真發財了。以前我很對不住你，只對你作些空頭人情，現在是不至於的了。我希望你不再像以前一樣。秦大娘搶了進來道：呵！我的李先生，難道你還記這個小孩子的錯處嗎？李先生待我們那一番好處，我們真感激不了。李先生發財回來了，我們自然是千喜萬喜。就是李先生的光景比以前還不如，我們也應當多多感謝呀！小香將

兩手推着她母親道：『出去！出去！這裏要你說些什麼。』秦大娘只說了你看這兩個字，已經出去了。小香卻坐到牀上，半側着身子，垂下了眼睛，到衣服袋裏去掏手帕，好像是有眼淚垂下來了。太湖一看，覺得自己言語太重一點，便笑道：『怎樣不說話了？』小香慢慢回轉身來，將手一起，又向牀上一按，不覺按在太湖手背上，撅了嘴道：『你的言語，我們怎受得了哇！』太湖一見，趁勢握住她的手，緊緊的搖撼了幾下，笑道：『我不過說句笑話罷了，你發什麼急呢？你還能生氣嗎？』小香一低頭，嘆喟一聲的笑了。

第三十三回

吹笛引新儔開懷道故

聞琴過舊地卻步羞前



水村在一邊看到，心想，這樣簡陋的房間，無論那個，也不能久坐，不料太湖來了之後，卻視爲溫柔鄉，這樣看起來，他說要大家想個法子，去侮辱秦小香的話，簡直成爲夢囈了。現在他二人並肩坐着，不定還有多少知心話可說，自己還要老在這裏看守着，可就有些不識相了。他如此想着，便站起身來，笑道：『無論是哪一位請我，我就只好盛情後領，我還有個約會，這時立刻想起來，非去不可的。』說着，將草帽子戴上，也不容人家說一句挽留的話，便走出來了。他自在小館子裏吃了一點東西，便回清涼山來，將太湖的行動，向大家一報告，大家都笑起來了。太湖原是約着搬了行李到夕照寺來住的，然而一連兩日，卻不見他的蹤影，直到第三日，纔買了許多東西，帶了一批現款，分給秋山夫婦和新野。大家問太湖和小香的事，情如何，他卻笑了不作聲。他倒找着新野和二香在一處，拍了兩張照片，要打趣人家。這天他去後，又有三天不見，到了三天頭上，在夕照寺的朋友，各接着他寄來的一封美麗信箋。那信箋上說：

我們因愛情的驅使，愛河恨海，驚濤駭浪，游泳了不少的時間。惟其如此，更覺得我們愛情的誠摯。現在幸得愛神的擁護，在患難裏掙扎出來了，爲着我們精神形體，永久團結起見，已經於某月某日，同赴西湖結

婚。一來免除虛文俗套，二來也免得朋友多一分應酬。我想我們的親友，得了這個消息，也一定是和我們安慰的了。

秦小香李太湖同啓

莫新野接到了這信箋，首先跑到水村屋子裏來笑道：水村，你看老李這人手段多麼敏捷厲害，居然一聲不響的，就結了婚了。他真是有志者事竟成啦。水村伏在棹子上作畫，聽了這話，頭也不擡，只哼着笑了一聲。新野道：怎麼樣？你覺得這婚姻還有什麼可以不滿意的嗎？水村道：人家的啓事上說得那樣懇切，還有什麼可批評，只是可惜一點，若能早一兩個月結婚，就更完美了。新野笑道：你還是不平啦。其實當事的人都看得過去，你又何必扯這個淡呢？水村道：我們的境遇不同，假如你是我，你也許要發生一點感慨的吧？新野對他這話，也有點感觸，向他點點頭道：你的話，也總算是情有可原的。水村又不作聲，自去畫他的畫了。在于水村這樣感慨萬分的時候，那當事人李太湖，卻正是快活得不得了。他們一同坐火車到了杭州，就在一家依湖旅館住下。此時，天氣正熱，二人整天都在山水之間，徘徊避暑。就是到了夜深，有時也在湖邊散步。這一天下午，下了一陣急雨，到了薄暮，天空依然晴朗，一鉤新月，由樹杪上直擁上天際。天上一片雲彩也沒有，蔚藍的天空，懸着半面明鏡，那亮晶晶的影子，直落到湖心裏去。湖上的晚風，由水面吹到岸上，涼颼颼的，十分爽快。太湖和小香二人，在湖濱路上，並肩踏月，走了一程子，同在一張露椅上坐下，談着從前二人的戀愛史，甚是有趣。因為談得有趣，二人也就忘了是什麼時候，只管向下談着。到了夜深，月色已經西沉，有點金黃色了，四週納涼人的聲音，也是漸漸沉寂，只有這湖邊公園深草裏唧唧的蟲聲，向空氣裏伸張，將二人靜默的態度，加以突破。同時，太湖的態度，更是鎮定，以探聽這夏夜的夏聲。正在這樣領略之間，忽然有一片笛聲在身後半空裏響將起來。那笛聲吹得悠揚婉轉，音調十分的流利。小香道：呀！這笛子吹得真好，不要是桃枝姐吹的吧？太湖道：你不要見神見鬼了。笛子洞簫那個不會吹？怎麼一聽聲音，你就知道是桃枝？小香道：這是有原因的。這笛子吹的是滿江紅，是個老調子，除了

桃枝，簡直沒有第二個人吹過。而且桃枝吹這個調子，喜歡耍腔，耍得非常好聽。現在這個吹笛子的，也和她那一樣耍腔，天下不能有那樣巧的事，所以我疑心是她。太湖道是她又怎麼樣？這種人，她好意思見我，我還不好意思見她呢。小香究竟和桃枝感情不錯，現時在蜜月，又不願違拗了丈夫的意旨，一定和桃枝辯論，因此倒默然了。太湖見她默然，又怕招引了新夫人的不快，便笑道：「既然你斷定了這個吹笛子的是桃枝，我們不妨到那吹笛子的地方去聽聽看，若是桃枝真在這裏的話，你可以去拜訪拜訪她，和她談上一談，那也沒有多大的關係。」小香笑道：「設若真是她的話，見了她，對她說些什麼？」太湖道：「我根本就不見她，爲了我我去見她，我只算是陪考的，似乎不必說什麼了。」二人說着話，已經慢慢走到了笛子聲附近。擡頭一看，卻是旅館中一角月樓，靠了欄杆，有個女子坐在椅子上吹笛。這種形式，更讓小香疑心了。小香低聲笑道：「不管是與不是，讓我冒叫一聲試試看。」因用平常的聲音，對樓上叫道：「桃枝姐，樓上的人，正把笛子吹得有意思，這一聲並沒有聽清楚。」小香見一聲沒有聽到，第二聲更提高了嗓子叫出來。只這一聲，笛子突然停住，樓上人問道：「那一個？」小香道：「呵！是桃枝姐。」桃枝姐你聽不出我的聲音嗎？是我呀。」桃枝道：「小香，你怎麼會到杭州來了？」上樓來罷，我住在二十四號。小香低聲和太湖道：「我們去嗎？」太湖到了此時，總不忍過拂新夫人的意思，只得點了一點頭。小香究竟是姊妹情重，那裏忍耐得住，得了太湖的同意，立刻就走進旅館，直找二十四號。太湖既來不及阻止，自然是在後跟着。在電燈下三人一會面，桃枝站在房門口，卻突然向後一退，帶了吃驚的樣子道：「原來是李先生。」太湖笑着點頭道：「小香一定要見你，我也不便攔住。」桃枝一看他們這情形，心裏就全然明白。因笑道：「就是你二位同到杭州來的小香，笑道是。」桃枝由小香身上看到太湖身上，微笑着道：「那末，大可恭喜的了。」太湖站在房門口，卻不肯走進來，笑問道：「就是李老板一個人住在這裏嗎？」桃枝點頭道：「你只管進來，正是只有我一個人。」我現在遇事都公開，縱然不是一個人，你進來也沒有什麼關係。說着，向他連連招了幾下手。太湖看了這個樣子，只得走進來，這房間很

小，不是上次那家旅館裏，那種排場了。在燈下看看桃枝的臉色，顴骨隱隱現着臉瘦了許多。身上穿了一件淡青舊紗長褂，更陪襯得很是憔悴可憐。她踏了一雙細草的拖鞋，走路似乎一點氣力沒有，見人勉強笑着，把那雪白的牙齒，露得更多一點了。太湖看到她心裏的憂悶隱隱都在眉峯眼角，和上次見着她那種高興的情形，完全是兩樣了。小香走上前，緊緊握了桃枝的手，搖撼了幾下，然後二人手搭手一同在軟椅子上坐下。太湖目光在屋子週圍看了看，也就在對面椅子上坐着。小香是個不會說話的人，肚子裏有許多話要問，又不知從那一句話問起，只是看了桃枝。桃枝雖然有話可說，覺得這裏面曲折太多了，也不知從那一句話說起。太湖呢，他不知道桃枝現在是如何一種環境，也不便問，因此三個人默默相對，都不說話了。桃枝笑了一笑，接着又皺了一皺眉毛，歎口氣道：我現是得樂且樂，我完了。小香望了她的臉色，遲疑了許久道：你寫信給我，你還說你很好呀！怎麼突然消極起來哩？桃枝望了他夫妻二人，長長的歎了一口氣道：噯！一言難盡。太湖道：我又要多兩句話了。李老板你見怪不見怪呢？桃枝搖着頭高聲道：不見怪，你說罷。太湖望了一望小香，小香卻向他皺着眉毛，太湖只得又默然了。桃枝向小香微笑道：你又賣什麼關子呢？就讓他說罷。李先生你只管說。說時，將腳在樓板上點了一點，表示她的決心。太湖微笑道：這大概是不要緊的了。李老板，我問你一句話，你那天約着我旅館裏來談話，怎麼不辭而別呢？桃枝道：不必你問，我也知道你會怪我的。這不是我要走，是人家逼着我走的。然而事實上並沒有走開。杭州，不過是掉了城裏頭一家旅館罷了。我那個日子，圖着萬載青長得漂亮，有眼無珠，非嫁他不可。那裏知道早有了未婚妻，而且還有個愛人，在我掉旅館的第三天，他的未婚妻，追蹤追到旅館，三當面開談判。據她說，她還不知道是我，以為是萬載青另一個愛人呢。她倒很文明，當面問萬載青，這三個女人之中，你究竟愛那一個？你猜他說一句什麼話，他說那倒無所謂。他的未婚妻便板着臉說，愛情這樣重大的事情，怎麼會是一無所謂。不行，你得說一句，究竟愛我不愛？這很容易辦，愛是一個字，不愛是兩個字，難道這種話，你還不

會說嗎？他讓他未婚妻逼得無奈，何到底說了一句。當然是愛你。她就對我笑着說：李女士，你聽見沒有？我氣極了，就問萬載青爲什麼偷着和我發生肉體關係？他不但道歉，倒說我並不是處女，那沒有關係。我氣極了，拿了茶碗，就砸他，他逃跑了。倒是他的未婚妻告訴我，她父親是個師長，所以萬載青心裏不愛她，口裏也不會說的。她也看透了萬載青爲人，決不嫁的了。我這一氣，氣丟了半條命，不但不好意思回南京，而且也不好意思見萬有光。我只得打發我孀娘先到上海去，看看有什麼機會沒有？如有機會，我只有到上海去找出路的了。我身上還有幾個錢，我暫在杭州住幾天，樂上一樂罷。真是巧，偏又遇到了你二位。太湖笑道：現在你不登高山，不現平地，你可以知道水村待你不錯了。桃枝微笑着道：大概除你外，男子都是這樣，見一個愛一個的。太湖道：水村也是見一個愛一個嗎？你有什麼證據？桃枝指着小香道：不用我說，你問她，她知道。小香不待太湖去問，連搖着手，站起來道：這是一個絕大的誤會，我說的那個姑娘，和于先生沒有什麼關係，是他朋友莫先生的愛人。我以前也不明白，這次太湖在南京和他們照了幾張相，而且有合影的，這就很可能以作爲一個證據了。桃枝頭一偏道：真的嗎？太湖道：怎麼不真？你假如不信，可以到我們旅館裏去看他們照的相片。桃枝聽了這話，倒心裏軟了一大半。太湖也明白了這件事誤會的經過，因把新野與丁二姑娘兩人認識和戀愛的過程，詳細說了一遍。桃枝越聽越對，全是自己的錯，到了最後就問道：既然是我錯了，我也不去怪他，爲什麼他對我的態度，那樣的冷淡呢？太湖道：這或者還是你的錯吧？那時候，你天天追着在萬有光，不但老子看了，心裏不受用，就是我事外之人，看了也是不願意。小香臉一紅，向他低聲道：這過去的事，還有什麼可說的。太湖一想，果然這事研究起來，是不免牽涉到夫人身上去的。這也只好不向下說了。桃枝到了這時，又是不說話，沉鬱着臉色，只管低了頭，久而久之，忽然哇的一聲，哭將起來。這一聲哭，不但小香不解所謂，連太湖也莫明其妙。她卻執着小香的手道：妹子，我是怎麼好呢？小香被她握手，也說不出所以然來。還是太湖插嘴道：事已作錯了，那也是沒有法子挽回來。

的。現在只有大家想法共圖補救。水村那個人雖然個性很強，只要說出一個理由來，他沒有什麼不心服口服的。你現在且說願不願和他言歸於好？桃枝垂着淚，卻是許久不能說話。小香道：無論多難的事，都有一個轉圜的法子，難道像你和于先生那樣要好，他就能堅持到底，硬不和你和好嗎？桃枝道：不是那個問題，我自己糟踏自己，糟踏到了這種樣子，我那有臉去見人呢？太湖道：那不成問題，彼此只要相交以心，愛情是不應當在形式上去追求的。桃枝也沒有多話說，只是低頭不語。太湖和小香又勸解了一回，因為夜深了，只得告別回自己旅館，約了明天再來會晤。到了第二日，太湖小香再去看桃枝，桃枝已經走了。茶房問明了太湖姓李，就交了一封信給他。太湖拆開來看，上寫是：

太湖先生：你們回旅館後，我想了一夜，實在不對。我只有趕快到南京去，投在水村的懷裏，向他去懺悔罷。我孀娘若是今明到杭州來了，請你告訴她。香妹不另。

桃忽上

太湖和小香不免又議論一番，覺得她作事，真任性極了。但是這事在桃枝看來，實在不是任性，只是滿腔對不起水村的念頭，要去和他陪罪就是了。她坐了通車到達南京，在垂楊旅舍歇了一晚，次日起了一個早，便坐了人力車，直向夕照寺而來。下車之後，穿過竹林子，首先看到梁家門外，已經老綠油油，所有高高低低的瓜棚豆架，都被那肥大的葉子，遮得密密層層的，只剩了一排屋檐在外，門口那兩棵垂柳，樹條拖得極長，一直拂到地面上來，不多時候，不到這裏面，情形似乎有些變動，然而也說不出有多大的變動，不過到了此地，腳步自然放得慢了。心裏原想屋子裏走出來一個人，然後讓那人引了進去，但是靜悄悄的恰是沒有人出來。就是在這個時候，乒乒乓乓，有一種絲絃聲送入耳鼓來。桃枝想起來了，這正是莫新野在這裏彈琵琶。聽了琵琶聲，就想到從前幫助他當場拍賣琵琶的一件事。那個時候，自己不但愛于水村，而且對于水村的朋友，也是很好的，現在和水村鬧得愛情反背，而且他的朋友，也是多半不滿意我，這都怪自己閱歷淺，作事不肯考量，而今反倒要向

人家去陪罪。陪罪固然是不成問題，但是人家受理不受理，卻也不知道。一個女子爲了求一個愛人，應當如此嗎？這樣沉沉的想了一會，依然站着不知進退。轉身一想道：爲了愛情，人家性命都可以犧牲，又何況其他。就算陪罪是一件侮辱，是向愛人陪罪，並非和別人陪罪，又要什麼緊。只是一層，這裏人不止一個，有點難爲情。心裏想着，腳下慢慢的走。繞着這裏的菜地，轉了兩個灣，已經走在一架瓜棚前，這琵琶就是瓜棚下發出來的，料着新野坐在這裏，他看見了，可以引見水村的了。她正如此想着，及至擡頭一看，又讓她爲難起來。原來新野穿了西服褲子，上身套着短袖襯衫，坐在瓜棚下一個木樁上，背對了來路，彈琵琶。從前遇到的那姑娘，斜着身子站在她面前，兩手只搓擲着她繫的一條圍襟，看了新野微笑。桃枝雖然整個的身子在瓜棚外露出來，然而這兩人都不會看到。桃枝呆了許久，等不着人家的視線移過來，只得放重了腳步走向前去。那姑娘正是丁二香，直等桃枝走到身邊，她纔看見，將嘴一努道：嘿！不要彈了，來了人了。新野連忙放下琵琶，回轉身來，呵呀了一聲，然後纔叫一聲李老板。桃枝臉一紅，點了點頭，自己強自鎮定着，向新野笑道：莫先生，你想不到我再會到這裏來的吧？不但是你呀！連我自己也是想不到呢。說到這裏，頓了一頓，纔低聲道：水村在家裏嗎？這六個字，聲浪非常之低，低得幾乎讓人聽不出來。不過新野已經領會了她的意思，躊躇着道：你有話要和他面說嗎？桃枝道：我由杭州趕回來，特意來找他談幾句話的。新野且不答覆，向桃枝渾身上下，打量了一番，因道：水村的性情，大概你也知道，現在梁先生回來了，梁太太也在家，我把梁太太請出來，先和你談一談，你看好不好？桃枝心想，于水村賣畫出了名，人也搭起架子來了。我是既來之，則安之，就聽便罷。因之點點頭道：那也好。我索性到竹林子外面去等着，說時，先向竹林子外走。在竹林子裏站了片刻，只見屋子裏跑出來一個人，不是梁太太，卻是水村，好像他是迎上前來了。這讓她一喜，心裏倒有些砰砰跳。然而水村之來，究竟是不是趕着來歡迎她呢？這又是個問題了。

第三十四回 交絕轉圜時登山痛哭 情參還壁後拍手驚呼



枝真不料水村還是這樣的熱烈歡迎，居然會搶着跑了出來，便笑着向他點頭道：「想不到我會到這裏來吧？」水村慢慢走近，臉上卻板得無一點歡愉的顏色，因為桃枝和他笑了，他纔勉強笑了一笑，點頭道：「果然的，猜不到李老板還會到這窮人窠子裏來。有何見教呢？」桃枝見水村這種神氣，和剛纔自己所揣想，已完全不對。本來人家受了無限的委屈，現在人家要出一口氣，自己也情有可原，因之將自己的脾氣按了一按，笑道：「窮人窠子，這個名詞，現在有點不符實了。水村道：不錯，現在我們比較有點辦法，能混到兩餐飯了。不過比起銀行家來，那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窮人窠子這個名詞，在別人面前不能說，在你面前，是可以說的。你不能說我這是客氣話吧？」水村也是穿了短袖子襯衫，露出兩隻光手臂，右手臂上一彎染了些紅綠顏色。他將兩手臂環抱在胸前，半側着向了桃枝，頭微偏着說話。一種不屑的態度，就表示到了極點。桃枝如此有閱歷的女子，如何看不出來。她雖十二分的能忍耐，漸漸也有些生氣了。於是收了笑容，正色道：「于先生，無論如何，我們還是朋友吧？一個朋友來特意拜訪你，這一點意思，總是不壞的，何必這樣的不客氣呢？」水村聽了這話，還不會答覆，梁太太已由屋子裏追了出來，一路向桃枝招着手道：「李老板，爲什麼站在那裏說話？請到裏面去坐罷。」桃枝只好拋了水村，來迎着秋華說話。因道：「我也很願進去看看的，只怕有些冒昧。」秋華握了她的手道：「笑話了。我們又不是面生朋友，早是不分什麼彼此的。了。怎麼倒突然生疏起來？」一面說着，一面牽着桃枝向屋子裏走。桃枝到了此時，當然不能拒絕主人翁的邀請，就一同跟她走進去。到了屋子裏，桃枝先向秋山問了一問病狀，然後在外邊屋子坐了。秋華泡了茶，擺着瓜子，陪了她坐着，只談些不相干的閒話，絕對不提到她本人身上的一件事。桃枝本來是要把自己對水村的事，解釋解釋，但是看秋華那種意思，極力的避

免，自己若堅決說了出來，未免太俯就了人家，面子有些難堪。因之也就跟着她閒談，不提到正事，彼此閒談了許久，不見水村到裏面屋子來，連莫新野也不會來。心裏想着，這就怪了。我特意來拜會他們，他們固然該見我，就是我隨便來的，既然見了我，也應該敷衍我一下子。你不見我，我不能干休，倒要見見你呢。因向秋華道：剛纔還看到水村的，現在出去了嗎？秋華想了一想，笑道：是呀！你來了，怎樣不和你談一談呢？我去把他找了來罷。他說着，於是親自走到前面去尋水村。去了許久，水村在身上罩了一件大褂，隨着秋華的身後走來了。秋華笑道：于先生趕一張畫，耽誤了一些時候，不然，他也早就來了。桃枝起身笑道：自然，于先生向來就是用功的，現在更當用功了。水村對於她說一句話，不謙遜，也不承認，隨便就在她對面，一張椅子上坐下了。桃枝看了他，心裏就轉念頭，這要說一句什麼話纔好呢？她不說出話來，水村也不說什麼，見掉上有茶壺茶杯，自拿起茶壺，向杯子裏倒了一杯茶，端起來慢慢的喝着。秋華見彼此都不說話，形式大僵，只得從中湊趣道：朋友都是這樣的，只要有相當的日子不見面，就生疏得多了。桃枝笑道：相當的日子，這句話倒大有伸縮的餘地，究竟要多少時候，纔算是相當日子呢？水村道：這難說，十年八年，固然可以說是相當的日子，就是三天兩天，也可以說是相當的日子。這一層是要看各人的情形而論的。桃枝笑道：照這個樣子說，我們是到了相當的日子了。水村道：可不是？你沒有這種感想嗎？桃枝道：這樣子說，你是以爲我發了財？水村道：你以爲你沒有發財嗎？我不知道除了銀行家而外，要算是誰有錢的了？桃枝道：那末，你以爲我是個銀行家？水村道：你雖不是個銀行家，當然和銀行家有些關係。若是和銀行家沒有關係，怎麼會和銀行家一路到杭州去旅行呢？桃枝聽了這話，雖然依舊鎮定着，然而臉上禁不住發生一些紅暈，便道：你所知道的，就不過如此嗎？還有別的事情沒有？水村道：自然是知道，銀錢也是買不動你，終於是嫁了一個美貌郎君了。不過這樣的跳槽，卻不是個辦法，我以朋友的資格，敢向你進一句忠告。桃枝的臉色，由淺紅變成深紅，現在更變得連頸額都是紅的了。她定了一定神，眉毛一揚道：多謝

你的忠告了，不過跳槽兩個字，似乎不是朋友應當說的。水村也冷笑道：我覺得我這話還客氣之至呢。君子絕交，不出惡聲，我向來是抱定這個宗旨的。說着，兩手扶了棹子，突然站將起來，有個不願意向下談，而要走的樣子。桃枝也站起來道：哦！你是要和我絕交。本來我的意思，是想把我一肚皮的心事，和你解釋解釋，你一句也不容我說，就向我冷嘲熱諷起來。交朋友是彼此往還的事，有一個人不願交朋友，那個人死命的要攀交情，也是枉然好，我們……說到這裏，用一個手指頭，蘸了一點茶汁，在棹面上劃了一大橫，作爲彼此隔開的一種象徵。水村臉色也紅了，一句話也不說，身子一轉就走開了。這個時候，桃枝真是心裏放出了電流，通到兩隻眼睛內，眼睛內兩包眼淚水，拚着它的力量，要向外奔放。但是自己想明了，假使這兩包眼淚水要滾了出來的話，便是向水村投降，因之極力的忍耐着，板了面孔，不讓人看到有一點不堪的樣子。倒是秋山睡在屋子裏牀上，聽到水村所說的話，又見他在窗子外一閃，料得桃枝會有些不堪，便臉向着外叫道：秋華，你請李老板到屋子裏面來坐坐。桃枝倒不用得秋華相引，自己一掀簾子，走了進來，向秋山一點頭道：梁先生，你的病好些了嗎？秋山點頭微笑道：好多了。剛纔我聽到水村所說的話，實在有些不對。不過他就是這種脾氣，過了身，他就會明白過來的。桃枝笑道：明白過來，不明白過來，那有什麼關係，我總不能強制一個朋友，一定和我交朋友。梁先生，你保重罷，我們下次見罷。說畢，也不待秋山加以挽留，自行走了出來。她走的是非常之快，秋華在身後追着，要送她一程時，她已走到小竹林子裏去了。秋華想着，沒有追着送人之理，也只好站在大門外望望而已。桃枝來的時候，坐在人力車上，一路總算是有一個伴侶。現在這平巒小道之中，卻是一個人了。一人走着，向前後望望，並沒有一個人，倒是小道上，有兩隻野鳥，一蹩一跳的找食。這就更見得這地方是很孤寂的了。但是她在氣憤頭上，一切都在所不計，更不知什麼叫着，怕她就引步走向一個山頭，坐在草地上，回頭向夕照寺望着，呆呆的出神，約莫有五分鐘，忽然兩淚向下同流，哇的一聲哭將出來。但是她只哭出一聲之後，連忙舉起手來，將嘴握着，不

讓這哭聲衝破了這寂寞的空氣。自己只是如泉湧一般的，讓眼睛向下流着淚珠。因爲第一聲哭既然忍耐住了，這以後的哭聲，就無論如何，也不許聲音發出來，只是息息率率的，由嗓子眼裏發出那種哽咽聲來。好在這一片荒山上，並沒有第二個人影，由着桃枝如何去哭，也沒有人聽到，也沒有人看見。桃枝一個人，足哭了有一小時之久，並也沒有人勸阻她，直待她自己哭得有些疲倦了，纔止住了哭聲，站起身來，向四週一看，只有那高低的野樹，分立在紛披的長草裏。微微的風，拂動着草木，發出那瑟瑟之聲，一個孤單的女子，站立在這種環境之下，說不出來是一種什麼痛苦。自己長歎了一口氣，慢慢在深草裏亂走下山來，到了人行路上，只見自己穿的長衫，下面粘了許多碎草屑子，和一些短刺，低頭拂了一陣，手上倒讓短刺戳上好幾個窟窿，手指上腥紅點點，有許多小血跡。在身畔抽了一方手絹，用力捏着，把血止住，也就不去想別的法子來掩蓋了。一個人極無聊的走上了大路，纔坐車回垂楊旅舍來。到家以後，看看屋子裏東西，卻是孀娘到杭州去的時候，收拾過一番的。從前手邊所零用的物件，都收到箱櫃子裏去了。昨天回來，並不感到怎樣，今天一看，便添了無限蕭條的意味。走進房來，倒在牀上，將手上拿的手絹，向旁邊一拋。只這一拋，倒吃了一驚，原來一條白手絹上，斑斑點點，染遍了血跡，幾乎有大半條手絹，都是紅色的了。所幸手上那些刺眼，倒一齊塞死了。也就不再流血了。然而這個時候，她一顆心已是粉碎了，手上有血無血，那裏管得着？順手拉過一個枕頭，塞在脖子下，只管哽咽個不住。和她同在六朝居唱戲的朱玉娥，也是住在垂楊旅舍的。她看見桃枝昨天回來了，正疑心她發了財了，何以一個人回來？今天早起，又不見桃枝的人影，更是疑心。及至桃枝回家進房睡覺去了，再也忍不住了，便悄悄的溜到她房門口來。一見她橫躺在牀上，倚枕痛哭，更是嚇了一跳，連忙跑進房來，推着她的身體道：桃枝姐，桃枝姐，你這是怎麼了？桃枝一伸手要取那手絹，看到了全是血跡，又將手縮回來了。朱玉娥道：呀！那裏來的這些個血跡？桃枝垂着淚，在枕上擺了擺頭，玉娥看那樣子，知道她滿腹牢騷話都說不出來了，便道：我看你回來，精神是很好。

的，這是那個給了你氣受，你哭成這個樣子呢？桃枝哽咽道：沒有那個……我自作自受罷了。玉娥握了她一隻手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你何不告訴我，我們大家和你想個法子。桃枝突然坐了起來，笑道：大家想法子？這件事是大家不能想法子的。一面擦着眼淚，一面想道：我倒有一件事要拜託你。玉娥道：只要是我辦得到的，我一定辦。但不知是一件多大的事？桃枝道：我又不是一个糊塗蟲，要你去辦的，當然要你辦得到的纔說。我這櫃子裏頭，收下了一大細畫，我現在要送還人家，想存在你手上，我寫信叫那個人來取。玉娥道：這是一件極容易極平常的事，說出來就是了，何必還要先聲明一下子再說出來？桃枝道：這也在於各人的眼光不同，你覺得我這件事稀鬆，在我看起來，也許是特別的重大，所以我先要聲明一句。玉娥道：畫這樣東西，既不能吃，又不能喝，也不能穿，我要它何用？既是你很鄭重的交給我，我自然小小心的看着。桃枝道：只要這樣說，那就好辦了。於是打開櫃子，拿出一個布捲筒交給玉娥道：我怕把畫損壞了，布裏頭還包了一層油紙。等那個人來了，你就把這個原布捲子交給他就行了。玉娥道：你說了許久，這個人是誰，我認得嗎？桃枝道：你自認得，就是你們所說他是我的愛人，那位子水村先生。他究竟是不是我的愛人，大概你們可以知道。玉娥聽了這話，心裏纔恍然大悟。原來她把這些畫拿出來，是和這位子先生翻了臉。若是代她轉送東西，倒未免有點幫助桃枝的意思了。因之手裏雖然接着了東西，臉上卻現出了一些躊躇的樣子。桃枝道：你怎麼樣？怕擔任這一分擔子嗎？玉娥笑着搖了一搖頭道：這倒不是爲了這一層，只是……說到這裏，以下她無話可說了。桃枝道：你還不是怕擔任這一分重責嗎？你放心，不要緊的，我會寫信告訴他，把話說得清清楚楚的。玉娥拿了畫在手上，只管沉默着，不能夠答覆出來。桃枝笑道：你只管放心，我決不能爲了這一點小事，連累你受罪。你和我交朋友，也有不少的時候了。當然可以相信我，不是一個害人的人。玉娥謙遜了幾句，也就不能向下再說了。到了這時，桃枝已經沒有一點憂愁之色，倒邀着玉娥出去，吃了一頓晚午飯。在當天晚上，她又坐了到上海去的夜車，離開南京了。玉娥聽了

她的話，果然保持着那布捲的原封，不肯透開來。到了第三日，上午八九點鐘，果然旅舍裏的茶房跑進來報告，說是有位于先生要見。玉娥就知道是于水村來要那捲畫稿來了。於是先夾了那捲畫迎了出來。水村正站在進門的過堂中，一見一個女子先夾了東西出來，便知道桃枝信上所說的朱玉娥了。因先點着頭道：「朱老板，我是李老板寫信叫我來的。」玉娥道：「我知道了。」桃枝姐臨走的時候，交給了這一包東西，讓我轉交給你。說着，兩隻手就將布包遞到水村手上去。水村接了布包捲，且不看裏面，只向脅子一夾，停了一停，看着玉娥的臉色，突然微笑道：「李老板就是交下這包東西來，並沒有說別的話嗎？」玉娥道：「她晚上走的，我唱戲去了，並不知道。」水村又停了一停，微笑道：「她沒有什麼表示嗎？」玉娥道：「表示是沒有。只是回來的時候，哭了一頓，在牀上丟了一條染着許多血跡的手絹。」玉娥在衣袋裏一掏，掏出那條有血跡的手絹，交給水村。他先吃一驚道：「呀！這些血！然後接着手絹道：「是那裏來的這些血，她碰破了那裏嗎？」玉娥道：「我看她是割破了手指頭。」水村道：「怎麼把手指頭割破的呢？」玉娥正要答覆這一句話，裏面有人吆喚，她說聲對不住，已經走進去了。水村一時憂恨交集，卻不知從何說起，在這門口也站不住了，夾了那一捲畫，連忙回夕照寺去。因為包得很緊，在路上來不及打開來看。到了家之後，將布包趕快打開，發現了油紙，展開了油紙，纔看到是自己的畫稿，又吃了一驚。再將畫稿一張一張清理出來，完全是自己放在各書紙店裏寄售的。有些畫稿後面，還貼有小紅紙條，上面寫明寄售的店名。哦！這可以明白了，一定是她在各書紙店裏收買去的，怪不得會有一家書店說，是個女子收買去的了。那末，其餘各書店，當然也是如此。這樣想着，在家也坐不住了，復身走出門，向以前寄售的各家書紙店去探問，果然所說一致，都說是一個青年女子收去的了，再問問那女子的形狀，和桃枝的貌相，果然差不多。這樣看來，決定是她。否則天下沒有這樣湊巧的事，總是一個年貌相同的女子把畫收買了去。這一定是桃枝看我很窮，纔把自己犧牲色相換來的錢，暗中來救濟我。這種苦心，待我真不錯，但是我卻糊裏糊塗，一點也不知道，真是辜負人家一片好心。

了。水村得了這個消息，回家之後，也不告訴人，也不看書，也不作畫，端了一把涼榻，放在瓜棚後靜靜的躺在上面。太陽已經是偏到西邊去了，大半邊蔚藍色的天空，浮着幾片薄雲，讓風吹着，在半空裏移動，看去一座雲山，一會兒工夫，變了獅子，一會兒又變了美人，一會兒又變了樓閣，那雲彩的形式，只依着心裏的幻想去變動，水村心裏想着事，眼睛看着雲彩，已不知身在何所了。這樣的躺在涼陰地裏，田野的東南風吹在身上，徐徐不斷，一點汗也沒有，所以也不知道天氣炎熱。整整的睡了兩個鐘頭，身子也不會動上一動。莫新野原以爲他在這裏睡午覺，不必去驚動他，自己拿了一本書，也坐在瓜棚外看。正自把書看得有味，只見水村忽然由睡椅上跳了起來，拍着手道：我就是這樣子辦！我就是這樣子辦！當他如此一跳，新野正用手掀着一頁書，他嚇得身子一顫動，嗤的一聲，撕下一頁書來。連忙站起來問道：你這是怎麼了？什麼事決定這樣辦？水村一回頭，看見有人，在身邊，纔笑起來道：我想一件事想出了神，不知道你在身邊。對不住。新野笑道：這倒無所謂，對得住對不住，不過我要問你一聲，有件什麼事，你會這樣想出了神，難道還是爲了李老板嗎？水村默然着。新野道：那一定是的，你既是如此想她，爲什麼前幾天又和她決裂起來呢？水村歎了一口氣道：春蠶到死絲方盡。我今天決計走了。新野聽他忽然說到一個走字，倒有些莫明其妙，便問道：你要走，那裏去？現在還不能滿意於南京嗎？水村於是將這個走字解釋一番，新野也就恍然大悟了。

第三十五回 填海有心人追芳跡往 負荊無術函約怨聲回



時，于水村把今天所經過的事，對新野說了，因道：我仔細想想，我和桃枝彼此都有誤會。但是誤會由何而起，誤會到了何種程度，我都不得而知。我必定要把她找着，彼此披肝瀝膽，把話都說出來，纔可以把我心裏這個大疙疸解除。假使是我得罪了她的話，那不成問題，我一定向她陪

罪。若是她對我發生了什麼誤會，我自然可以原諒她，交情恢復不恢復，那是另一問題，但是必定要大家見了面，說明這是一場誤會，我的心裏纔可以安定。新野道：這樣說，你是要追到上海去。水村道：是的，我要追到上海去。而且今天坐夜車走。新野笑道：果然如此，你是何苦來。前天你在此地，和她見面，從從容容來說一番心事，那就什麼也解決了。何至於現在來放馬後砲呢？水村歎了一口氣道：原是我識見淺，沒有涵養，所以逼得她走了極端，要不是如此，我又何必下決心跟着到上海去呢？這裏頭最令人難過的，就是她還有一方血手帕交給我，我不明瞭這是什麼意思？是她另有什麼血書呢？還是憑這方手帕就作爲紀念的意思呢？這一層，我也要去問問她。新野道：你問那個朱玉娥就是了，何必還要追到上海，親自問她？水村道：這也不過其小焉者也。我覺得不見她一面，心裏不安。假如她是自殺了，我良心上怎樣過得去？這個血手絹，總是令人心裏不能放下的一件事。你想，她要送我東西，大的，小的，硬的，軟的，什麼也可以送，何以偏偏送我一條血手絹？新野被他一解釋，也想到這件事的可疑，因躊躇道：果然如此，我倒也贊成你到上海去一趟。不過她爲你，並沒有什麼損失，似乎不至於犧牲性命，來幹一下子的。水村道：她爲人，個性很強，這話也是難說的。新野對於他這話，卻不能再去加以反駁。水村也就不再解釋，又在睡榻上躺着。到了吃晚飯的時候，水村把這事重新提起，秋山夫婦都說是他作得太絕情了，可以到上海去一趟。只是上海地方很大，一個三四百萬人口的商埠，你卻到那裏去找一個李桃枝呢？水村道：雖然她沒有留下上海住址，但是有線索可尋，只要到六朝居去一打聽，總可以知道她上海的家在那裏。萬一不然，登報也要把她訪到。水村去的意思，如此堅決，大家更只有助興的。水村忽忽的吃過了飯，就帶了一個小提箱到六朝居去，打聽桃枝的下落，然後直接到下關，坐夜車到上海來。到上海的第一件事，住下旅館，第二件事就找桃枝的寓所了。因爲在南京已得了詳細住址，就照着去尋找，到了那裏，是一個三等弄堂，一個兩樓兩底的屋子，棹面大的天井裏，讓自來水，溼了一大片，洗衣檯子，洗衣盆，晒衣繩子，破簍子，破椅子，佔去

了大半邊，簡直沒有下腳的地方。正面屋子外堆了一堆木柴，屋裏兩張牀鋪，夾住一張棹子，地板上一張小矮凳子，撒了許多菜葉，有一個男子坐在牀鋪上架腿拉胡琴，一個女子披着乾頭髮，敞了衣襟上的鈕扣，拿了東西在手上吃。水村想，看了這屋子的陳設，和屋子裏的鄰居，並可以想到這裏環境如何，這樣的地方，她如何可以住下哩？他走到大門口的時候，不由得向後一退，人都呆住了。那個吃東西的女子，就首先問他是找那個的？水村告知了來意，她笑道：她們發財了，租了好房子住了。水村道：是什麼時候搬走的呢？那女子道：是昨天搬走的。水村道：搬家也不見得就是發財。那女子道：她嫁了銀行裏一個行長了。水村聽了這話，半晌作不出聲來，呆站在門口。那女子道：你要打聽她的下落，那也很容易，你只要到姓萬的那銀行裏去等着，跟了他的汽車走，你就會知道的了。他還少得了？天天到小房子裏去嗎？說畢，她微微的一笑。水村受了她這一聲冷笑，猶如讓她將尖刀在心裏刺了一刀一般，在這裏已是站不住了，立刻掉轉身來，就回旅館去。一路之上，經過繁華的馬路，看那百貨商店中所陳列的東西，雲霞燦爛，馬路的汽車，如魚穿梭，遊戲場裏的音樂，高拂雲漢，心裏念着，上海這些事情，那樣不是引誘人的，被引誘的人，誰又不願意得着，只要可以得着，在自己受着一點犧牲，那又算些什麼？這樣看起來，桃枝要到上海來尋丈夫，到了上海，要嫁一個銀行家，這有什麼奇怪呢？在人力車上，一路想着，到了旅館裏，便躺在一張沙發上，還是靜靜的凝想，自己原來不吸香煙的，現在感受到萬倍的無聊，也叫茶房拿了一盒香煙來抽了一根，抽完着，又抽一根，不知不覺之間，把一盒香煙抽去了一大半。平常吸完一根香煙，便感覺腦筋脹痛，現在一直吸了五六根香煙，還並不覺得心裏怎樣難受，還是自己警戒着自己，可以不必再吸煙了，聽到房外有個賣報的，叫着大小報的名字，由遠而近，便花了兩角錢買了一疊小報來消遣。翻了幾張，忽然一個女人的相，射入眼簾，清清楚楚的，可以看出來不是別人，正是桃枝。那相的前方，有一行木戳題目，乃是白門歌后下嫁記。文中大意，說是桃枝已經到了上海，要嫁一個銀行中人作小星，現住在春風旅舍四層樓。

八十一號，其父母正部署行宮，一俟就緒，即當遷入。水村住的，正是春風旅舍三樓，彼此只相隔一層樓，卻到旅館外四處去打聽，正是舍近而求遠了。丟下了小報，一起身出了房門，就向第四層樓走。這第四層樓，由八十一號房間去的路，是一條長長的甬道，水村站在甬道的這頭，遠望着那一頭，也不知那一個房間是八十一號。待冒昧走上前去，怕對面遇到了桃枝，及桃枝要嫁的人，彼此都不好意思。然而不向前去，又怎樣去見她呢？正自這樣的徘徊着，一個茶房看他形跡可疑，便迎上前問道：先生，你是找那位的？水村頓了一頓，點頭道：我住在三樓念四號，這裏八十一號，是不是住着一個姓李的茶房？他看了一看，答道：是的，是位僮客，你先生認識她嗎？水村道：認識的，而且我們是很熟的朋友。她現時在房間裏嗎？茶房道：出去買東西去了。水村聽說桃枝不在家，膽子便大了起來，索性放開腳步，走向前去。到了八十一號房門口，還停住了腳，仔細看了一看，然後仍由原路下樓。茶房問他貴姓，他想了想，說是回頭再來罷。自此水村不出門了，只在旅館裏坐着，坐到了一個鐘頭，心想，若是桃枝是出去買東西的話，這個時候，應該回來的了。再去看看，想着，走出房門來，手向後反帶着房門，又轉了一個念頭，還是不去的好吧？我寧可寫一封信給她，讓她來找我。於是又推開房門，再回房間裏來寫信，將筆墨紙都擺到了棹上，情不自禁的，又拿了一根香煙抽着。心裏可就在轉着念頭，這信應當如何去措辭？把一根香煙抽完了，依然不知道要怎樣去下筆。因為要寫得簡單些，怕桃枝看了，會不明瞭來意，要寫得詳細些，又怕這封信落到旁人手上去了，又給桃枝老大的不方便。想來想去，還是把話向她當面說明的爲妙。如此一轉念頭，不要寫信了，第二次再走出房間來。這回是下了決心了，心想，她不是嫁了萬有光嗎？我和桃枝認識，萬有光也是知道的，我就讓他看見了，也不過說我是他手中敗軍之將，將我申斥一頓，那末，我再認爲失敗一次得了。又屬何妨呢？於是放開腳步，一直走向第四層樓去。當他走到第四層樓口的時候，只見一個男子，陪着一個女子在甬道口上一閃，那個男子不會去仔細認清是誰？那個女子可看清了，正是桃枝。也不知是何緣故，自己

一見之下，趕快就將身子向後一縮，這裏是扶梯口，有一個轉灣的牆角，牆角外一直過去，乃是電梯口。只聽桃枝笑語聲經過牆角，向房間裏去了。水村一想，這個時候，要去見她，未免不識相，還是退一步，於是又退回屋子裏去。一看棹上筆墨紙都擺好了，就是差自己寫。自己一頓腳，忽然自言自語的道：我這人也太沒有勇氣了。就是和她見一見面，又要什麼緊？難道真能翻臉說我怎麼樣不成？寫信就寫信，大概不能辦我一件什麼罪？決定了，於是提起筆來就要向信紙上寫。但是只寫桃枝兩個字，便停住了。這以下，稱她什麼呢？女士、老板、君、妹，越向下想，越不對，但是寫着女士二字，也像過分的客氣，不是那種友誼之間所說的話了。那末，簡單就是桃枝罷，不對，這似乎是愛人的稱喚了。於是又將筆擱下，再取一枝香煙，緩緩擦了火柴，緩緩抽起來。不過吸了一二口，突然將煙向棹子腳下痰盂子裏一扔，說：管她呢！便向下寫道：

桃枝女士：我因有許多重要的話，非和你當面解釋不可，特意追到上海來見你。我現住三樓二十四號，希望你回信，許我作一小時的談話。

你的朋友于水村上

這樣寫着，自己看了一看，縱然是落到萬有光手上去，也不見得會發生什麼問題的。於是將信封套好，上寫：呈李桃枝君。註着內詳，信封上所以不寫女士而寫君字，也不解何故，彷彿是信封上寫了女士，就不祕密似的，於是將信揣在袋裏，又拿好了兩塊現洋捏在手上，於是緩緩的走出了門，再上第四層樓。這一次走得更奇怪，不知不覺的，連腳步走得都放輕了，到了第四樓的甬道口，見一個茶房經過，臉先紅了。因為茶房注意了他一眼，心裏想着，不要是他們看到我老向樓上來，有些疑心嗎？倒是那茶房見着他，忽然停住了腳，心裏有些明白。便問道：你先生找那一號的？水村先在袋裏將兩塊錢，一封信，一齊掏了出來，然後低聲道：我是和朋友帶來的一封信，請你送到八十一號。不過……那兩塊錢就遞到了茶房手上，臉上似乎帶了一點笑，意接着道：你等那位李老……不，李小姐一個人在屋子裏的時候，你纔交給她。茶房看了看信封，又看了看錢，將錢和信一齊向短

衣口袋裏一插，說句有數了，點了點頭。水村本來還想交代兩句，一看甬道上又有人來往，這話也就不必說了，掉轉身忽忽走下樓去。到了自己房間裏，心裏忽又發生一種奇異的感想，似乎自己作完了一件什麼事，又似乎自己有一件什麼事沒有安排得好，仔細想着，也就不過是這封信罷了，也就不過這封信的下文如何未能知道罷了。一伸手拿起掉上的那香煙盒子，抽出一枝煙來，接着又將煙塞進盒子裏去，將煙向掉上一拋道：「老在煙上出氣作什麼？我不會到外面去玩嗎？於是戴了帽子，叫了茶房，吩咐說：假如有人送信來，給我收下。有客來，請到我屋子裏去留一個字。茶房看他也不會有珍貴物品放在房間裏，他自己既如此說，也就答應了。水村出到旅館來，在馬路上看看，信腳所之，迷了方向，索性亂走一陣。直走得兩腳有些酸痛，然後坐了一乘人力車回旅館來，已早是燈火滿街了。到了所住的那層樓上，茶房首先笑着迎向前道：先生，有一個僮客坐在你房間裏等你。水村聽着，不由得心裏一跳，覺得桃枝究竟不錯，我寫了一封信給她，她居然就來了。心裏高興極了，臉上自然也會發表一種笑容來。及至走到房門口，將房門一推，不由得身子向後一縮，原來坐在屋子裏，果然是個女人，但是這女人，是秦小香，卻不是李桃枝。小香何以到了上海，到了上海，又何以會找到旅館裏來？這意思是意料以外的事了。驚他這樣身子向後一縮的時候，小香已經懂了他的意思，便笑着站起來道：于先生，你有一點出乎意料以外吧？我是怎樣會到這裏來的呢？水村謙讓着請她坐下，斟了一杯茶送將過去，然後坐下來，首先問了一句道：怎麼着？是秦女士一個人來的嗎？小香微笑着，架了腿將腳尖抖着，默然了一會，只答覆了三個字，你猜哩？水村笑道：我猜嗎？根本上我就不應該稱你作秦女士，應該稱你爲李太太。我在南京，接到你們的結婚啓事，我真替你們歡喜呀！小香笑道：妙極了！我們也住在這家旅館裏，我是在杭州接到了桃枝的信，趕到這裏來的。當你出門的時候，我們正是在屋子裏收拾行李，現在我屋子裏來了太湖一大批客，鬧得太厲害了，所以我避到你屋子裏來。水村這纔恍然，原來是與桃枝的事情一點沒有關係，因歎了一口氣道：人事真是難說，

不料我們在南京的幾個窮光蛋，現在又混到了上海來。但是我呆了一天，已經覺得煩膩到十二分，很有點坐立不安。小香道：是的，我們搬進旅館以後，也是沒有會到桃枝的，很奇怪，我們明明知道她在房間裏，我去拜訪她的時候，房門緊閉着，茶房卻說是出去買東西去了，她特意寫了信叫我們來了，又給我們這大的釘子碰，這是什麼用意呢？水村站起身來，在棹子上把那香煙盒子檢起來，又抽出一根煙來抽着。小香道：我已經寫了一個紙條讓茶房送去了，大概她接着信，總會給我一個回信的。水村微笑道：給不給回信，由着她了。請太湖過來，我們大家談談罷。小香想了一想，道：把他找來談，他也談不出個什麼辦法來，我想還是你在屋子裏靜待好音，讓我們在外面和你想個轉圜的法子。你等着，我去和你看看。說着，她起身出房門去了。小香走到她自己房門裏去了，只見太湖背了兩手在屋子裏踱來踱去，似乎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放在心裏未曾解決一般。小香道：怎麼樣？她有了回信了嗎？太湖搖了一搖頭，眼光卻射到圓棹子的一張紙。小香是不大認識字的，將紙拿在手上，橫豎看了兩看，笑問道：這是她寫的信嗎？信上說了一些什麼？太湖道：氣死人。說了這句話，向沙發上一躺，將腿高高的架起。小香笑道：你也不要一個人生悶氣，有什麼話，說出來，大家聽聽。說着，拿了那張紙塞到太湖手上。太湖接過紙去，皺了一皺眉道：我想，你不知道也罷了，你知道是格外會生氣的小香也挨身在沙發上坐下，側了身子向着他的臉道：你不念給我聽，我心裏就悶得更難過，你不是有意和我為難嗎？太湖看了新夫人的臉色，一手伸着握了她的手，笑道：你不要鬧脾氣，我念給你聽就是了。於是另一隻手拿了信紙念道：

太湖先生：你寫來的字條，我收到了，但是同時于先生也寫了一個字條來了。你二位何以不徵求我的同意，把他引了來？他在南京當了朋友的面，已經和我絕交了。朋友絕交，便是路人，他還來找我作什麼？他說有話要解釋，我不知道有什麼可解釋。我在南京的時候，也是有話要和他解釋，他爲什麼拒絕我哩？我既不能和他解釋什麼，他也不必和我解釋什麼，這是很平等的一個辦法，叫他不必再來打擾，破壞我和別

人的感情。你就對他說，我恨他，我恨極了他，也就不再寫信給他了。我的脾氣，小香妹是知道的，我這樣直言，就是我心裏並沒有別的怨恨，請你原諒了。

萬李桃枝拜上

太湖念完了，緊緊捏着小香一隻手，望了她的臉道：你聽聽，應不應該生氣？小香皺了眉許久，不言語。太湖道：你說，這是不是可氣？水村原是他自己來的，與我們有什麼相干？她倒疑心是我們勾引來的了。小香道：既是如此，我自己去見她。女的見女的，那個萬先生總不能攔着我不進去。說着，站起身來一拉房門就要向外走。只這一拉房門之間，小香忽然向後一退，原來水村正站在門外哩。

第三十六回

情敵恰相逢強顏握手

恩人何忍害儲藥回心



湖見水村站在門外，料得他把剛纔所說的話，已然聽去了，就跳了上前和他握着手道：我早就看見你了。水村勉強帶了笑容跟着走了進來，隨便就坐在一張椅子上，卻點頭

向小香道：請你也坐下。太湖向小香以目示意，小香只好回轉身來坐下了。水村道：對不住你二位，剛纔所說的話，我已經聽到了。我覺得我們朋友是不拘形跡的，所以衝了進來。既是讓我知道，太湖何不索性將那信交給我看看？太湖道：既聽到了，你又何必看？水村道：你既全念得我聽見了，又何必不把原信我看？小香忍不住笑道：彼此都是無味的辯論，你們在這裏看信，讓我去見她，到底還能够當面問個水落石出起來。說畢，她也不等太湖許可，起身就走。她原是和 water 同住，在第三層樓上的，這時就便走上第四層樓，向桃枝住的房間走來。到了那房門外，恰好門是開的，桃枝一個人在牀上躺着，小香站在門口先叫了她一聲，提腳就跟着進去。桃枝一個個翻身起來，微笑點着頭道：我猜你一定是會來的，請坐！說着，倒了一杯茶放到棹上。又道：請喝茶，我知道你有一大篇話要說的，請你先潤潤口。小香坐下道：不錯，我是有許多話要來和你說的。萬先生呢？桃枝笑道：你不用

管了，我的事，都是我自己作主，他來不來，沒有關係。你有話，你只管說。小香道：你剛纔回給太湖的信，何以寫得那樣厲害？桃枝頭一昂，將頭上的短頭髮一掀，臉上現出得意的神氣來道：我這信寫得厲害嗎？我覺得還十二分的客氣呢？小香道：你有些誤會，我是你寫信叫來的，于先生是他自己來的，不過不謀而合，大家碰着了罷了。桃枝道：你也有些誤會了。我寫給李先生的信，是要他把信上的話轉告訴給姓子的，並非對你們二人，我有什麼意思。你二位是我寫信請來的，我能得罪你嗎？小香道：既是請我們來的，知道我們來了，怎麼不去看看我們哩？桃枝道：此理易明，你們和姓子的在一處，我去見你們，豈不會和姓子的見面？你們若到我房間裏來，我是歡迎的。小香道：你就料到姓子的不會來嗎？桃枝一點頭，似乎把她所要說的一句話，格外要肯定些，便道：他當然不會來，因為他和我已經絕交，不能無故走進人家內眷的房間。你二位是我請來的，當然可以來。小香道：你請我們來作什麼？她以為這一句話，一定可以駁倒桃枝，問話時，將目光注視着桃枝的面孔。桃枝微笑道：我請你們來作什麼？我請你們來喝喜酒。小香道：喝什麼喜酒？桃枝道：你難道還不明白，我已經嫁了萬有光了。就在這個禮拜日，我們就在這第五層樓上大大的請上一回客。小香道：這就算是喜酒嗎？桃枝道：自然啦。你想，人家娶姨太太，還能夠怎樣大張旗鼓，有什麼儀式嗎？小香笑道：你怎麼會說出這種話來？桃枝正色道：這種話又怎麼不能說呢？你以為姨太太三個字，有些不好聽嗎？我覺得無所謂。就算不好聽，只要姓萬的，真能愛我，人家叫我牛馬畜牲，什麼都行。人生在世，穿衣吃飯，不就是爲了圖舒服嗎？我嫁了姓萬的，那就吃也有了，穿也有了，一切找快樂的事都有了。我爲什麼不作姨太太？我覺得與其嫁一個不愛我的人去做元配，那就不如嫁一個愛我的人做二房三房，甚至於作七房八房，我現在只要人家能了解我，能讓我快活，什麼都在所不計的。小香聽了她這一篇話，覺得全然不對，但是自己向來不大會說話，肚子裏又不像桃枝裝下了那些個墨水，因此聽完了之後，只向她欠着嘴脣微笑了一笑。桃枝道：你不用笑我，我決定了這樣辦，就是這樣辦。小香道：好！回頭我再

來和你長談。現在我房間裏還有人等着我的回信呢。說畢，自己又走了出去。到了房間裏，水村還不會走，太湖一看她臉上的顏色不好，就知道沒有得着什麼好消息，問道：「你也不等我們大家商量一個辦法，你就走了，你瞧，這豈不是自找釘子碰？小香道：你們又能想出什麼辦法哩？她是一個未曾出門的姑娘，她有權自由嫁人，誰攔得住她？」水村微笑道：「她嫁她的人，那個要攔她？他手上正夾了半根香煙，在指縫裏，這時突然向煙缸裏一拋，站將起來，似乎有個要走的樣子。太湖站起來，扯了他的衣服，讓他坐下，笑道：「少安毋躁！我以為這些話，都用不着談。她嫁也好，不嫁也好，我們非找她來當面解釋一下不可。總而言之，一句話：你是要表明你不會辜負她。水村點點頭道：「對了。但是她一定不見我，我也不必見她。所有要說的話，託你夫人轉達好了。說時，趁了太湖的冷不防，便跑出了房門，回自己房間去。但是到了自己屋子以後，又感到坐立不安，因為自己到上海來唯一的任務，就是要找桃枝。現在把桃枝找着了，連見面的機會，完全沒有，不是自己預想的那一段，那末，所獲得的，只有懊喪。上海雖大，走出去，也覺得沒有什麼好玩的。但是始而以爲在屋子躺着出神的好，關在屋子裏久了，也就感到無聊，覺得還是找着太湖談談的好。於是復又走出房來，直向太湖房間裏去。他第一次來的時候，進門不會考慮。現在第二次來，更也是坦然，只是他一推門，身子向前一步，吃了一大驚，身子向後，腳步卻多。來在這房間裏的人，除了太湖夫妻而外，又另加了一男一女。男的是萬有光，女的就是桃枝。桃枝的樣子，便站起身來向他招招手道：「于先生，請進來坐。你爲什麼站在門外頭呢？到了這時，爲情，若是不進去，又顯得自己小器。不過先站在門口，點了一點頭道：「好！進來坐。一雙大家用不着客氣的。桃枝和太湖夫妻，正圍了一張棹子坐。萬有光另坐在旁邊。很自在的樣子，帶了笑容，聽別人說話。桃枝向水村笑着，又招了招手，指着道：「好！我就是這裏坐下。不過他坐下來，卻不能像萬有光坐得那樣子適意。」

隻腿撐了起來，還吃着很大的力呢。桃枝掉轉身來向着水村微笑道：「請你說。」水村聽了這話，臉一紅，眉一皺，向桃枝瞪了眼睛，忽然笑起來，向她點了點頭。

手一伸出來，萬有光早笑嘻嘻的握住了他的手，連連搖撼了幾下。這個時候，水

不到桃枝會如此擺佈。然而人家既以笑臉相迎，自己又何必裝出苦臉子來。握手的

先生，我們彼此之間，原來有不少的芥蒂，經此一握手之後，就可釋然了。哈哈！太湖夫婦，已

是含着微笑。等他兩人握的手，剛剛一撒，她就突然站起來，將一隻白手臂，豎了一豎，然後向大家

家不用肚子裏奇怪，聽我來背一背我自己愛情的歷史。現在我已經答應嫁給他作姨太太了。說時向

一指，接着又道：我爲什麼願意這樣呢？我自然有個理由。原來我是很愛于先生的。于先生也很愛我。哎，偏是情

場多事，突然從中來了個萬有光，其初，我只是圖他幾個錢。後來一看這個人也不壞，不免和他往來密些。然而

于先生不免有點誤會，以爲我的愛情，容易移動的。對我也發生了疑心，在我呢，其初是不覺得。後來覺察一些

出來，要問問于先生，一來有些不好意思，二來也怕不問很可隨便放下一問之後，倒着了痕跡了。不料錯上加

錯，有一天，我到清涼山去看于先生，遇到于先生和一個女朋友在一處，我以爲于先生別有所戀了。女人總是

嫉妬心很重的，我一見于先生和一個女人在一處，我心裏怎的不生氣呢？我一氣之後，馬上變了心，就跟着這

位萬行長一路去遊西湖。總而言之，我這個人意志太薄弱了。在火車上又遇到了萬行長的姪少爺，

我因爲他是個白面書生，而且又能溫存體貼，糊裏糊塗我就愛上他了。不料我這愛字一生，就上了他的當。這

個人好歹是和萬行長有些關係的，那詳細情形，也就不必我去再說。我由萬行長身上，轉愛到他身上，上了他

的當，決不能再回到萬行長身上來，所以再去找于先生。不料于先生和我來了個畫地絕交，我到了這個時候，

不要臉了，因之就回到萬行長身邊來。他是有太太的，第一個條件，我就自己聲明願意跟他作姨太太。第二個

條件，請他找一個女教員讓我閉門讀書，以後謝絕一切交際。第三個條件，我沒有了，全聽他的，是不是對我和他姪少爺一段關係，有些不满意呢？他真開通，說是我回轉心來愛他，是更愛他了，這些事絕對不管。他有的是錢，只要花得痛快，當然他是一毫不吝惜的。所以就這兩天工夫之內，把一切事情都安排妥當了。現在我們已經定了這個禮拜日子結婚……哦！不是結婚，一個人娶姨太太，是談不到什麼結婚的。不過是宣佈同居罷了。在那一天，我願請請我的好朋友來喝一杯喜酒，就是于先生我們雖談不上愛情，友誼當然還是可以保存的，我很想請于先生也到一到。不知道于先生肯不肯賞光？水村笑道：喜酒總是要喝的，你不請我，自己還要搶着來喝呢。既是請我，無論如何，我也要到的。太湖小香以至於萬有光，聽了他二人說話，都不免發呆。但是他兩人說話，都是很坦然的，一點也不在乎。桃枝走上前拉着水村的手，握了一握道：這纔是我的好朋友。以前的事那算什麼，我們揭過這頁歷史去了。說到這裏，她就揭開了這一段事，只談些上海各種娛樂問題。在上海旅館裏幾層高樓之中，四週不見天日，是無所謂日夜的。白天點電燈，晚上也點電燈，所以什麼時候天亮了，什麼時候天晚了，完全不知道。水村在太湖屋子裏，談了好多話，不知道是什麼時候。因為眼睛斜射在桃枝的白手上，看見她手背上的表針已指到了八點，大家只管說話，不覺坐了一整夜，又過了一天了。便站起身來笑道：這真是不知東方之既白，有話再說，我要回房間去睡了。說畢，忽忽的就回房間去，自己連衣服也來不及脫，腳撥着腳，將皮鞋撥下，就倒在牀上睡了。這一覺睡去，也不知經過了多少時候，偶然醒來，只見屋中間那盞電燈，還是通明的懸着，彷彿是夜裏。這牆頭邊有一個窗戶，是綠呢幔掩着的。掀開了綠呢幔，露出了玻璃窗，原來是臨着人家一方屋頂的。太陽微向西斜，照在屋頂平臺上，也不過一兩點鐘罷了。水村打了一個呵欠，關了窗戶，又在沙發上躺下。再醒過來，電燈還亮着，以為還是白天，掀開窗簾時，已經看到遠處許多尖屋頂上的燈亮了。只好關了窗戶，忙着漱洗一陣，按鈴叫茶房來泡茶。在這時，回頭一看屋子裏，棹子上擺滿了茶壺，茶杯，水果包，糖果

包，報紙，書本，亂七八糟的分不出眉目來。椅子上也是堆着衣服和報紙，痰盂子裏滿滿的一盂子水，裏面有碎紙，有水果皮，簡直不可以寓目。心想道：旅館這種地方如何可以住得？正想到這裏，房門一推，一陣脂粉香。只見兩個穿花衣服的女士，露着手臂，挺着胸前兩個乳峰，笑嘻嘻的走了進來。水村對她們臉上望着。紅是紅，白是白，自然是漂亮的少女，卻看不出來是一種什麼人。她們很不顧慮的，一直走到屋子裏面來。走到屋子裏以後，一看水村，彼此並不認識，啣了一聲，向後退着，笑道：老張掉了房間了，今天不在這裏呢？對不住呀。說着，向水村連點幾下頭，倒退出去，順手給水村關上了門。可是在這一開一關之下，水村的耳朵聽到了一陣麻雀牌聲，他的鼻子又聞到了一陣鴉片氣味。心裏想着，在租界上的旅館裏住着，無非是這幾樣了，鴉片，金錢，女人，情形是麻醉，欺詐，荒淫，此外是不知道時間，不知道空間，不知道氣候，甚至是不知世界。這樣的地方，不是爲了桃枝，我來作什麼？桃枝不但無情於我，她當面說嫁人作妾，而且還要在作妾的那一天，請我喝酒。這簡直是當面侮辱我，當面刺激我，我雖是無志氣，能去受這樣的氣嗎？自己想了陣，就躺在沙發上，靜靜的想心事。當他想起事的時候，茶房送進一分請帖來，那請帖上寫的是萬有光李梅芬兩個人的名字。梅芬這兩個字，是桃枝的本名，是唱戲以外用的。現在恢復了這個名字，自然不唱戲了。手上拿了這分請帖，只管望了出神，口裏哼着，冷笑一聲道：不要太高興了。反正我有法子對付你。想了許久，將請帖突然向棹上一放，站起身來道：好！我有法子對付你。說畢，他戴了帽子，就出門去了。一直鬧到深夜一點鐘回來，身上便帶了兩瓶藥水，由袋裏掏出來。舉着瓶子看了一陣，口裏冷笑道：你不是長得漂亮，用漂亮來迷惑人嗎？我現在破壞你的漂亮。門一推，有人笑道：爲什麼你一個人自言自語？水村趕快將兩瓶藥水揣了下去，回頭看時，是太湖夫婦來了。太湖笑道：你將什麼東西揣進了袋裏，不讓我們看見？水村道：沒有什麼，不過是一瓶安眠藥水。太湖笑着搖了頭道：不會的，你不是那種人也犯不着爲了一個女人去自殺。水村笑道：你瞧不起我，以爲我沒有自殺的勇氣嗎？太湖道：不是那樣說，凡

是一個人爲戀愛而自殺，對於那個女子，一定是愛，而不是恨。現在你對於桃枝，完全是恨。除非你揣了手槍去打她，你纔可以平一平胸中的怨氣。你若是喝安眠水自殺，你未免太冤了。太湖說着話，和水村同在軟榻上坐下。小香靠了棹子，站定望了太湖出神，搖搖頭道：「男子漢的心眼，未免太厲害了。女子失了男人，不過和男人決裂而已。充其量要幾個錢。男人失了女人，就要拿槍去打她，太狠心了。你們不是很文明的人，主張戀愛自由的嗎？爲什麼要干涉人家的自由。」太湖笑道：「這幾天因爲別人的事，倒把你一張嘴逼出來了。小香道：『可不是嗎？因爲你所說的話，也太狠了。說畢，她撅了嘴，拿了一根紙條，只管在棹上搓，再不發一言了。太湖也就跟着新夫人的意思，勸了水村一陣，以爲情場角逐，也決不是有勝無敗的。既是失敗了，只當沒有這件事，又何必老放不開手來呢？』水村道：『我決不計較了。他們是後天結婚，等喝過他們的喜酒，我連夜就離開上海。』太湖道：『難道你還一定要喝她的喜酒嗎？』水村道：『那自然。要保持我們以後的友誼，不得不如此呀。』小香道：『于先生，這話對了。你不必念桃枝別的，只念她當日在書紙店裏收買你的畫稿，她要幫你的忙，又不肯明幫你的忙，這一番苦心，也就太好了。水村聽了他們這話，也就默然無語。大家談到夜深，太湖夫婦先自回去。留着水村一人在屋子裏。他靠在沙發上，想了一陣，把衣袋裏兩個藥水瓶子拿出來，放在棹子上，自己對了那瓶子，不免出了一會神。想到小香剛纔所說的話，對極了。只念她當日在書紙店裏收買我的畫，讓我維持生活，用心真週到呀。假設她明明借錢給我，我是一個男子，還要依靠歌女爲生，未免可恥，我算賣畫，她算買畫，就無所謂了。她又怕我不肯賣畫給她，只顧陸續買我的畫，卻不讓我。我知道。設若我沒有和她生疏，她收我的畫，還不知收到何日爲止呢？試問她的錢是怎樣來的？不是陪着人家笑，陪着人家玩，忍受着侮辱換來的嗎？我花過她這樣的錢，我自己只應當感激慚愧，怎麼倒要拿硝鎊水去砸她？我錯了，我完全錯了。想到這裏，拿着兩瓶藥水就要拋掉。然而這東西太厲害，流到那裏，就爛到那裏的。於是把兩個瓶子，揣在身上，走出旅館，就想拋在一條冷靜些的馬路上。轉一個念頭，這

還是不對，假使有人赤腳過去，豈不爛了人家的腳？那末，塞在陰溝眼裏，也許有人下陰溝撈東西，丟在垃圾桶裏，也許有人找失物。這一下子，倒覺得這兩瓶東西一點沒有辦法對付。想來想去，忽然得了一條妙計，坐了人力車一直奔到黃浦灘。下了車，不管一切，一直奔向江邊。到了江岸，兩邊一看，並沒有人，於是下着決心，再向前一步，就實行他的辦法了。

第三十七回

交友可無猜寵召面謝

作妾原不忝盛惠心儀



當

水村到了水邊，身上正想有一種動作的時候，忽然有一個人在他身後叫道：「你這是作什麼？你這是什麼用意，以為我要投水嗎？」太湖手抓住了他的衣服，回頭看時，原來是太湖在身後追着來了。水村道：「你這是什麼用意，以為我要投水嗎？」太湖手抓住了他的衣服，依然未放。皺了眉道：「你這人未免太想不開了。我們正譬方，反譬方，什麼話都和你說遍了。不料你心是這樣的死，非幹到底不可。你不想想，你的前途是非常的遠大，為了一個女子自殺，是萬分值不得的事情嗎？」水村笑道：「你簡直誤會了。我何嘗有自殺的意思，我原來是想殺人，現在一想，這事不對，已經完全回轉念頭了。你不信，看看我手上拿的是什麼？在衣袋裏掏出兩瓶硝鐵水，手一舉，卜通兩聲，一齊拋到江裏去。笑道：我是為了送掉這個太湖，對於此舉，還是不大十分明白，經他詳細解釋了一番，原來如此，倒不由得嚙嗤一聲笑了。因道：「你這人一好起來，好得也就過分了。爲了怕人受害，把兩瓶藥水，親自投到江裏來。那末，對於你買這種東西的時候，相隔有多少點鐘哩？你的心裏，變化得真快呀！水村的確的，我的心裏，變化得太快。但這是什麼緣故，我自己也說不出所以然來。太湖口裏雖然如此說，心裏總還怕他有什麼變動，手握住他的手，無論如何也不放。笑道：「我們慢慢的走路，走回去罷。水村看他這情形，心裏也很明白。於是微笑不言的，一路跟着他走回旅館。先到了太湖房間裏，小香見他二人面有笑容，問太湖道：你

見神見鬼跟着于先生後而追出去，究竟爲了什麼？太湖道：我並不見神見鬼呀！你只看水村那時候的臉色，蒼白得怕人，那裏能說沒有事？但是等我追到他身後，原來是不相干，不過是看看江景而已。他說着話，目視水村，水村微笑。小香萬料不到水村有那樣一着棋，也就相信了。在水村自己，自此以後，果然變了態度，非常的快活，日夜都在遊戲場裏鬼混。在電梯上下數次，和萬有光桃枝二人會面，都是很歡喜的，和他們談話。有一次，在深夜三點鐘回來，水村滿臉帶着酒色，又和萬有光桃枝在上電梯的時候撞見了。桃枝隨便的問了一聲那裏來？水村笑道：跳舞。桃枝道：從來不曾聽到說于先生會跳舞呀！水村笑道：這管什麼會不會，花了大洋錢買舞票，抱着女人轉幾轉就是了。不能永久抱着女人，臨時抱抱女人，也是好的。這時，電梯門口，並無第四個人，桃枝見他說話如此放肆，便嘿嘿作聲，笑起來道：于先生從此以後，恐怕要以侮辱女人爲第一條原則。水村道：對的。就怕我沒有那些個大洋錢，假使我有那些大洋錢的話，要盡量的揮霍一頓。萬有光口裏啣了雪茄煙，看看水村，又看看桃枝，只是默然。電梯開到了樓下層，開了柵子門，他還俯了俯腰，讓水村進去。桃枝一個人還自言自語道：女人也不是盡看得洋錢重的。這一句話，不輕不重的正打入水村的心坎。水村就不作聲了。萬有光陪着桃枝，進了房間，纔笑道：這位于先生卻是有點喜怒不測，可怕得很。桃枝躺在沙發上，靜靜的想了一會，搖着頭道：你這話不對。從前我初認識他的時候，爲人很誠懇的，不過現在他變成一種不可揣想的情形來了。這或者是爲了我的事，受了一點刺激。萬有光道：你這是更不對了。既知道他是受了你的刺激，你爲什麼還要請他在明天喝我們的喜酒。設若他在酒席筵前，神經失常，又發起牢騷來，你看怎麼辦？還是讓他去呢？還是把他驅逐出宴會場外去呢？如此一來，恐怕是個大大的笑話吧？桃枝聽了這話，倒平空添了一重心事。帖子是已經下了，要阻止人家不來，這簡直是一種重大的侮辱。然而果然讓他來，便是萬有光所說的話，不能料定他不失儀。想來想去，竟沒有一個妥當的法子。萬有光看她臉色上那種神情不定的樣子，笑道：現在你也感覺到這件事不大妥

當吧？不過據我看來，只有一個法子，繫鈴還是解鈴人，你去和他疏通罷。桃枝道：這樣夜深，又是在他酒醉之後，讓我一個女子去疏通男子，這句話有點不妥。萬有光也笑道：事情固然是尷尬，不過我很相信你的爲人。桃枝想了一想道：那末，我們兩個人去。萬有光道：我是他的情敵，又是個勝利者，合了那句俗話，仇人見面，分外眼明。我若去見他，不但好不了事，恐怕他會氣上加氣。光明磊落的會朋友，去就去，來就來，你怕些什麼？桃枝突然站起來道：好！我就去一趟。你都信得過我，難道我自己還信我自己不過嗎？說畢，推開門，就直向水村這層樓來。水村回來之後，已經關上房門睡覺了。桃枝用手輕輕敲着門，只聽到水村在屋子裏道：咦！你夫妻兩個到這時候，還沒有睡覺。說着話，將門打開，吃了一驚道：原來是你。一定有什麼事見教？桃枝道：我有幾句話要和你說。一說。水村向她渾身上下打量了一番，笑着點頭道：好的。於是閃開在門一邊，讓桃枝進來坐下，給她掛上了一杯茶，放到面前，然後遠遠的在她對面一張椅子上坐下。桃枝端了茶杯，緩緩的喝了一口茶，又緩緩的將杯子放下，微笑道：我很對不住你……水村搶着答道：我們現在是朋友，過去的事，不要說了。而且我想來想去，是我對不住你。桃枝道：不過我性情太偏了。你追到上海來，我至多不理會你，也就完了，爲什麼我故意用種種手腕來刺激你呢？剛纔你在電梯口上所說的話，我很原諒你，好在也並沒有第四個人聽見。只是以後……以後……她說着，看了水村的臉色，緩緩的道：希望把前事當作雲過太空，我們成爲一個好朋友。我固然有許多不對的地方，但是也有一兩樣好處，請你只念我的好處就是了。水村道：你到我房間裏來，就是爲了這兩句話嗎？桃枝道：是的。我是無所謂，有光他怕你心裏對這件事放不下去，見了面，彼此總好像有些不服氣似的，那很能……她也知道下面要作個什麼結論，便停止了。水村將手撫着額頭，思忖了一會，搖搖頭道：我今天酒喝得多了，腦子有點不清楚，你說的這話，我始終不明白你用意所在。桃枝道：其實也沒有什麼意思，不過明天是我們宣佈婚期的日期了，怕你更要受感觸，所以我先來安慰你幾句。明天請你到，不過不要拚命的喝酒。因爲我

明天對了大衆，不便來勸你了。水村笑道：哈哈！我明白了，你是怕我在大庭廣衆之中，胡說霸道，對不對呢？我于水村，雖然一時糊塗，總也有清醒的時候，我就不前前後後仔細想想嗎？我在昨天就覺悟了，對你完全是善意了，你不信，可以問問李太湖。然而我這樣說了，你決計不放心的。我告訴你，我明天搭早車就回南京了。你這杯喜酒，我只算是心領。桃枝聽了這話，自然是心裏放下一塊石頭，然而自己的心事，讓人家猜破，倒反感到有些慚愧了。紅着臉勉強道：不是那個意思。不過我很後悔，我不嫁你作妻，嫁別人作妾，還要請你去喝喜酒，這太子你以難堪了。但是你一定能原諒我的。水村站起來，走近前一步，用很柔和的聲音彎了腰，向着她的臉道：李女士，你放心，快天亮了，你去安歇罷。本來你予了我以難堪，我應當予你以難堪的。然而對一個心愛的人，予她以難堪，這不是我們所應做的事。所以我對於你，完全退讓了。桃枝道：一個心愛的人，水村道：對了一個心愛的人，雖然我恨你，我怨你，然而我總是愛你的。你去睡罷。好安歇了，起來作新娘。桃枝實在也有些倦了，站起身來猶豫了一陣，低聲道：你不再恨我了嗎？水村道：你放心去安歇罷。我九點鐘就走。桃枝走到門邊，回頭來道：我早知道你是這樣，我不應該太激烈了，我有些……水村笑着站起來道：善事夫子，無有二心。說時手扶着門，要作個關門之勢。桃枝站着停了一停，望了他道：你若走的話，也許我們這是最後一次見面了。水村道：凡事總有個最後的，那有什麼關係呢？再見了。說畢，緩緩將門關上。桃枝對着房門，望了一望，伸起手來，想去敲門。但是剛一擡起手，又縮回來了。只是歎了一口氣，正轉身要走。水村一開房門，探出半截身子來，笑道：還沒有走嗎？桃枝道：我很對不住你……聲音哽咽住了。水村回轉身去，卻把放在枕頭下的請帖拿了來，雙手交給桃枝，微鞠着躬道：請你收回，我寵召面謝了。桃枝道：你這是什麼意思？水村道：這很容易明白的，免得我看到又受刺激。桃枝道：你不會撕掉它，不會燒了它？水村道：因為我不忍那樣辦。桃枝拿着請帖，自看了看，點頭道：好，再會了。這纔一直走回房去，將請帖向棹上一丟，和衣就在牀上倒下。萬有光看着請帖，笑道：你勝利了。桃枝道：我

勝利了，但是也可以說是我失敗了。萬有光知道她話裏有話，就不便再問了。桃枝昏昏的睡去，醒來的時候，萬有光已不在這裏，倒見她的嬌娘孫氏，含笑坐在一邊。桃枝突然坐了起來道：「什麼時候了？」孫氏道：「一點敲過。桃枝道：『在上海真是昏天黑地，又去了大半天了。』說着話，踏了拖鞋起牀，低頭一看自己身上穿的花紗旗衫，滿身都是皺紋，便呀了一聲道：『這件衣服，去了半條命了。』孫氏道：『那要什麼緊？以後你穿什麼衣服，都有一天換一件，也不在乎的。』你看，萬行長給你買的東西，說着，將那架穿衣鏡，櫃子門打開，只見掛的衣架上深黃淡紫，掛了七八件長衣，有綢的，有紗的。孫氏笑道：『人家拿了你的衣服去作樣子，不分日夜，和你趕起來的，你愛穿那一件，就是那一件。』你定做的皮鞋，送來了，可是半打。萬行長說：『今天你陪客的時候，要穿什麼衣服，可以換什麼鞋。』說着一指櫥面前陳列着十二隻皮鞋，她又捧了一個紙盒子，送到桃枝面前，將蓋揭了開來，笑道：『這是一打絲襪子。』桃枝將手一推道：『要你獻寶，還是怎麼樣？』這些東西，我也都看見過的。孫氏碰了一個釘子，只得退後了。桃枝走到洗澡間，洗了身臉出來，走到梳妝臺前，對了鏡子，正要拿梳子去梳頭髮，忽見鏡臺上大大小小，有三個錦絨盒子。先將一個大盒子打開，裏面是一串滾圓晶亮的珠圈。再開一個小盒子，裏面卻是一粒鑽石指環。只看了這兩樣東西之後，心裏已經卜通跳上兩下了。第三次再開一個中等的盒子，再不能站住了，乃是一個半圓式的白金壓髮，上面一路嵌六粒鑽石，便算是四五百塊錢一粒的鑽石，這也就够值三千元了。手裏捧着盒子，坐在沙發上，半晌不能作聲，只管是看着。孫氏走過來，也伸了頭看着，笑道：『這都是萬行長親自送來的，他說預備你今天戴的。』你看，他待你是多麼好？他隨便送你一點東西，就值這些個錢。假使你跟他週年半載之後，人家要花多少錢呢？我在南京，早就勸你和萬行長要好，你不大信我的話。照今天的事看起來，我的話算沒有勸錯你吧？老實說，世上只有能拿錢出來的，那纔是真心待人。口頭上說幾句好話，表面上做出那溫存的樣子，誰不能夠？你以前就是看不出這一點，幾乎上了人家的當。桃枝皺了眉道：『不要瞎扯淡。』孫氏笑道：『我是老實話呀！現在

你把衣服穿起來，把首飾戴上，先照照鏡子，你看是那件好？停一會，就穿那一件出去見客。桃枝一回頭，見櫥門開着，裏面掛了那些鮮豔奪目的衣服，也就情不自禁的自取了兩件出來，對了鏡子換上一件淺紅色的紗衫，然後掛着珠圈，帶上指環，插上壓髮，對着梳妝臺的鏡子看看，回頭又對櫥子上的穿衣鏡看看，正自得意着。小香一推門進來了。見桃枝這種打扮，笑道：老萬對於你真可以說是鞠躬盡瘁了。桃枝笑道：他得意的事，怎樣不應該多花幾個錢呢？他每年掙十幾萬塊錢，這並花不了他百分之幾，千分之幾呀！要不然，我爲什麼……這句話沒有說完，萬有光走進來了，後面兩個茶房，捧着兩個大鮮花籃子，一路走進來。他笑着向桃枝拱拱手道：漂亮漂亮！桃枝道：漂亮嗎？恐怕是三分人才七分打扮吧。萬有光笑道：不用我說，請別人看看，不打扮是美玉無瑕，打扮了是錦上添花。你看，你們看新娘子也看呆了。兩個捧花籃子的茶房，站在門邊笑着走了。萬有光見她還踏着拖鞋的，笑着拿了兩雙皮鞋走過來，笑道：你看穿那雙好？小香笑道：據我說，只要萬先生能親自給她穿上，無論那一雙都好。萬有光笑道：這不成問題，對於夫人，什麼差事都可以當的。何況這還要算是美差呢。說着，當真的走進前一步，俯了身子要去替桃枝穿皮鞋。桃枝將手一揮，笑道：不要鬧了。人家還沒鬧，你倒自己先鬧起來嗎？小香笑道：大概你有些不好意思，嬌娘，到我房間裏去坐坐罷。說着，拉了孫氏就跑出房去。萬有光見屋子裏沒有人，索性在沙發上坐下，俯着身子，撈起桃枝一隻腳，真要和她去穿皮鞋。桃枝一手挽了萬有光的頸，望了他笑道：你什麼時候走的？我一點不知道。萬有光道：你今天大喜的日子，我非得把一切的東西都給你預備好了不可。所以我不驚動你，我就走了。你說這話，我想起了一件事，看看這裏酒樓上，已經佈置好了。沒有再過兩個鐘頭，說不定就有客先來的了。他放下皮鞋，握了桃枝的手，在她手背上親了一下，忽忽的就走了。桃枝一人在房間裏，看看影子，又看看身上的東西，想到萬有光爲人，也很誠懇的，他體貼人，並不做在表面上，只是做了再說。他雖在上海混，決沒有那種流行的滑頭毛病，自然是比我年紀大一點，惟其是大大一點，所以能够

體貼的很切實。果然的，嫁丈夫不過圖精神和形式上得着安慰罷了。他就是能給予我一種安慰的，做姨太太有什麼關係？不見得做正太太的多長一塊肉出來。我並沒有和他要一樣東西，他就給我預備這些。假使我和他要的話，還不是我要什麼就給什麼嗎？想到這裏，自是心曠神怡，門一推，孫氏進來了，人一躡，輕輕拍着手笑道：好了。小于那傢伙，和小李辭行走了。我親看到他提了行李小箱子走的。桃枝默然坐着，用手去弄胸前掛的珠圈。孫氏道：那是頂好的珠子，你不要用手去捏，染了汗在上面，珠子是會退光的。桃枝想了許久，突然站起來道：哎！丟開他罷。姓萬的能給我一種安慰，我就一心一意跟着姓萬的得了。天下的事，那裏能够十全呢？嬌娘預備點心吃罷，吃完了我要燙頭髮，打扮做新娘子了。到酒樓上去通知老萬一聲，我等他一塊兒吃呢。孫氏笑道：你現在也愛他了。他這人實在可愛的，我一見他就從心裏佩服出來呢。從此以後，你就是行長的太太了，你不愛行長嗎？一二年之後，你再添下一個小孩，那就是小行長。小行長再變成大行長。你到了我這大的年紀，就不會像我這樣受苦的。桃枝笑道：去罷，廢話！孫氏去了。桃枝回味她孀娘的話，未嘗沒有道理。不說別的，就是這些首飾，也够活半世的。還有什麼比這可寬心的呢？她一個人，不必人家逗引，也就看了鏡子裏的新娘子，微微的笑了。

第三十八回 救急筵前新郎甘假冒 約逃海外舊雨可能忘



在

這七點鐘的時候，春風旅舍的酒樓，擺了十幾棹中國宴席，來賓紛紛入座。萬有光穿了西式禮服，桃枝穿了粉紅的紗衫，都是喜氣一團的招待來賓。這酒樓正面，是個大廳，原預備人家舉行盛大宴會的。現在爲萬有光包了大廳兩側，還有十間小房間，依然保留着，預備人家臨時小酌。這一號小房間，有一個西服男子，獨自坐了，只要了兩碟涼菜，一瓶啤酒，慢慢的小飲。這個男子，便是于水村。

第二號小房間，有一個中年婦人，怒氣勃勃的坐着。另有兩個十幾歲的小女孩，一個八九歲的男孩，陪她坐着。雖擺了酒菜，這婦人並不會動箸，只是靜靜的坐着，聽那大廳裏人說話。這個婦人就是萬有光的太太。兩個少女，是萬小姐，一個孩子是萬少爺。他們和隔壁的于水村，抱着同一的心理，是要來看熱鬧。萬太太見男女來賓，已經入席，茶房也在斟酒了，二小姐道：我們可以出去了。萬太太道：不！這個時候出去，你那不要臉的父親會逃走的。我料他今天要出風頭，一定要演說。等他開口的時候，我再衝出去，看他賴得了賴不了。那個騷貨交給你們了，只管打，打出禍事來，都在爲娘的身上。萬太太說話，究竟是在氣頭上，她十分的按捺着她的嗓子，然而還是一字一字收入隔壁小房間裏來。水村聽到，心裏連跳了幾下。這樣一來，桃枝還有什麼面子見人？更也無法嫁姓萬的了。連忙叫了茶房來，會了酒賬，就悄悄的走進了大廳。然而十幾棹人，大家紛紛攘攘，都圍住了萬有光和桃枝說話，百忙中進來一個客，也不會注意到。水村見最遠的一棹，有兩個空位子，自向那裏坐了。萬有光和桃枝各在中間一棹的主席坐定了。萬有光見客已坐定，手上端了一大杯酒，轉過身子來，向各棹子上請酒。這大廳裏，有十張圓棹子，擺成半環形，萬有光坐在正中間的末席，自然是面朝裏，這時站起來請酒，纔回身看到其餘的各棹上去。這席的下方是個大圓洞門，沿着門圈，繫了綢彩，映上紅綠的電燈泡，大廳裏面四架大電扇，呼呼作響，轉着生風，把彩綢吹動，萬有光舉着酒，正要演說，提高了嗓子道：今天……就在他說出這兩個字以後，那彩綢一動，在紅綠燈光下，現出一個婦人來。這婦人不是別人，正是自己夫人。這一下子，不但今天幹什麼來着，說不下去了。就是手上捧的那個杯子，也抖顫不定，把杯子裏的酒，只管向杯子外潑了出來。那臉上，更是囚犯要上刑場一般，灰白得一點血色沒有。只得強自鎮定着，放下了杯子，含着笑迎上前去。這裏酒席上的男女來賓，也不過一半，認得萬太太認得的，自然都心驚肉跳，替萬有光捏一把汗。那些不認得的，坦然無事，還嘻嘻哈哈的說笑着，正以萬有光去專迎一個婦人，禮貌有加爲奇。萬太太走到大廳中間，目光四射，見

萬有光迎上前來，劈頭一句便問道：你今天爲什麼這樣大請其客？萬有光笑道：我何嘗請客？是我的朋友請客，我來作陪呀。萬太太道：哦！我聽說是喜事，這樣子一點儀式沒有，不像大喜事呀。那一位是新娘子呢？桃枝見一個婦人，無端闖進來，太沒有禮節了。而且問的話，也不堪入耳，便突然站起身來，挺胸答道：我是新娘子。座客裏面有人正想說不是喜事，偏偏新娘子又承認了。這事真僵上加僵了。這個人急中生智，只得站起身來大聲道：我介紹一下子，這是萬行長的太太。桃枝也不料這個時候，忽然有萬太太出現，臉色一變，站定了竟坐不下去。萬太太笑道：這個是新娘子，新郎在那裏呢？我要看看啦。全席的人一聽，心想：糟了！這非戳穿紙老虎不可的了。萬太太見沒有人答覆，就板着臉問萬有光道：我看到你剛纔站起來說話……萬太太下面一句不會說出，于水村從席上走了出來，走近前一步，向萬太太一鞠躬道：兄弟有點事離了席，歡迎來遲一步，請原諒。萬太太道：你先生是什麼人？何以要你歡迎？水村笑道：原來萬太太還不明白，今天這酒席是我請的，我是主人呢。萬太太對他渾身打量一番，因道：今天可是喜酒？水村笑道：是呀！我在萬太太面前，並不否認啦。萬太太道：那末，新郎是誰呢？水村毫不躊躇的答應道：是我，難道還有第二人嗎？哈哈！哈哈！他在打哈哈的時候，目光由近處萬有光的臉上，再看到遠處桃枝的臉上，更看到一席來賓臉上。來賓們當然都是十分奇怪的，桃枝神色一動，若有所思，坐了下去。萬有光身上好像一顫，然而又強自鎮定了。萬太太萬不料有這樣一個人在大庭廣衆之中，冒充起新郎來的。明明知道是人家冒充，除了當事人否認而外，別人是無法去管的。自己籌之爛熟的要到這裏來大大發作一頓，現在三言兩語，就讓堵回去了，真是有些不甘心。在水村哈哈大笑的時候，她真恨不得打他兩個嘴巴。等他笑完了，纔淡淡的道：哦！原來你先生是新郎，失賀了。但是這酒樓的定座牌上，何以寫得是萬先生定座呢？水村笑道：那末，萬太太以爲當寫姓什麼的人定呢？萬太太道：你先生作喜事請客，自然寫你先生的貴姓，何以寫上我們的萬姓呢？水村笑道：這個問題容易答覆，請萬太太乾我們一杯酒。說着，滿滿的斟了一杯。

白蘭地，遞到萬太太手上。萬太太毫不推辭，骨都一聲，將一杯酒喝下去了，照了一照杯，交給了水村笑道：我還要請教。水村將杯子放下，另掉了一個玻璃杯子，倒了一杯葡萄酒，自喝了一口，然後走過來，向萬太太笑道：萬太太，教我不要寫你的尊姓，很對的。我也不能那樣傻，自己請客，要別人出面。萬太太，你要知道我是寫我自己的姓啦。萬太太道：難道你先生也姓萬？水村笑道：這用不着加上難道兩個字呀！這個萬字，不是萬太太能私有的，也不是我能私有的，姓萬的多得很呢。我們萬不能看到那裏寫了一個萬字，認爲那東西就是我的。我姓萬，你也姓萬，我高攀點，攀了這樣一位老大哥，說着，一手握了萬有光的手，一手拍了萬有光的肩膀，笑道：今天請他作個訂婚時候的主婚人，請他演說兩句，這也是一筆難寫兩個萬字上的情分，不能推卻的呀！本家嫂子，你還有什麼見教呢？這些男女來賓，逆料必有一場惡戰，突然走出一個于水村來，替萬有光作了擋箭牌，把個萬太太駁得啞口無言，大家痛快極了。萬太太道：我並不認得你，要你稱呼什麼？嫂子？水村道：我和有光有交情呀。和他以兄弟相稱，再稱你作嫂子，這是擡舉你，你既不認識我，我在這裏請客，你爲什麼來攪亂？有光是有面子的人，我不料他有這樣一位太太！說畢，掉轉身自回席去，不理她。萬太太惱羞成怒，抓着萬有光道：不管是誰請客，我不要你在這裏你和我走。於是扯着萬有光便跑。萬有光道：好好你這東西，我走！於是一陣風的走了。這裏在場的賓客，一時議論鼎沸起來，也有和水村說話的，也有去安慰桃枝的，再沒有一個人安心喝酒，只管亂跑。桃枝搬了一個凳子，放在大廳中間，自己站了上去。向大家揮手道：諸位請入席，諸位請入席！酒席是兩個人出名請的，走了一個主人翁，還有一個主人翁呢。這不算什麼，女人們爭風吃醋，都是有的，可是難得我這位好朋友，替我解了圍，我不嫌他佔便宜，充了新郎，我要和在座的人，共同敬他三大杯。大家見新娘子毫無羞澀之態，而且還要敬客三大杯，都佩服她豪放，拍拍拍，鼓起掌來。在鼓掌聲中，大家回了座，水村也坐到了原處。桃枝親自走過來，笑問水村道：你還是喝白蘭地呢？還是喝葡萄酒？水村笑道：白蘭地是對付敵人的，難道你還要把

我當作敵人？桃枝不覺笑了起來道：那末，就是三杯葡萄酒吧。可是要三大杯。水村道：三大海，我都喝，不是還有諸位來賓陪着嗎？剛纔那場險事，讓我遮掩過去了，我痛快，大家也痛快，我們就應當痛痛快快的喝。大家聽說，又鼓掌。桃枝擺了三隻玻璃杯子，在他面前，滿滿的斟上三大杯，水村先端一隻杯子起來，高高舉起道：不問諸位的意思如何，我先喝了，於是將這杯酒，一飲而盡。這杯下去，那兩杯，便不停留，也是一舉一飲，一飲一盡，一直將三杯酒喝完之後，將杯子在棹上按了一按，嚶了一聲道：痛快！諸位來賓答應陪我三杯的，就看大家賞臉不賞臉了。我的義務是盡了。大家聽了這話，不問是會喝不會喝的，都端起杯子來向他舉了一舉。當大家舉杯子的時候，水村情不自禁，又端起杯子來喝。其中有幾個來賓，認為水村是能喝的，便單獨的來敬他的酒。他並不推辭，來一個，陪一個，一連陪人十杯酒，還不會落座。桃枝走過來，用很和緩的聲音道：水村，你不能喝了，再喝你就醉了。水村笑道：醉了要什麼緊？倒下頭去睡上一覺罷了。平生我沒有經過這樣痛快的事，你不用攔我，就只喝這一杯。說畢，他隨手端了棹上一杯酒，又是骨都一聲飲完。他將手上的玻璃杯子一放，轉身就走出了大廳。桃枝究竟是個主人翁，不便追得，見太湖在身邊，便頓腳道：你趕快追着他，他醉了。太湖也覺他走路歪斜，有些顛倒的樣子，也就由後面跟了出去。這個時候，已有萬有光知己的朋友出面，料理酒席費，桃枝抽開了身子，自回房間去。她到房間裏，什麼也不管，首先一件事，便是抽出手絹來，抽出手絹來之後，第二步便是伏在沙發椅子背上，放聲痛哭。孫氏由後面跟了進來，看到她這種情形，明知係因為受了委屈，所以哭出聲來，要消這一口冤氣。便坐下來用很和緩的聲音道：我的姑娘，你不要哭，有話慢慢的說呀。桃枝哭着道：鬧到這步田地，我還有什麼可說的，只怨我命苦就是了。這樣看起來，姨太太總是不能做的，做還沒有做，已經就受氣了。孫氏道：你當然是委屈一點，但是你要看看萬行長的面子，他待你是很不錯的呀。桃枝道：他待我很不錯嗎？若是把我當一回事，就該早早的把家裏安排得好好的，為什麼讓人家鬧出這樣一件大笑話來。我看他，決計是沒有誠意的。

說到這裏，又嘩啦嘩啦，哭將起來。孫氏也明知今天的事，鬧得太僵，結果，又是于水村出來打的圓場，這一下子，不能不讓桃枝回心轉意，又愛到水村頭上去。這樣一來，真是一隻煮熟的鴨子，又讓飛了。但是事情實在是桃枝受了委屈了，又有什麼法子來勸她不傷心呢？於是孫氏也就默然的坐在一邊，不好再說什麼。桃枝哭了一陣，站起來，走到浴室裏，重洗了一把臉，走到梳妝臺邊，重新撲了一遍粉，打了一遍胭脂，又對着鏡子牽了一牽衣襟。孫氏一見，便問道：姑娘，你這是什麼意思？還打算到那裏去嗎？桃枝道：于先生爲我出了這樣大的力，我要看看他去。孫氏道：他現時並不住在原先那房間裏，知道他搬到那裏住去了哩？桃枝道：我想他一定沒有搬出這旅館，不過是掉了一重樓罷了。不然，今日不會來得這樣巧，我要去找他談一談。只有他真是愛我的，我現在覺悟了。孫氏一把拉住她道：你不要胡鬧，你決不能再去找他。桃枝一頓腳道：我再不要你干涉了。正自這樣爭執着，萬有光滿頭是汗，走了進來。一見桃枝，深深的作下一個揖去，透着苦笑道：沒有話說，我是一千個，一萬個對不住你，希望你原諒我。桃枝不理他，向沙發上一坐，手搭了椅子背，用背朝着萬有光，並不說話。萬有光道：我知道今天的事，是一萬個對不住，何人走漏了消息，我實在不得而知。不過我可以告訴你的，我已經有了辦法了。桃枝將身子掉了轉來，問道：你說有了辦法，有了什麼辦法？萬有光道：我向行裏請一年假，帶十萬塊錢，和你一路出洋去，你要知道，我已恨極了她了。她要反對我，沒有什麼關係，事前可以攔阻，事後也可以辦交涉，總不該預備在大庭廣衆之中，來抓破我的面子。今天要不是于先生出來解圍，今天這一場大事，不知鬧到什麼田地。讓新聞記者聽了去，又是一件極有趣味的新聞，各報一登，我在社會上，怎樣立足呢？她能做初一，我就能做初二，我現在幹到底，和她拚一下，看她能不能跟在後面跑上外國去？你現在非和我合作不可，若是爲此一鬧，你就灰心，豈不是正中了人家的離間之計？孫氏猛然在旁邊插了一句嘴道：對了。桃枝道：你說的都是真話嗎？萬有光道：怎麼不是真話？今天我就藏起來，不回家去，明後天有船，我們先到香港。到了香港之後，我們再

出洋。歐洲也好，美洲也好，聽你的便。孫氏道：「喲！到外國去，什麼時候回來呢？萬有光道：「這個你不必擔憂，總有我陪着。我要走，自然和你丟下一筆安家費。」桃枝道：「出洋我倒自小就有這種雄心，不過你丟下的下你的事情嗎？萬有光一頓腳道：「丟得下，現在是無論什麼犧牲，我在所不辭的了。」桃枝道：「出洋之後，怎麼辦？萬有光道：「上海方面，自然有朋友出來調解。等調解和平了，我再回來。」桃枝道：「假使調解不了呢？萬有光又一頓腳道：「我就做一輩子華僑，永不回來。」桃枝道：「你下了決心嗎？萬有光道：「我下了決心。你若不相信，我把出洋的十萬塊錢，先撥過來，交在你手上。」桃枝道：「果然如此，你的意思，總算不錯。不過我還要想想。萬有光道：「這旅館裏，大概不斷的有偵探來，我暫時躲開。等我找好了地方，再來通知你，你千萬放心，不必想了。」說畢，他忽忽就走了。桃枝和孫氏，坐在房間裏，討論了一陣，她多少還有點考慮。孫氏的意思，只要萬有光能丟下一筆安家費來，其餘可以不問。不一會，小香來了。桃枝又把萬有光的意思告訴她，只是現在自己也很感激水村的，他醉得那樣走開了，不知道現在在什麼地方。小香道：「不是我說，你嫁人的事情，又不是穿衣服，今天好掉這個樣子，明天好掉那個樣子，你要怎樣辦，自己拿定了主意怎麼辦，這也可以亂考慮的嗎？」桃枝道：「不知道小子在什麼地方，我很想見他一見。」小香道：「太湖跟着他去了，等他回來，一定有報告的。」桃枝皺了眉，用手摸着胸道：「妹妹，你替我出個主意吧？我現在心裏亂極了，也不知道如何是好呢。」小香坐在她一張沙發上，握了她的手道：「你這樣聰明的人，怎麼要我和你出主意？」桃枝道：「是誰在這樣的境地上，都是沒有辦法的。」出洋固然是好，但是小子對我這分情意，我怎能不報答呢？小香聽她如此說，也沒有辦法，只是發呆。但是不多久，太湖跑了進來了，他穿的一件白紗長衫，溼得左一片，右一片。小香道：「你這是怎麼了？太湖道：「外面好大的雨，我在天宮旅館送水村走了，他催着我送這封信來，安慰李女士，而且我不知道這邊鬧成什麼樣子，所以冒雨而歸。大家聽說于水村走了，也是很詫異，這又算是一種新變化了。」

第三十九回 雨道奔忙可憐 一路哭 火船赴難忽憶滿江紅



枝真不料到水村這種人行動如此不可測，便向太湖要信看。太湖道信是很簡單，他有許多話託我在口頭告訴你。他說他搬出春風旅舍去，原打算走，但是究竟不明萬有光對你是一種什麼態度，所以又住在這對過天宮旅館。今天你們大宴會，他躲在一號小房間裏偷看，因為萬太太出來要鬧，他只得挺身而出，替你解圍，求你原諒他。桃枝道：不管那些了，你先把信我看。太湖在衣服裏摸出一封信來，也不知是雨，也不知是汗，已經把信套都溼軟了。桃枝接過那信，趕快撕出來看，只是一張八行，上寫道：

桃枝女士芳鑒：今日之事，十分冒昧，然不如此，則君危矣。君富於感情者，不必以我為德，然必轉而怨萬先生無疑。我在此是適增萬先生之惶恐也。今日之舉，救人則變為不義矣。何苦乎！茲扶醉起程赴寧，三日之內，即北返矣。好自為之，無以我為念。

水村手上

桃枝將信一扔，站起來道：不行！我得和他說幾句話。說時，站了起來，將所戴的幾樣首飾，一陣風似的卸了下來，交給了孫氏，叮囑道：你暫時保管好，這是人家的東西。說畢，就向外走。太湖道：好大的雨，你先等茶房叫一部汽車來，再去也不遲呀。桃枝不答話，已經奔上了電梯口。太湖追來，電梯已下墜了。桃枝到了旅館門口，這纔看見天上的雨如牽線一般，嘩啦嘩啦，洒得馬路上亂響，雨積在馬路兩邊，立刻變了兩道平溝污水，奔流而去。馬路上除了稀少的汽車，人力車，蓋了篷在雨裏過去而外，已絕對沒有一個行人。桃枝見旅館斜對過，正有一家汽車行，不管好歹，就冒雨涉水而過。那粉紅的紗衫，肉色的絲襪，肉色的皮鞋，都讓雨點和泥點，濺遍了。她對此並沒有什麼感覺，只是頭髮上有水向下淋。她奔到了汽車行裏，纔用手扶了一扶頭髮，對櫃上道：快開一輛車上

車站，上車站！汽車行老板，看她這樣子，知道有急事，一面開價票，一面吩咐車夫開車。桃枝不等車子出門，就先坐上去。車子開上了馬路，電燈光下，看着空中的雨線，格外下得緊急。車子玻璃窗上，一條一條的水線直流，看看面前的汽車，在馬路上奔馳着，濺得水花亂滾，彷彿自己的車子，爲了雨的緣故，走得很慢。在車子裏坐着，只急得跳腳。好容易車子到了火車站，跳下車來，就向站裏跑。但是她到了站裏之後，這情形有些不同了。並沒有什麼旅客，只有幾個穿了雨衣的路警，和幾個搬運夫，在站裏走動，連那進月臺的柵欄門，都不會有收票的人把守，這真奇怪了。聽聽雨聲，下得是更大，地上和月臺的柵頂上，響成一片。走到月臺上，看看停在鐵道上的火車，不見一盞燈火，都是漆漆黑的，並不像有開走的形勢。連忙找着路警一問，說是十一點鐘的夜車開去兩小時了，今晚沒有到南京去的車子。桃枝道：剛纔有人來搭車到南京去，趕不上嗎？路警笑道：那除非坐電報追上。桃枝忽然一想，不會仔細問得太湖，就跑出來了，也許水村不是直接到南京去呢。於是又跑出站來，要回旅館去。這樣大的雨，站外那有車子，只好冒着雨，跑上了馬路，站在人家店鋪房檐下等着。那檐溜下來，猶如掛了一重水簾子，在面前一般，水點由地下濺起來，也不知道濺了多少泥點到衣服上。好容易等到了一部空車子，出了重價錢，坐回旅館，渾身上下，已是沒有一根紗是乾的了。上了樓推門走進房去，孫氏和小香正在議論着。一見她水淋淋的走進來，同時呀了一聲。桃枝道：李先生呢？小香道：他坐了汽車，追上輪船碼頭去了。桃枝道：什麼輪船碼頭？我真是糊塗，不問青紅皂白，追上火車站去了。嬌娘快拿衣裳我來換，我要到輪船碼頭去。李太太多謝你，替我吩咐茶房，和我叫一部汽車。小香道：你瘋了，渾身這樣水淋淋的，你記掛這些事，澡也不洗一個。桃枝道：兩點鐘了，再耽誤，輪船就要開走了。快拿衣服來，襪子鞋，嬌娘，孫氏不由得笑道：你聽聽，襪子鞋和嬌娘，都要。桃枝走進洗澡間，只催要東西。孫氏將東西遞給她，她換好之後，馬上就要走。小香道：你作了一回冒失鬼，還要。桃枝第二回冒失鬼嗎？輪船碼頭，多得很，你到那個碼頭上去找人，再停一停，太湖也就回來的了。你不會等他。

一等桃枝一想，倒是有理，既是走不了，急得只在房子裏亂轉。坐一會，又站一會，站一會，又走一會。好容易，太湖身上穿了雨衣，跑進來了。桃枝不等他問，走上前，一把抓住他，道：「他在那裏？」太湖皺了眉道：「我的小姐，你害死了我。」桃枝道：「他在那裏？」太湖道：「他醉了，在順風輪船上十二號房艙裏。」桃枝道：「走！我們一路去看他。」李先生，你再辛苦一趟罷。說時，拉了太湖就走。太湖的汽車，停在旅館外，還沒有打發走，於是二人一同上車，馳上江邊。桃枝道：「他醉了，醉得怎樣了？」太湖道：「糊裏糊塗，說話只管笑。」桃枝道：「我對不住他，他實在是傷心極了。我也傷……那一個心字，不會說出，哭了起來。」太湖道：「你不要哭呀，你見了他，是這個樣子，他更難受。」桃枝道：「你讓我在路上哭哭罷，哭够了，見了他，我就不哭了。」說着，兩手帶手絹捧着臉，只是嗚嗚咽咽的哭。好在馬路上的雨，並不會停止，她雖然哭，也不會讓人聽見，只好由她了。汽車停了，太湖搖着她道：「到了，不要哭了。」太湖先跳下車，替桃枝張着布傘，自己穿了雨衣，在雨裏走。桃枝拿了手絹，一面忙着擦眼淚，一面跟了太湖走。眼淚雖然是極力忍住，但是嗓子裏面，依然哽咽着，直待上了輪船，走到十二號房艙門口，太湖跳腳道：「你還要哭嗎？」桃枝這纔站着，停了一會，笑道：「行了，於是一推門，走了進去。只見水村斜躺在一張鋪上，一隻手搭在小棹上，還捏了酒瓶。桃枝道：「水村，你怎麼了？」水村睜開眼睛，看了看，復又閉上，似乎是想什麼事情似的。突然坐了起來，望着桃枝道：「你怎麼來了？」說畢，又躺了下去。桃枝回頭，望着太湖道：「一個人作踐身體，也不至於鬧到這個樣子。於是也坐到鋪上，一手挽了水村的肩膀，一手摸着他的胸，望了他道：「水村，你不是要我嗎？我來了。」水村閉了眼，點點頭。這時突然茶房一陣吆喚，送客的上岸啦，開船了。太湖道：「怎麼辦？」上岸罷，快開船了。桃枝道：「他這個樣子，我能丟下他嗎？」外面又喊道：「送客的上岸啦，開船了。」太湖道：「不要把我們帶走了。」小香在旅館裏會急死的。桃枝道：「你走罷，你去跟着你的愛人。」太湖道：「你呢？」桃枝站起來一頓腳道：「我身上還有幾十塊錢，我送他上南京了。外面又喊道：「送客的上岸啦，快開船了。」桃枝道：「你走罷，你想，我忍心回去，把一個爛醉如泥的人丟在這裏嗎？」說畢，用手一推，

將太湖推出房門外，拍的一聲，將門又關上了。太湖敲着門道：再會了。說畢，也就沒了聲音。桃枝到了這時，倒覺得心裏坦然了許多。看見棹上有茶壺，從從容容的倒了一杯茶喝，接着感到船身有些震動，已是開了船了。桃枝見水村很是沉醉，索性替他脫了西服，只讓他穿了襯衫，把他的皮鞋襪子也脫了，將他的腳扶上鋪去，然後在他身上檢查了一遍，檢出一張船票和幾張鈔票。在鈔票中間，有一個小皮套子，裏面似乎藏有什麼東西。倒出來一看，卻是自己一張小半身相片，背後用墨筆註了幾行字道：我所愛的，我精神所寄託的，我終身唯一的伴侶。但是在墨水筆寫字之下，又用鋼筆註下幾行小字了。這字是她不愛我，又奈何，無從寄託了，是別人的伴侶了。桃枝一見，心裏不由一陣難過。見他衣口袋上，有自來水筆，就取了下來，反面已是沒法寫字了，將水村用鋼筆寫的字，一齊把它塗了，然後在正面相的旁邊，添了一行字道：水村愛我者永存，梅芬敬記。又添了一行小字道：相片和人，一齊永遠贈給愛我者，年月日記於順風舟上。寫好了，放進皮套裏，攔到他的襯衣口袋裏去。自己然後上賬房去補了一張房艙票，回來很安心的在房間裏坐着。因為水村沉睡過去了，沒有人談話，自己勞碌了一天，這樣夜深，也有些倦了，於是爬上高鋪，睡着休息。那船身微微的震盪，正好把人送進睡鄉，不知不覺也就睡了過去。正睡得酣熟之際，忽然一片人聲喧嘩起來，同時，艙門外人的腳步聲，異常的雜沓。桃枝被聲音驚醒過來，心裏正自詫異，怎麼就會到了一個碼頭了？再仔細一聽時，已經有了哭喊聲，救命聲，這決不是船靠碼頭的那種嘈雜情形，伸頭向玻璃窗子外一看，星光之下，隱隱看到波浪閃動有光，分明還是在江心。然而船上的汽筒，已經嗚嗚嗚嗚，放出很長的聲音。在人聲哭喊中，倍覺得悲慘。這一定是船上出了事了，連忙在高鋪上向下一跳，打開房門來，只見男女旅客，來往亂竄。桃枝抓着一個人問道：怎麼了？船上……那人摔了手，向前跑道：逃命罷，機器房着火了。桃枝聽着，心裏卜通卜通亂跳，跟着人跑了一陣，卻並不看到有什麼火燄。倒是船舷上拖了幾根吸水的皮帶，船上的水手茶房們，一陣向面前跑。有人喊道：不行了，燒到貨艙了。貨艙裏是棉花。桃

枝聽到水手都說不行，這是火已成災了。接着，果然有些煙烘氣，送入鼻子。房艙裏還躺着一個呢，趕快要去把他叫醒，一同逃命。於是不要觀察情形了，掉轉身，就回向房艙去。不料心裏一急，偏偏找不出原路，亂鑽了一陣，已經看到船舷，冒出一陣一陣的紅煙，這裏沒有下雨，倒是有些江風，風捲着紅煙，只管向……

的緊張了。桃枝突然轉着身子，四週亂跑，逢人便問十二號房艙在什麼地方？

住奔波的人，不是救火的，便是逃命的，那個管你十二號房艙在什麼地方？

道：你告訴我，你告訴我，十二號房艙究竟在什麼地方？

嗎？桃枝回頭看時，一扇房艙門半開着，牀上一陣道：水村，水村！快醒來罷，快醒來罷。船上

手來，將她的手撥了一撥，偏轉頭去再睡。桃枝

火呢。桃枝見他沉睡不醒，抱不動他，又背不

光，原來窗子外有人亂跑，現在已不看到什

又跑了出去。原來這個地方正去失火的

跑，見船邊掛着的兩隻小舢板，已經有許

的去路斷住，不斷的喊道：這小船上，只

大船向江岸邊開，大家

起了滿江

套上。

看時

手向船頭

舢板上的人，見一個西人

這船快要下水了。又有人催道：船上裝

極力的向前伸，兩手拉了水村的手臂，借

跟一滑，也滾了下去。船上的水手，看了這

已經墜下去，低過這裏船邊了。這兩個水手

板上的人叢中一拋。水村算是被救了，小舢板

要追這隻舢板時，舢板已經開得遠了。桃枝

是那隻舢板上的人，好容易掙脫了這隻大

拍腳跳，亂鬧了一陣，那裏有一點效力？可是

頭，帶了細碎的火星，只是隨風亂舞。在長江的

半空裏伸張，將那船頂上的黑暗長空紅了一個大圈

火，然而船的下部，卻緩緩的向水裏沉下來。在船上未走開的男子

到船的甲板上面。不過人跑得快，船也沉得快，大家眼睜睜望着開去的舢板，希望他們

下看黑暗的江面，總是虛空的，那裏有什麼蹤影哩？百十人都擁在甲板上，火光倒是漸漸的縮小，以至於只有

幾團小火頭，散在各處。然而水面去甲板，也不過兩三尺了，這些人裏面，有一大半在下層搶着救命圈的，早是

紛紛的向下亂跳。就是那些沒有拿着救命圈的，眼看船要沉下，明知在這裏靜等是死，跳下水去也是死，然而這幾分鐘生命的猶豫，卻是不耐煩得很，因之下通下通，一陣水花紛濺，陸續的向下跳人。甲板上一種悽慘斷續的呼喊聲，和那水面上幾叢閃爍的火頭，都慢慢的短縮下去，久而久之，火光沒有了，人聲也寂寞了，長空依然黑暗起來，那一隻其長四十華丈的順風輪船，火燒之餘，很快的沉入水中，由甲板而甲板上的欄杆，由欄杆以至於煙囪，全部都沉到水平線下去了。星光之下，長江恢復了寂寞的景象，水面被風吹着，疊着波浪，滾滾而去。那下面蓋着一隻船，船上演了許多生離死別的慘劇，都一掃無蹤。宇宙上的事務，終歸如此了結，怪不得佛家說，是四大皆空呀。

第四十回

酒醒夢回江中船不見

曲終人渺天上月依然



這種境況之下，江面上是恢復一切原來的情形了。離開大船的舢板，已經靠了江岸，在舢板上的人，就陸陸續續的上了岸。水村原是斜靠在人身上，大家一走，他便躺在舢板裏。這舢板上划船的兩個人，究竟是男子，看到舢板裏還有一個人，就七手八腳擡上岸來。那些婦孺們，雖然逃上了江岸，但是遙望江中那隻坐來的輪船，已經歸於無何有之鄉，有的丟了行李，有的失了伴侶，有的散了骨肉，痛定思痛，都哭着喊着，鬧將起來。兩隻渡人過來的舢板，遙遙的聽到江裏有呼救聲，也趕快撥回船頭，再向大船方面去救人。天色也變作魚肚色，快要天亮了，等到舢板二次靠岸，自然又救了些人，岸上的婦孺們，有伴侶的，各自尋他的伴侶，這其間，自不少一番悲喜交集的情形。至於于水村，他卻因兩個水手，一時擡他擡得急促，放在蘆葦裏面。他雖是醉得昏天黑地，但是經過了這一種救命呼喊之後，加上渡船的震盪，自己也慢慢有些清醒了。不時睜開眼睛看時，覺得臉上涼氣襲人，頭上似乎異常的空虛，感到已不是睡在船上了。不過酒喝

得過了量，人雖慢慢的醒過來，已是四肢無力，展動不能自如，不知不覺得又睡了一會。及至再醒過來，天已大亮，睜眼一看，身子四週，都包裹着蘆葦，原來躺在蘆葦裏面的沙灘上。頭上一片青天，發散着充分的陽光，這簡直掉了一個地方了。突然向上一坐，第二件事又發現了，自己身上，卻穿的是一件女衣，將手一扯，確是衣服，同時，感覺到腳上是空虛的，原來是沒有穿鞋子，套着一雙絲襪呢。呀！昨晚上作了一晚的夢，莫非是這又作夢，這要讓人看到，豈不是一件大大的笑話？趕快將女衣脫了，將絲襪脫了，站起身來，分開蘆葦，向外一看，正是一片長江，不是上海，不是順風輪船上了。自己如何到了此地，坐着慢慢一想，記得太湖送上輪船，記得他二次又來報告，桃枝曾出旅館找我，以後我就醉糊塗了。不過似夢非夢的當兒，似乎桃枝來了，似乎她會大叫着失火，似乎自己由高處向低處一落，有人拋擲着。如此看來，坐的輪船失了火，自己是遇救了。但是何以身上穿了女衣？何以躺在蘆葦上？完全記不清楚了。雖是呆坐着極力的思索了一陣，依然得不着一點頭緒，一摸自己襯衣袋裏，一部分錢鈔東西還在，因為想起了桃枝，將皮套子裏的相片，就倒了出來看了看。這時，不由他不更加一層詫異了，相片上面，已親自加了幾行字，而且寫得是那樣的懇切，唉！這不必疑惑了，自然是她和我同艙，打算和我回南京，結果是她遇了難了。不過我一個醉死了的人，何以還逃了生，一個好人，何以不見呢？何以桃枝身上的衣服，會穿到自己身上來呢？想來想去，找不到這件事情的究竟。心想，這件事，決不是坐在這裏可胡亂猜得出來的，必定到這附近去打聽打聽，纔可以水落石出。這樣想着，於是起身出了蘆叢，向岸上走來。走不多久，已發現了一條通江村的大路，順着大路走過去，便是一所村莊，村莊口，五棵前後參差的綠柳樹下面，一帶竹籬笆，籬笆過去，有一家做着大門的鄉茶店。店外搭了一座蘆蓆篷，橫七豎八的擺着許多茶座，茶座上，一大半婦女，議論紛紛的談着話。水村信步走入，一聽說話人的口音，五方八處都有，而且那些人穿的衣服，非常時髦，顯然不是鄉下人，這不是輪船下來的難民是誰呢？如此想着，就在單獨靠邊的一個茶座上坐下了。那茶座上的

人，看他身上穿着襯衣，下面穿了西服褲子，又赤着一雙腳，這分明也是船上的一個逃難的了，因是大家的目光都不約而同的一齊向水村身上看着。那意思是說，這人何以後到呢？水村卻誤會了，以為大家注意，也許是爲了他曾男扮女裝，這件事讓人識破了，未免難堪，因之故意斜側着身子坐了，將臉避了開去。這茶棚裏夥計和他送上茶煙來，他避了人的視線，自斟自飲。在這凝神回憶的時候，便閒聽着男男女女討論船上失火及沉沒的情形。後來忽聽到身後有個婦人重聲道：我們在大輪船上逃難下來的時候，遇到一件怪事。她這樣說着，就有人問什麼怪事？她道：我們的小船快要離開大船，不是有人拖個害了病的女人出來嗎？又有人道：對了我看那個男子力氣太小，簡直拖不動這個病人，不是船上的水手把那病人擡下小船來，那病人也是沒命，但是拖人的男人，也暈過去了。先那婦人道：不對！你以為拖病人的是男人嗎？我聽他的聲音，是女人說話呢。最奇怪的，就是擡下船來的這個病人，並不是女的，是個男的。他落下小船來，就在我的身邊，在火光裏面，我看得很清楚的。又一人道：那爲什麼呢？那婦人道：我們船上不是只許女的上來，不許男的上來嗎？這個女的，一定看到病人不會泗水逃命，所以給他男扮女裝拖了出來。只是她自己爲什麼倒又改了男裝呢？又有人道：那個時候，大家心慌意亂，穿錯了衣服，也未可知。水村將這些話一句一句聽得清清楚楚，將自己所知道的，再一互相參證，這件事就十分明白，分明是桃枝救了自己的命，她倒犧牲了。這樣看來，她的愛情，可生可死，真是一個知己了。這時，他已忘了有人注意，也不知道人家笑話不笑話，只是靜靜的坐着閒聽那些人說話，知道這裏到上海，不過七八十里路，大家紛紛的議論逃難回上海。水村在茶館裏買了些粗點心吃，慢慢踱到江邊，向長江裏一看，一片白浪滔天，那有什麼人物。對面的天，由上向下蓋着，直蓋到水面上。天水之間，似乎有一些黑影，配上些高低黑點，那大概是江的對岸，這裏的江面，大概是很闊的地方了。在這種地方把船燒了，又沉了，那有什麼法子逃命。呆呆的望了長江，先站着，後又坐着，由上午坐到太陽正中，心裏只管想着，桃枝是沒命的了。不過像她這樣

好心事的人，又不至於死，最好是她藏在蘆葦裏，現在忽然跑出來，那多麼可喜呢？他如此想着，當真跑到蘆葦裏面去找了一陣，那裏有什麼蹤影呢？他如此徘徊着，卻有一隻小輪，由下游直駛到江邊來。輪船正停在身邊，有人大叫道：水村！水村！好了！好了！水村看時，乃是李太湖來了。太湖上了岸，二人握着手，亂搖撼了一陣，彼此再一回顧，幾乎要哭出來。太湖道：桃枝呢？水村道：她……她……果然來了嗎？爲我犧牲了。只說了這一句，他雖不屑於作兒女子態，可是那兩腔眼淚，不明什麼緣故，究竟是像瀑布一樣，傾注了出來。彼此仔細討論了，敍說別後的情形，纔知道上海接了這裏的報告，公司特開了一隻小輪前來搭救難民。至於桃枝上船來，及大雨中奔走火車站的一些情形，太湖也都說了。水村聽了這話，格外的難過。當時，小輪船開回上海，他卻不肯走，又在這裏住了兩天，專門託人打撈屍首。然而打撈兩天，並不見有什麼，大江是這樣滔滔的向前奔流，一個渺小的人，葬在這深不可測的江水裏，經過兩晝兩夜，如何還能保存呢？到了第三天，水村覺得並沒有什麼希望了，這纔灰了心到上海去。到了上海之後，依然住到春風旅舍來，太湖手上是很便當的，就拿出錢來，和水村重新製了衣帽行李，不過水村心上，這一道創痕，比什麼斧鑿刻畫得還深，終日都是愁眉深鎖，沒有一點笑容。太湖也覺得上海這地方，決不是和水村解悶消愁的所在，夫婦兩人趕緊陪着水村就一直回南京去。到了南京，太湖以爲朋友之樂，總可以解除水村的煩悶，就送了水村到夕照寺梁家去住。這個時候，梁秋山得了太湖金錢的補助，早把屋子裏陳設一新，水村住在這裏，物質上固然很享受，又比較的與自然接近，自然心裏寬爽許多。只是明明白白的犧牲了一個女子，心裏萬分的難受，拿了幾本書，每日只在屋子裏躺着。這樣靜靜的休養，約有兩個星期，並不會走上街市一步。有時被新野拉着出去，也不過在清涼山上散散步。太湖爲了家室的原故，改了他的根本計畫，在城裏開了一家照相館，夫妻兩個人搬到照相館自行照料去了。上海有一個大學校，寫了一封信來，請新野去當音樂講師。新野寫信辭了，卻在這清涼山附近，就了一個鄉村小學校的校長。這個小學

校，和丁二香家不遠，新野上課治事之外，休息的時候，總是在二香家裏。二香的父母，雖是莊稼人，卻不十分頑固，新野的意思，自然看得出，索性挽了秋山夫婦出來作媒，讓他兩人訂了婚。秋山有幾部小說，在上海比較賣得好，也有出版界寫信和他訂約，預約他病完全好了，作他們的編輯。原來在一處窮愁度日的朋友，多少總算有了一點辦法。只有水村一個人，依然在秋山家裏休養，天氣漸漸的涼了，那門口高大的柳樹，柳條垂直下來，拖到人身上，柳葉兒綠綠的，厚厚的，都有兩三寸長，那些柳葉的中間，偶然有一兩片黃葉，便見得這大自然中，已經帶有一些秋意了。加上接連兩天天陰，秋風吹着樹葉，瑟瑟有聲，看看窗外的清涼山，陰黯黯的，似乎都帶了一種憂鬱的樣子，水村更覺是心裏煩悶的很。遇到一個星期日，鶯花歌舞團二次到了南京，在春江大戲院公演。新野爲了和水村解悶起見，和他一路去看歌舞劇，並請了秋山夫婦太湖夫婦以及二香作陪。水村也覺鄉居寂寞，就跟了他們去了。到了戲院子裏，又是滿座，三對夫婦，和水村一個孤獨者，共坐了一個包廂，臺上的歌舞，一幕一幕的過去，到了後來倒數第二幕，便是歌舞劇滿江紅。新野一想不妙，又不便主人翁先說走，只是着急。水村上次不會看過這戲，現在看到臺上佈一個桃花湖景，倒覺得耳目一新。後來女郎唱歌洗衣，少年上場尋死，爲桃花和歌色所陶醉了。及至警察追上，男子反向女郎呼救，女郎把自己的衣服，脫給少年穿了，女郎倒穿了溼衣服，於是救了少年的命。水村一見，不覺受了重大的感觸，以後臺上演什麼，他竟是絲毫不知道了。太湖回頭一看，呀了一聲道：水村！水村！你怎樣臉上變成這樣蒼白的樣子，你有所感動嗎？新野道：是我不好，不敢打聽。今天表演的是些什麼節目，糊裏糊塗就來了。走罷說畢，他先起身，大家見水村臉色轉變，一言不發，也不敢留戀，一齊走了出來。水村的臉色，依然是蒼白的，新野走向前，握住了他的手，搖撼了幾下，笑着低聲問道：水村，你覺得怎樣，心裏很難過嗎？水村搖了搖頭道：不怎麼樣難過？只是這一幕戲，太巧了。大家聽說，好像今天來請他看戲，是有意刺激他似的，都很難爲情，不能說什麼，雇了街上一部公用的汽車，就同到清涼山來，到家

之後，莫新野首先和水村作了三個長揖，笑道：對不住，對不住，我真料不到今天他們歌舞的劇本，倒有滿江紅在內。水村笑道：這倒無所謂，我總是於心不安的，就是不看這齣滿江紅，不見得我心裏泰然無事，大丈夫丟得開，放得下，說些什麼？哈哈！說畢，放聲大笑。大家見他如此，也就不以為意。但是從次日，每日吃過午飯，水村就不見了。一直到了夜深，他纔能够回來。問他到那裏去了？他只說是到城裏找娛樂去了。但是他雖是在找娛樂，回得家來，卻滿臉都是愁容。跟着人也一天消瘦似一天。到了第四天，新野有些不放心，就私下跟着水村後面，看他到那裏去？及至他到的所在一看，不是別處，正是上次同看滿江紅的春江大戲院。看看戲院外面所懸的歌舞節目，正有滿江紅一劇。新野和鶯花歌舞團，本來是很熟的。和他們一打聽，據說這齣戲，非常之能叫座，若是像現在這種情形，至少能連期公演一個月。新野一聽，倒吃了一驚，果然如此，水村回來聽，日一齣，晚一齣，非把他憂死不可！心裏想着，向戲院裏看看，只見水村斜坐着椅子上，似乎在想什麼心事。雖然在聲色場中，他眼光射在臺上，和平常的人，面着壁子一樣，並不受一點感觸。新野心想，這倒怪，既是對於歌舞並沒有什麼興趣，又何必花錢到這裏來呢？於是坐在遠遠的地方，看他情形如何？及至到了滿江紅上場的時候，他的精神立刻興奮起來，隨着那舞臺上人的動作，臉色隨時變換。到了那女子和男子換衣服的時候，他的臉色便變成了蒼白，及至警察追了過去，男女發生了愛情，水村卻不住的點頭，又有些歎息的神氣。新野遙遙的望着，心想，這個人，有些着魔了。卻是我不好，不該引他來看這歌舞劇！正如此想着，只見他在人叢中站立起來，突然左右兩幌，他伸着手剛要去抓前面座位上的椅子背，恰是一把不會抓住，身子向後一斜，便倒了下去，立刻人聲哇呀了一陣。在水村附近一轉座位的人，都紛紛起立。那裏人一動，全場的人也站了起來，秩序大亂。新野搶了上前，由人縫裏擠過去，只見水村斜躺在地板上，頭枕着一隻椅子腳，面色如紙，緊閉了雙目。新野蹲着身子，兩手將他抱起，連喊幾聲水村。水村也微微睜開了一絲眼睛，口裏說道：滿……江……紅，就不能說話了。在這種娛樂

場所，有了這樣一件事，自然是驚動社會的一件新聞。到了次日，各報上登着這樣一段記載：

畫家于水村，戀一歌女李桃枝，已有婚約，雙方忽因誤會，感情破裂。桃枝乃嫁一上海銀行家爲妾。銀行家自鳴得意，於春風酒樓，置酒慶賀。其妻適至，欲毀桃枝。于亦蒞滬，挺身而出，自認爲李夫，風波乃息。于知李終不屬意於己，比席終，扶醉登輪回寧。李追至送之。舟出吳淞未久，忽失火，船上放舢板先救婦孺，李以于醉不能步行，彼此易衣，抱之登舢板，李竟不克逃命，葬身魚腹。于得生還，每念李鬱鬱不樂，乃日往看歌舞劇爲消遣。適有滿江紅一劇者，亦述女子易衣救男子事，于每觀，必傷心至極，且愈傷心，愈欲觀之。昨日受激刺過甚，在戲場中一蹶不振。嚴部長封翁正心先生，惜其才，浦口以北，有桃花林一座，爲嚴私產，特捐地一畝葬之。因地絕似滿江紅佈景中之一幕，欲爲之留一佳話也。

這段新聞傳出後，更惹起社會的注意，自是說得很熱鬧。然而在當事人本身，卻是很蕭條的。一個江上的黃昏，一輪盆大的月亮，行在天空，照着江中波浪，金光一閃一閃，和四月間某一個黃昏的景致，正是一樣。津浦車的輪渡，旅客如潮湧一般，由輪船碼頭擠上浦口的江岸，喧嘩極了。去碼頭不遠，有一隻小船繫在一棵秋柳之下，船上放了一口棺木，在雪一般白的月光下斜照着。棺木裏所睡的一個人，他曾在這潮水般的旅客中間，由浦口擠着渡江到南京去的。將距離的時間算起來，不過是半年罷了。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五月三日重排

落霞孤鶩
紅鷺
(合一冊)

定價大洋二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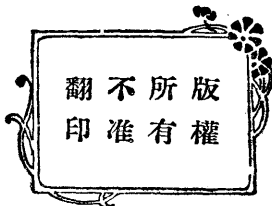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張恨水

發行者 陸高誼
世界書局有限公司代表人

出版者 世界書局
上海大連路

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 世界書局



落霞孤鶩中華民國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內政部註冊執照第一二四五號
滿江紅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一月十四日內政部註冊發給執照第一八一四號

春明外史 足本

張恨水傑作

本書洋洋大觀。凡八十萬言。作者以六年之心血

。成此巨著。允稱近代第一部社會小說。

張君以酣暢淋漓之筆。成光怪陸離之文。書中人

之悲歡離合。聲色狗馬。以及窮愁潦倒。得意忘形

等等寫來無不繪聲繪影。維妙維肖。作者開始寫作

時。曾在北方某日報上逐日發刊。萬人傳誦。轟動

華北。足見本書之魔力矣。

精裝一厚冊 一元五角 (寄費掛號
一角六分)

世界書局發行

